虞初續志

序

山來張先生輯虞初新志幾於家有其書矣誠以所編纂者事非荒唐不經文無鄙俚不類較之湯臨川之續合虞初原本光怪陸離足以鑿方心開靈源彌覺引人入勝雖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凡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事千態萬狀則可喜可愕可歌可泣之文亦層出不窮也予閒取

國朝各名家文集暨說部等書手披目覽似於山來先生新志之外尚多美不勝收爰擇錄其尤雅者名曰虞初續志非敢謂開拓萬古心胸有聞樂

觀止之歎然而其文其事則皆可以叱風雲鏘金石助麈譚而備輶軒之咨訪者也乃不揣固陋授之梓人請以質諸大雅其獲免續貂之誚否耶

嘉慶七年壬戌歲仲夏月穀旦鄭澍若醒愚氏書

虞初續志目錄

玉遲鄭澍若醒愚編

桐門胡　鳳九苞校

卷一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徐乾學

逌道希乾亭　邱維屏

孝節婦鄧氏傳畧　章藻功

義士李倫表傳　李漁

林四娘記　蒲松齡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卷二

閻典史傳　邵長蘅
費宮人傳　陸次雲
義貓記　徐岳
江天一傳　汪琬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瞽女琵琶記　吳陳琰

徐巷古佛記　陸次雲
誌王成事　蒲松齡

卷三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黃孝子傳　歸莊
似見篇序　陸次雲

卷四

沈雲英傳　毛奇齡
彭夫人家傳　魏禧
戴南枝傳　潘耒
看三生石記　毛先舒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隱逸傳　徐岳

卷五

海烈婦傳　陸次雲
朱道人傳　王士禎
喬復生再來二姬合傳　李漁
乙邦才傳　汪琬
黃烈婦傳　邵長蘅
楊老癡傳　施閏章

卷六

周端孝先生墓誌銘　徐枋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毛子傳　施閏章

婉蘭傳　徐　岳
誌寄生　蒲松齡
王別駕傳　陸次雲
跳月記　陸次雲
神告記　毛奇齡
瓊枝曼仙記　徐　岳

卷七

末文學記　金日升
人變述略　失　名
施曾省先生傳　李來泰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閏章
崔猛傳　蒲松齡
張麗人傳　鈕琇
自序　陳祖范
口技記　東軒主人

卷八

周君訒齋傳　楊无咎
雜記　高士奇
畫壁自序　范承謨
沈華陽傳　失名

卷九

啞道人傳　徐岳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俞老僕墓誌銘　馮景
記呂尚義破賊事　李紱
書王士俊　袁枚
書魯亮儕　袁枚
女李三傳　胡天游
毛生　樂宮譜
老僧辨奸　沈起鳳

新會刪生傳　車騰芳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孫雲胎先生傳　袁枚

卷十

諸君角畫記　毛先舒
天婚記　徐岳
王山傳　馮景
無名生傳　車騰芳
趙孝子傳　胡天游

書譚牛城事　陳祖范
片言保赤　沈起鳳
徐夫人受封記　袁　枚
郜邑人士小傳　鄭方坤
丙子六袠自述書付子姪　夏之蓉
蕋宫仙史　樂宮譜
書麻城獄　袁　枚
王玉屋傳　周亮工

卷十一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

卷十二

秦淮聞見錄

壽樵居士

虞初續志目錄終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纓鄭澍若醒愚編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徐乾學

廣西偏處南粵。而桂林當賢永之外。以全州爲門戶。左倚蒼梧。右據郴江。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吳三桂反。書至粵。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令甲。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檄約提師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

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爲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統禦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僞命。遺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蹋戶救之。適有自提帥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卽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俟。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劫不得

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
將至姑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
時三月朔日也疏至
上始知公義不黨逆為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
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强人心自固汝速赴
闕請兵來我為內應破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
相守為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
衛國奏其事
上益喜遣章京一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
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為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

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吳逆逺不相
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
既復吳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逺在五嶺萬里
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
子同齒劍死則無負
皇上知過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数日客李
子变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
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于是賊偵知公
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
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珮刀自刎血流被體

賊卒前拘捽之公握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舁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而守公者甚嚴卧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女四孫及婢僕四十人以凍餓相繼死十六年夏三桂惡延齡異己以公在或為所誘乃使賊吳世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偽詔欲降之公鬚髮怒張目眥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即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

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說誘百方更進以酒食

公傾食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六月十一日也。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宵行。至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宏烈。宏烈以聞

上惻然憫嘆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令。馬十八年春三桂死。粤東西以次悉平。次年夏世濟奉

詔迎公喪及冬至粵粵人言公旣亡命賊下令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挾一子色凛凛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瓣香酹酒奠瘞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弁登垣告之婦董請于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縊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爲收斂乃奮身入縊而卒今粵人言如此又部曲易友亮者來衣一襲進曰此

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汚賊手先卒敗日授其謹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畀世濟泣受之以粤人言徵之成文煥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
朝
上嘉嘆無已即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葬加祭謚文毅
親灑宸翰以樹隧道廕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予祭婦董以世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主之志久而彌堅而

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者。矣。公歷官名績。及世系葬域皆詳碑誌家傳茲不備著。

鄭醒愚曰。死吳逆之難。惟公與范文貞公並傳不朽而閤門殉節尤罕見也。

述趙希乾事　　　邱維屏

予崇禎八年。聞南豐趙孝子爲母疾剖其心。母既愈。孝子不死而孝子腸出。腹間矢反自上出。後数自會城蘇歸于南豐凡五過。未及悉其詳。且求見其人。久之。孝子已由學生用宏光間登極恩選補

太學時罷去而以言星命術來寧都辱過始見之從得其友所爲傳孝子姓趙名希乾字仲易南豐河東人父師高遊于吳而豐城李見羅先生寓吳從之學歸著浩然集良弼金鏡錢鈔議九邊屯田議等書而蚤死遭兵亂希乾盡失其書頗自爲恨希乾幼孤依其大母母皆嫠婦希乾殊有篤愛家人嘗覯優爲劇兒安安事即用呼希乾希乾由是小字安安既娶婦以不能事其姑希乾出之年十七希乾母病瘠甚希乾念父之死以瘧也心甚惶惑詣日者卜之日者遽眴希乾而嘻曰危矣剖心

其可瘳乎問者皆怪日者語何次至此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齋沐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即取刀坐床上割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爲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剜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稍塞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是時天既明其仲父出見以謂希乾割股也顧希乾血出處悶絕于床乃大呼謂希乾死矣久之而甦比創合希乾竟無恙希乾過余時去其事已

二十年方丁太母艱而其母亦無恙余怪希乾腸已斷不復屬而噉飲如恆人求觀其胸下腸截竹一箭胥腹間箭腰臯皆有帶縣繫于頸及背承所出腸箭旣解而腸端漉濡濡下乃如是不死死固渝不以刀刃哉始聞者言趙生事皆笑其愚及觀其友傳亦有取其愚者予竊以謂皆未之得希乾爲余言其大父父死時皆年三十有戊大母李有兄公之暴戕不能安其室希乾弟希元出爲從父師賓後希乾爲其大父父適子孫也又無兄弟苟如希乾意以自刃死則其父斬焉且介兩世節嫠

何以生哉然則希乾不可不謂之愚也其得不死非獨誠孝之感抑天不令其大母母無依而已矣希乾爲人愿樸年三十有六以亂奔亡時所讀書盡佚數從予借西銘定性書諸篇抄閱予知其學之日至也

彭躬菴曰不但序事如畫即道己意處亦如畫

鄭醒愚曰此篇與前志少異故錄之

孝節婦鄭氏傳畧　覃藻功

孝節婦鄭氏福閩縣人諸生林國金妻也年二十一于歸孳生二子國奎病且卒婦決計殉縊不得

死就庭除前井姑覺徬徨從井援曰爲我存兩孤
婦乃强活支離一室聲不出戶外已而兩孤痘殤
一婦意今一雛可以累姑忽促投江水前渚漁者
舉網截浪得不死載還未幾姑寢疾婦磨刀剖胸
剪肝雜糜煑進姑姑疾遂瘳姑婦相倚者五年族
有亡賴子夜分鑽室入婦驚蹴姑起起次日至徙
宇避之亡賴子造媟書千言誣婦婦大恚舉刀割
左耳不能斷奮力拉耳擲榻前姑與宗老具牒訴
邑令令勿顧婦益恚曰誣不白存一耳听齷齪之
言何爲復割其右者嚙齒奮刀刀躍背墜席觸[illegible]

人才許宗老復往訴令合勿顧如初大中丞卜公廉知檄邑取林氏父兄狀胥吏始驚怖罔知所爲公示期設座皷門縱往觀先捧兩耳進徧示觀者隨閱媼書怒甚每一行命批頰十數已傳杖杖三十論充邊衛戍徐手扈酒獎婦之父而笞所生亡賴子者事白後半年左耳更生完好右始長輪廓悉具公開復中獎語以婦年三十二格于例未得題請先是郡始旱四郊禾就槁忽雷電大作沛然雨竟夕適中丞下檄來時也遠近傳者莫不頌公神明而太息痛恨于貪鄙昏庸之邑令云

鄭醒愚曰。節婦予祖姑也。少時家慈為予言祖姑事甚悉。既而愚作一傳。以傳吾祖姑。又慮吾文不足以傳祖姑者爰中止。後讀述異記。薄其不詳。及覩此。乃喟然而嘆。知凡事之有關於忠孝節義者。大人君子。固已發揚之。惟恐後耳。又烏待吾之傳吾祖姑也哉。

義士李倫表傳

李漁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為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內有餘。陳公喜詠諧謔揮霍多聲。樂之皆倫。表則力祟

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吶吶。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出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弗與居。即居亦不久。孰意其親之愛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周親不啻也。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手裂于公堂。人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盍先叩。兩端而後決。其是也。大來曰。海道不轄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俟大兵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表曰善。但守則必

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衆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先易服以示右袒且慮當堂發檄明示不從耿藩問罪之師旦暮即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內即有伏戈反向冀邀功于首事之一人者公甫出即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杵臼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竊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我哉設有不諱我當任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食也公笑曰知君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

倫表亦拜而愛之。公、自是勇于殉難。無纖毫內顧于衷矣。遂偕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時縊首。時、公四子惟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殯斂死者。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覆天翻。人心叵測。既以叛者爲是。卽指不叛者爲非。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操莽之心者乎。此同時僚寀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冀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戴之如母。犯法者疾之若讐。

乘此紀綱蔑絕之時保無遷怒于噍類以快其私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爲衆射之的此即當日程嬰杵臼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臼匿假孤于山中嬰出謬舉取假孤與杵臼而殺之眞孤始得苟延之勢也當日爲屠岸賈者一此時則偏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既三倍于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所得僞匿假孤之杵臼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于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結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憚死者而

懼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有故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蕭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時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于兵火。且倶在海道署中。此時攜柩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介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援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孰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攻劇漳泉二郡。與之使畫疆而守。居其地者。無兵將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

在漳。風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淺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滄。料陳公必有厚積。計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綱紀孔立。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謂司鎖鑰。許出納者。惟我一人。李乃西賓。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除錢入手。隨時散去。況負積逋以数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留。趙不信。拷之。所招如故。榜掠至数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加前始斃杖下。

立妻有殊色趙將劫之妻曰主爲忠臣夫爲義僕豈可以一人事兩姓而玷全家名節乎自縊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于倫表時耿鄭不睦鄭驟告警檄趙出師趙繫倫表于獄俟歸日處分倫表幽囚囚苦備嘗慘酷從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

王師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于海倫表遣人迎眷孤爲扶櫬還鄉計詎料鄭兵伏于草莽奪陳氏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劳数年冀撫諸孤成立扶櫬北返然後冒死叩閽乞

聖天子獎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矯誓不終何以見知己于地下觸項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浙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强爲眠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貽于此矣自是日漸尫羸醫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于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己王公曰汝殉知己固宜但聞兩尊人在堂望汝甚切古之俠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擁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聞之憮然失色乃詣詣榻所

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之所欲弗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弗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于道而死于家天報善人惟此一著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予曰吾兒易簀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于中堂祀東西南北及中央上之五帝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斯言始足以服爲善者之心否則福善禍淫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靳伯道以嗣皆若

前車之旣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肯復爲之哉

林四娘記

蒲松齡

青州道陳公寶鑰閩人夜獨坐有女子搴帷入視之不識而艷絕長袖宮裝笑云清宵兀坐得勿寂耶公驚問何人曰妾家不遠近在西鄰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捉袂挽坐談詞風雅大悅擁之不甚抗拒顧曰他無人耶公急闔戶曰無促其緩裳意殊羞怯公代爲之殷勤女曰妾年二十猶處子也狂將不堪狎褻旣竟流丹浹席旣而枕邊私語自言林四娘公詳詰之曰一世堅貞業爲君輕薄殆盡

矣有心愛姿但圖永好可耳絜絜何爲無何雞鳴遂起而去由此夜夜必至每與闔戶雅飲談及音律輒能剖悉宮商公遂意其工於度曲曰兒時之所習也公請一領雅奏女曰久矣不托于音節奏强半遺忘恐爲知者笑耳再强之乃俯首擊節唱伊涼之詞其聲哀婉歌已泣下公亦爲酸惻抱而慰之曰卿勿爲此亡國之音使人於邑女曰聲以宣意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兩人燕昵過于琴瑟既久家人竊聽之聞其歌者無不流涕夫人窺見其容疑人世無此妖麗非鬼必狐懼

爲麗蠱勸公絕之公不能聽但固詰之女愀然曰妾衡府宮人也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以君高義抵爲燕婉然實不敢禍君倘見畏疑即從此辭公曰我不爲嫌但燕好若此不可不知其實耳乃問宮中事女緬述津津可聽談及式微之際則哽咽不能成語女不甚睡每夜輒起誦準提金剛諸經咒公問九原能自懺耶曰一也妾思終身淪落欲度來生耳又每與公評隲詩詞瑕輒摘之至好句則曼聲嬌吟意緒風流使人忘倦公問工詩乎曰生時亦偶爲之公索其贈笑曰兒女之語烏足爲高

人道。居三年。一夕忽慘然告別。公驚問之。笑云。冥王以妾生前無罪。猶不忘經咒、俾生王家。別在今宵。永無見期。言已慘然。公亦嗚淚。乃置酒相與痛飲。女慷慨而歌。爲哀曼之音。一字百轉、每至悲處。輒便哽咽。數停數起。而後終曲。飲不能暢。乃起逡巡欲別。公固挽之。又坐少時。雞聲忽唱。乃曰。必不可以久留矣。然君每怪妾不肯獻醜。今將長別。當率成一章。索筆構成。曰。心悲意亂。不能推敲。乖音錯節。慎勿出以示人。掩袂而去。公送諸門外。湮然而沒。公悵悼良久。視其詩。字態端好。珍而藏之。詩

曰。靜鎖深宮十七年。誰將故國問青天。閒看殿宇封喬木。泣望君王化杜鵑。海國波濤斜夕照。漢家簫鼓靜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高唱梨園歌代哭。請君獨所亦潸然。詩中重複脫節。疑傳者錯誤。

鄭醒愚曰。前志有林四娘記、吾閩林西仲先生文也。其中事迹。與此篇迥殊。則林四娘。自述姓氏里居。亦相去遠甚。惟二人皆以爲晉江陳公。寶鑰事耳。然陳緑崖官山東、爲謟仙父母之邦。

而此寔陳公任青州道時之事。留仙自嘗詳悉顛末。林西仲則與綠崖有桑梓之誼云。陳公任江南驛傳道。爲其所述。則事又近乎可信。錄之以見與前篇傳聞之異。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吾家某于九月廿六日。在涞陘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

共養父母焉小居于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庄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踈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踈乃以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番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于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

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為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橱橱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于橱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橱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間往知交遊或博奕或摴蒱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游家并囑其家作輸錢于老人老人勝輒勇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為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須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

總兵劉兆以聯來其問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遶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慶孫之言矍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原評云按祟明老人壯而鬻子之給老猶博奕樗蒲雖克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厮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鬻其身而不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又不特能養口體且能養親之志焉葢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覩

此能無愧乎

曼殊葬銘

毛奇齡

曼殊小妻張姓京師豐臺人十八歸予能食貧人謂之糟糠之妾既而大婦至徙居右安門墳園果病不可解嘗夢鄰廟阿母喚之去牽予衣不忍醒而惡之飾桃梗須臾已送廟間若代己者乃復圖其影于幃而自題之名留視圖觀者哀焉先是曼殊將歸時相國馮公予師也爲予擇娶之而憐其慧視若己女至是公將致政歸謂曼殊曰本以毛生無子故娶汝今三年不身而大婦忽南至汝自料

能安其身耶抑否乎且毛生年大家故貧也蕭山
去此遠貧不汝鞠家去此遠則叵測年大棄汝早
貿鴿口號則具權挫有難言者汝曷不請去而貿
貿爲盎公愛是人并愛予以爲爲予兩人計無過
是也曼殊聞其言大驚反覆泣謝執不可且曰本
謂公教以禮義不謂其出此也獨不聞女不嫁二
夫耶當斯時有婦辮而坐于傍者笑而曰有是哉
誰則以妻汝而夸設若是顧曼殊曰毛先生非汝
夫也曼殊乃大恚號咷呼曰天乎人不以我爲妻
斯已耳乃謂我無夫不如死攫身擲于地公急止

之曰賢哉歎而起曼殊歸謂予予曰然惟公亦爲予言之汝試思予豈欲去汝者特爲予汝計無出此便獨需汝自決耳曰吾決之矣君果遺予則予請先死君前不然倘憐予而終收之言訖詘雙膝着地曰以公君既而有戚媪居京師者假予言遣之初不信重強之以爲果然哭踊氣絕一婢持抱之不得死三日高郵葛先生力救得活然自是氣厥血上壅延液結轖不可下嘗泣曰吾死固分獨不能爲君生一兒指婢曰俟此子長可當夕吾無憾矣又曰吾病不可耐病小間吾當從阿潘居尼

寺中雖然君南行時其能掩面一揮手耶君毋嫌予他日願以尼從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日病發卒年二十四初曼殊有二婢一名金絨兒卽予師馮公所遺媵也一名來予光祿王君買贈者後以乏食賣來予惟金絨兒存至是金絨兒年十七曼殊所稱俟此子長者是也前一月金絨兒亦病及聞主母死不能起匍匐出伏靈牀下叩頭哭越七日亦死初予將葬曼殊于豐臺張氏之阡黃門任君謂予曰生不忍相離而死棄之予曰然遂攜櫝歸蕭山將附于藏予之地而系以銘銘曰生矣

相隨豈既死而魂無不之歸哉歸哉汝在斯

曼殊回生記

毛奇齡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顧僊禁不內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黃門家盡診之既診曰是氣壓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塡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覈不上關五藏八會皆結轖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取曼殊爲小妻及予室

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辮髮曉聲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既而公乃推按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詘兩膝跪地匍匐遣予慰之既而予戚媼有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強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拘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意號咷曰命至此耶攖身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躑躅氣絕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

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貧吾術矣乃治匜鉢理錡鬲湔本燽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紋桑皮醿末探鼻竅中焚石炭于盎澆以醯用巾覆首接盎沿使臭沸而騰入于鼻初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既而鼽嚏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橋雖齒間研丸子嚥之不內再嚥之且擣雞餬之麪者探喉間忽涎涌如泄乃擭藥注之涎盡然血尚未下常是時病者拳手坼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鄰人買不托食之于是和齊市眾香穛煑令爛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煑渣食當能

言預貯莕汁和他丸待之聞鄰廟鐘聲若有啼嘘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聽果能言初旻殊善病嘗夢奶奶與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聚而醒葛婆者疑葛陂之訛也然而先生果葛姓方予下朝時卜前門武安王祠其卜祠有碧玉生來字碧玉者小妻也生來生之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爲仙矣嘗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先生非耶先生名天麐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

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原評云。較倉公傳有倫脊。但分敘兩事不覺界劃。六公拍序中。仍有散序。方見名手

虞初續志卷一終

虞初續志卷二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溪鄭澍若醒愚編

閻典史傳

邵長蘅

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亭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隸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吏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愞而怠男女犇竄應元帶刀鞬出躍馬大呼于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某無幟應元又馳竹行

呼曰事急矣入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所矛若林立士若堵墻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堂檄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選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及行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時　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王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抗距

攻之輒拔速者則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二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縣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蟻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遇主城守明遇曰吾知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饑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

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今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壁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糈粟麥豆萬石他酒酤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署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檄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時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礌礮機弩乘高下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

元命用鍬橤裹門板貫鉄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塡隤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陴睨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譟若將縋城斫宮者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卻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遣語

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鬚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貰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斂酹醊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名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軍畧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

干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矣喋喋爲又遣人諭分斬西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柰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忠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鑌鐵刀斧及之声鏗然鋒口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

直射城西城俄陷大軍從烟焰霧雨中鼇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召乾者入所當殺死以千數再敗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應而劉良佐合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所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大軍圍城者二十五萬死之六萬七千巷戰者又五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

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遐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殺火死

論曰尙書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隣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于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閻典史事未能記憶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晞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烏呼可感也哉

費宮人傳

陸次雲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語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主憂流氣昌熾未嘗不竊抱杞人慮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預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之問承恩者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預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

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君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于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竝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劒刃所御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

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于鼎湖也時尚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願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别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死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

而香且數日也賚宮人曰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匳胥井中賊約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艷心欲納之而舞陛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往前立又怳如帝之辟易于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于闖衙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酹動羅甚喜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祔從難太監王承恩于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并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

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巹酌又以大觥進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閻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偃然就臥鼾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脫羅賊之帳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鬬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尚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剄粉項而倏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歎而禮葬之遂以

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陸士雲曰夫子云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小人宦官宮妾耶宮妾如費魏宦官如王承恩卽丈夫君子何以過耶余傳之以愧天下之丈夫而不丈夫號爲君子而不爲君子者

鄭醍愚曰毛西河言宮人頻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蓋宮人初志在得自成不能得自成而死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亦足褫自成之魄矣

義猫記

徐岳

山右富人所畜之猫形異而靈且義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携猫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猫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猫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猫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猫宵遁過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猫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掛救不及猫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猫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

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妃宮見富人屍與猫俱在神龕下買棺瘞之埋其猫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猘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猫之三覆鴆酒何其靈呼救不得猶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猫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鴆毒非猫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主人失足河流叫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慮主而不能捍臨難

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江天一傳

汪琬

江天一字文石徽州歙縣人少喪父事其母及撫弟天表具有至性嘗語人曰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前明崇禎間縣令傅巖奇其才每試輒拔置第一年三十六始得補諸生家貧屋敗躬畚土築垣以居覆瓦不完盛暑則暴酷日中雨至淋漓蛇伏或張繖蓋自蔽家人且怨且歎而天一挾書吟誦自若也天一雖以文字知名而深沉多智尤爲同郡金僉事公聲所知當是時徽人多盜天一方佐

僉事公用軍法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會張獻忠破武昌總兵官左良玉東遁麾下狼兵譁於途所過焚掠將抵歙歙人震恐僉事公謀從拒之以委天一天一腰刀抹首黑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與狼兵鏖戰祁門斬馘大半悉奪其馬牛器械歙賴以安順治二年夏五月江南大亂州縣望風內附而歙人猶爲明拒守六月唐藩自立於福州聞天一名授監紀推官先是天一言於僉事公曰歙爲形勝之地諸縣皆有阻隘可恃而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獨平地是宜築關於此多用兵據

之以與他縣相犄角遂築叢山關已而　清師攻績谿天一日夜揀兵登陴不少怠間出逆戰所殺傷畧相當於是　清師以少騎綴天一於績谿而別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城遂陷大帥購天一甚急天一知事不可爲遂歸屬其母於天表出門大呼我江天一也遂被執有知天一者欲釋之天一曰若以我畏死邪我不死禍且族矣遇僉事公於營門公目之曰女石女有老母在不可死笑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乎公幸匆爲吾母慮也至江寧總督者欲不問天一昂首曰我爲督畫

若六姊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牽詣通濟門既至大呼高皇帝者三南向再拜訖坐而受刑觀者無不歎息出下淚數日天表徒收其尸瘞之而僉事公亦於是日死矣當狼兵之被殺也鳳陽督馬士英怒疏劾徵人殺官軍狀將致僉事公於死天一爲齋辨疏詣闕上之復作龥天竟流涕訴諸貴人其事始得白自兵興以來先後伯鄉兵三年皆在僉事公幕是時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而公獨推重天一凡內外機事悉取決焉其後竟與公同死雖古義烈之上無以尚也子得其始末

於翁君漢津慈爲之傳

汪琬曰方勝國之末新安士大夫死忠者有汪公偉凌公駉與僉事公三人而天一獨以諸生殉國予聞天一游淮安淮安民婦馮氏者刲肝活其姑天一歛諸名士作詩文表章之欲疏於朝不果嗚其人好奇尚氣類如此天一本名景別自號石遂撫夫翁君漢津云

徐作霖張渭傳

侯方域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

一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縣以貴人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竊推作縣作爲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踡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異官像者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哀哀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縣好學深思常偃仰四顧曰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縣崇禎三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縣既就徵春官而渭

益落常試居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會紘會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沮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縣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麇秦蜀窺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時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友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縣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友人曰吾馬周

患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知文士況能鏘鏘或遂怒罵其坐客或歔而哭坐客益以渭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榆肉羹耳火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文人吳伯裔吳伯胤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怛不樂罷去閱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友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爲能鬱鬱涸追爲乎作霖必死矣後用申宏光立錄中外

死事者宗伯亦廉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之頭張且斷矣渭猶右手攦其髯之而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頭徐步行口呐呐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貧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驕於市儈賭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姪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呼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悲也

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搢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喬與霖之大畧者也稍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卿禰衡何足道哉嗚呼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梁烈婦傳

王猷定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為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靡爛商邱聞賊逼境咸惶懼公按行城堡脩守禦拓戍邏

凡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竊公憊慨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世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既久冑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公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倘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

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賊賊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酒以資軍賞踰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人馬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蹀蹀遶城至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係環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

別時語而肯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村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夔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欿中老嫗急挾之曰主人惟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民求公于亂屍中救之越三日甦而烈婦則已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欷歔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

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矗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恒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玆不具論論其大者

瞽女琵琶記

吳陳琰

金陵卜者好女子也雙目瞽挾琵琶漫遊遍宇內然冥行無侍衛止宿亦無常所一日吳江急足某者遇諸塗時積雨乍晴潦水沒踝行人艱危獨見女子飛浮水面衣袖皆無沾漬急足大驚陰尾之出郊野徘徊間忽回顧曰若何為者急足跪請曰下邑執役候京兆指揮久不得當無所自存今幸

遇夫人願從仙去耳女子笑曰且休今夜令若獲金一斤足矣遂別望女子行若驚帆急足不得已歸夜中果獲金一斤竊自幸因再往伺之忽聞女子在後徐呼曰若又何爲者急足復跪請曰夫人眞仙也床頭金易盡惟夫人是從女子曰無多言汝於數更得金二鎰遂別乃行視前益快如迅電急足至夜不寐黎明恍惚間金已在前果一鎰又一七首霜刃冽然擲地有聲急足惶怖懾伏良久心悟不敢復往伺有朝貴墨而淫縱知其事艷之必欲羅致遣卒四出責治期限然無見也忽夜半

所居四壁皆琵琶聲或前或後或閒或不聞舉家驚悸不如所從來日出忽大聲砰然起空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字跡端勁大署言國家倚毗公等外禦邊疆內循郡邑任重身微神爽或隳報塞無由夫心不肖者智慮短慾太盛者年壽促又曰天下驛騷民命如倒懸公等安享作奸貪得靡極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惶悚不久竟以他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陞生者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年間人猶有見之者

徐菴古佛記

陸次雲

石佛菴在映壁菴石壁之上一椽小築壓壁之扁徐菴在石佛菴之上一椽小築倚石佛菴稍寬壓菴之肩石佛菴一石佛石佛之外無餘佛徐菴三古佛古佛之外無餘佛石佛之像高三尺垂目趺坐與世像同而古佛甚異佛身之高幾一尋中則釋迦求道像清槁貧削肩臥準漸螺髻結而不理盤坐一枯樹根若有所思而未悟者腹臍內吸若久不粒者肌骨稜稜粟粟若六花週繞強自撐耐者皆儼若鳥巢其頂者藤蔓若藤穿其膝者行菩

賢身跨一灰象兩手平衡捧貝葉兩目不瞬出貝葉貝葉失矣手猶是目猶是也若從無字句處參觀而有得者所跨象眠齒突頭外雙目宛轉善睨人人亦與之左右睨徙徙人象相睨有久而不捨者左文殊與普賢雁行於釋迦之次一手持藤杖一手着膝上坐獅獅之狀儼然以伏猊猛而性善然人之畏獅不若畏象也及晦夜入佛堂爐香不紅琉璃火滅有兩炬炷燭射聰闥人即大恐退以爲室有虎也乃從壁隙諦窺審其所在炯炯者獅之目蓋獅目陽燧爲之也故人之宿於菴者畏象

又不若愛獼

澹人云無起不結無衫不履畫家逸品反在神品之上

誌王成事　　蒲松齡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剩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中故有周氏園牆宇盡傾唯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所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逡巡欲歸見草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鐫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爲衡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欵式因把

釵躊躇欻一嫗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遽出授之嫗喜極贊盛德曰釵直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荅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嫗亦驚曰汝即王東之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繾綣君祖殁老身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顧嫗從之王呼妻出見敝衣蓬首菜色黠焉嫗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此哉又顧敗竈無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細述貧狀嗚咽飲泣嫗以釵授婦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後請

復相見王挽留之嫗曰汝一妻不能自存活我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爲妻言其故妻大慚王誦其義使姑事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糴米麥各一石夜與婦共短榻婦初懼之然察其意殊拳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烏可長也王告以無貲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嫗命趣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

數匆懶立急匆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貨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濡王生平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淙淙徹暮簷雨如繩過宿濘益甚見往來行人跋涉沒脛心畏苦之待至亭午始漸燥而陰雲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京中巨璫購者頗多價甚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貨葛雲集價顛貶後來者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王鬱鬱不得志越日葛至愈多價益下王以無利不肯售遲十

日計食耗纍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從之虧貲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作歸計啟視囊中則金亡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爲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歎曰此我數也於主人何尤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歸自念無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鬭鶉者一賭輒數千每市一鶉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貲僅僅足販鶉以商主人主人亟慫恿之且約假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鶉盈擔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至夜大雨徹曙天明衢水如河淋零猶未休也

居以待晴。連綿數日。更無休止。起視籠中鶉漸死。王大懼。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鶉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墮。主人亦爲扼腕。王自度金盡罔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鶉。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鶉之死。未必非此鶉鬬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把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教。旣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肉食。鶉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使復與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鶉如命。先是有某王者。好鶉。每値上

元輒放民問把鵓者。大邸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直可立致、所不可如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尚有萬分一鵓鬭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至邸。則鵓人肩摩於墀下。頃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鬭者上。即有一人把鵓趨而進。王命放鵓。客亦放。畧一騰踔。客鵓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矣。相將俱登。王相之。曰。睛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輕敵。命取鐵喙者當之。一再騰躍。而王鵓鎩羽、更選其

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鷺、神駿不凡、王成意餒、跪而求罷曰大王之鶉神物也。恐傷吾禽、喪吾業矣。王笑曰、縱之。脫鬪而死、當厚爾償。成乃縱之。王鶉直奔之。而王鶉方來。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王鶉健啄、則起如翔鶴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鬪益急。未幾雪毛摧落。垂翅而逃。觀者千人。罔不歎羨。王乃索取而親把之。自喙至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無恒產、與相依爲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產可致。頗願之

乎成俯思良久曰本不樂置顧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癡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值也成曰大王不以爲寶臣以爲連城之璧不過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減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實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

心願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怏怏但交而不成則獲戾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拜賜而出主人慰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上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固讓之乃盤計飯直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爲出金相慶姬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姬早起使成督耕婦督織稍惰輒訶之夫婦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姬辭欲去夫妻共挽之至泣下姬亦遂止旭日候之已杳矣

異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於惰亦創聞也不知一貧徹骨而至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鄭醒愚曰懶若能致富世之浮手惰民豈復有貧賤哉須知王成之富非懶得之實由至性不移得之也

虞初續志卷二終

虞初續志

虞初續志卷三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纆鄭澍若醒愚編

侯方域魏禧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于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數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無可如何。詗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

交侯生因侯生以交于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權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時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又值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詗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鋮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呶語稍及大鋮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鋮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鋮驟柄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入獄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

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肺肝譽之不容口援友之阨能不惜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頻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師許定國師譟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于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犄角于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輒遣歸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累舉于鄉輒報罷鬱邑致疾

辛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于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于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既歿。而文章乃大著。初陳貞慧就逮。入部獄。鍛鍊久之。會大鋮敗。脫歸後十餘年卒。于家。　王師下金陵。吳應箕謀起兵。被執不屈死。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遺稿一卷。坂衍魏禧。稍後出。其文章與方域並名于時。魏禧字叔

子一字冰叔。贛之寧都人。其生以天啟甲子。後方域。六歲。然不相識。方域既早歿。而禧名繼起。與之埒。故世或稱侯魏云。禧年十一。補邑弟子員。試輒冠其曹。後十年。會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禧聞號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如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復讐。不果。已乃謝棄諸生服。隱居教授。禧負才畧。善擘畫理勢。終幹微鬚。目光奕奕射人。每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七八。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禧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居焉。翠微峯距

寧都西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圻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登出其上穴如甕口因置閘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林確齋亦至士望南昌人字躬菴遭亂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與禧立談定交遂偕林挈妻子來家翠微林故南昌宗室子變姓名為林確齋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寧都中寇被屠掠而翠微獨完禧既謝諸生益肆力為古文辭授徒鵝山弟子著籍者嘗數十人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為文主識議淩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如世之貌似太

家者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故其所為新樂侯劉文炳傳及姜埰江天一諸傳尤工年四十乃出游涉江逾淮游吳越思益交天下非常之人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于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渢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毗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槁木皆遺民也康熙十七年詔中外舉博學宏詞禧亦在舉中被徵以疾辭郡太守縣令更督趣就道不得已舁疾至南昌就醫藥撫軍某疑其詐以板扉舁之至門禧絮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復二年赴

維揚故人約舟至儀真暴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兄詳字善伯弟禮字和公並有集行世

論曰侯方域魏禧操行不同予論次兩家文乃合傳之方域才氣踈弛似陳亮其遭大獄瀕死亦似之然亮猶登第一夕而卒而方域竟妖諸生悲夫明宣德中周文襄忱薦龔翊爲太倉學官翊辭不就語人曰吾仕無害于義恐負金川門一慟耳而禧之論以謂翊一門卒非有知己之恩國士之責也旣已更立三朝身逢賢聖之主而皭然不肯少

汚其志賢已嗚呼禧儔自謂與

鄭醇愚曰磊洛傲岸之氣二公得此以傳

總制汪公逸事　毛際可

公名喬年字歲星明天啟壬戌進士官刑部出守青州歴東萊道視學秦中歴任三邊總制寇陷襄城死之公仕宦不攜家室讞決告令錢穀鈎會暨督學試生儒皆身任校閱無人幕賓一子早夭遂安余國楨許偕過山東有執鞭卒訊及邑里輒訝曰君里有汪公者其嗣子遘疾吾青人士登泰山祈禱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撫膺泣下青

州黃綬曰吾少未習公然吾鄉人至今稱汪夫子里諺有汪不解擔之語以其聽斷明決不俟信宿弛擔也視學秦中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必焚香告天故拔置盡一時寒士後井姓者繼公時人爲之謠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迄今兒童猶傳誦之黃州赤壁有入十老翁舊爲公部曲者曰公任總制未數月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刃旣接大帥賀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城守賊圍環匝號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埤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

諫曰眾寡不敵盡自爲計公怒奮拳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陳玉璂嘗記李顒父可從同公遇難事與其言相符云公遺行罕所紀述余所習聞則多得之于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畧矣

鄭醖愚曰着墨不多全神已繪

家貞女墮樓記　毛奇齡

家貞女者祥符知縣會侯女也貞女已成婦三日而猶稱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爲陰瑜妻雖旣死而

稱荀氏女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曾上貞女事于臺以父母故女之貞女許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毛故世婚比之羊鄧而會侯與渭仁又以文章相親好其訂爲婚婣故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瘵當會侯以被召來京師予見奕昭于會侯之寓疑其肌凊而損容澤不外著恐不年而會侯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就婚祥符官舍則負病往自京師達祥符千餘里敼攣道路病愈劇會侯初難之然既已至此無還理乃遂于病中强爲脫襦甫脫卽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持起居嘗藥和

歆雪垢擢蔑其重有累于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及矣雖然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哉女曰子不讀芣苢之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三日耶既而易簀女不食父强之始食初女少時以食蒸羊致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爲得速死也會會侯以卓異再被召將赴考選而謠諑適至會侯居平頗鬱鬱女伺父不懌陽爲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裁有二侍婢同臥起及是稍懈嘗坐私室淚縱橫被面母至强拭曰不謂小異遂噎咽至此

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擱澣者曰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疑行至牕欄將閉牕委身而墮樓去地二丈許下甃以石攢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閼血眸子黑白溷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祥符鄉三老感會侯者爲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于臺表之雖女年尚少未嘗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予爲記之如此且以告夫後此之爲詩若文者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毛奇齡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泰者豔其色倚從子官翰林恒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娶之脅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女去豪大怒湯族居兵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林從郡還阿于途湯族傳豪者佯聞而唾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庇而弟阿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覆讞當是時兩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麾僕捽擊施徐之在解者血濺履

落甚至簒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不平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墀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麾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婦時就解既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橫如此吾不終爲施婦矣萬一暴簒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祖母寢逮曙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雨後跡之則遺一屨在青魚塘傍既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聽事聞之仰而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

則自領巾而袓而襦而縑袜遗級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已而誅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睢陽祠衆欲殯于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襲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篿以取向背其象衡拂神則縱祝擲之篿縱于是衆閧然蜂擁而入萬歷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于督學御史陳君子貞操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毁祠褫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箠之人凡六易箠（漢制箠令卽今之竹板也當箠者箠臀每箠五）

數爲一易鉦竟內之獄有庚死者已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庚死者題以官而給廩餼于諸生之未死者使得撥年貢其按年自被害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于廷復祠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施君閏章屬某爲記記曰予至宣城宣城人多能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傾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者同里閈相愛不能已遂爲婚姻湯故名闔然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尚有司寇君名元太者鄉居當烈婦之死盛暑桐棺如苴而蠅不敢近衆奇

之弔之者垛其香路傍如邱山可寇君亦冠大布受弔祠下時以爲榮然且湯徐之爭其勢力不敵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爲詞曰爾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爭毀成祠再成名不毀祠此者以世世

鄭醒愚曰婦有定識有定力乃能葆節完貞

黃孝子傳

歸莊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

之抵赴任孝子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即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寄之因掇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

囊一盋一草屨啟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抗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攀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顧以爲困憊如此而前途尚遙又兵焉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

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孑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絶澗深谷荒箐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絶。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畊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瀰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異音疑

為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阧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為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為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于是知父無恙已掛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

府駁字崔嵬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鵠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簽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住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强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川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illegible]一時震炫耳自然在途已習見又知

去二親不遠。喜。多。于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驌孝子。于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于江浙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

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雞關歷安寧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

篋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拔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垣井子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啓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柰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資父曰苟能往資尙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

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目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川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依羊皮禮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刼掠。夜半走荒谷鶻鵃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賻贈。而行資未足。其父

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籃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得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惝怳累日。因留過歲。詣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

氷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横瘴霧蔽天如在甑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擄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葢是時安西戰勝于桂林撫南敗于保寧勝兵所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與先後遇于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顧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

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逕思州。所歷三度關。鷄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寂無烟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嘷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于武岡也。乃多從閒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

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于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行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爲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爲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能與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錫省其父酉守公于桂林且

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與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聲名者之所能爲哉

歸莊曰篇中敘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間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州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

鄭醒愚曰非作計里鼓乃爲孝子歷歷寫出苦情苦況耳筆墨與他孝子傳又是一格

似見篇序

陸次雲

似見篇者余繼室王之遺詠也幽顯分飛有如哀雁余故取少陵望盡似猶見之句以名其集嘹唳餘音其引人涕淚可知也余所居破屋半間穿風漏日盎無儲粟桁鮮亜衣蕭寂荒寒王至不以爲戚日笑語于老姑之前使垂白慈顏于愁苦中每生歡喜余問之子何樂而如是耶曰余何樂乎强爲歡以娛衰親耳越再歲舉一女余生計甚艱將

應貴陽太守之聘而以道遠爲愁王曰君無愁上奉北堂有我在爲丈夫而不乘長風破萬里浪與闔閭之人何異乎余乃行賦詩相囑有堂上有慈親影外無昆季承觀賴汝賢妻汝以爲弟之句王曰君返當以三載爲期此外無一語也余至夜郎太守旋以憂去余不及二載而歸歸而出見懷詩相示詩盈帙雖辭旨酸辛而賞其清雋遒甚快也居一載余生計益艱入閩總督自南歸將聘余而之北余語王曰浙之距燕較金筑之遠僅三之一且郵書之便雖三千餘里通若呼吸不似向之杳

然也王曰然語雖然之而掩袂私泣異于昔至都制軍以衆人待余余不樂辭去復受偏沅巡撫之聘撫軍以國士待余余欲歸省親不即得家問時至皆母口授而王所書累牘洋纚無一私語也二日猶於書中藏一札曰母病甚余欲君歸恐誤乃事止君勿歸恐誤大事事兩難君自酌之余方踟躕躊躇越數日而家問復至皆母氏之言云病愈矣毋遽返又不及其私也方耿逆造悖時人勸之曰寇可畏也盍遠避曰寇至死于寇避寇亦恐死于賊設有急吾後戶臨流當抱女共沉以死止水

當前勿去也其有定識而失志如此歲丁巳余以元旦忽驚瘏心甚憂五月初六日醒而若昏者竟及夕至夏杪而訃音至其長逝之時即端陽後一日也余歸而舉其喪于零香剩粉之中得其遺稿又復盈帙偶一覽之益酸辛而不忍讀閱今五年生死悠悠不來入夢豈長齋繡佛之人已生天上耶鴻都之客遠矣少君又不復生何從見之何從問之所悲者煢煢弱女失母無依吾序其詩而付以讀之以當闔訃嗟乎潘岳悼亡見遺掛之在壁猶唏噓而不勝別余展其手澤者更何如哉

高僧人曰天下奇文只是眞眞到極處便奇奇到極處字字是珠亦字字是淚此一序可以作王夫人之狀可以作王夫人之誄以似見名篇哀多如更聞矣

鄭醒愚曰振筆疾書情眞語摯覽之令人凜然增伉儷之重

打巴相見猶覺生嬌怯容顏
更見情深致人前通家讓與
將瑤章慰卿卿
甲午秋初時其人偶得微恙因
祇言抒對淵閒頗而勝情因詠此
以誌思人山河之感
時在丁未年月初旬
差恨癡人再書

虞初續志卷四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經鄭澍若醒愚編

沈雲英傳

毛奇齡

小時赴洛思山作文會名洛思社有言此地長巷沈氏有女節烈而知書能通春秋胡氏傳向社沈兆陽其高足也予急持兆陽詢之曰誠然但其人吾姑行授書于家御非同姓兒不以授吾老于孤經每苦傳題多沿誤藉其正之乎聞之悚然請隨兆陽即往謁不可請通名不可乃詢其節烈事同會聞之皆歎息去既而過其從

弟樂人婁瞻于杭見其當時所授游擊將軍敕字半殘缺而其文甚纖細是倪文正公在館後草詞習氣予欲傳寫之而以事違別其後予出游則其人已死初爲誄詞弔之既而其從弟索予爲墓銘其中卽以所見敕仿彿記入因題曰故明特授游擊將軍兼道州守備烈女沈氏壻婁墓誌銘載于予集中有年矣暨予入史館以崇禎年間事無暇論及且是時以莊烈皇帝一朝實錄未備乃輯十七年間邸報及他所遺記捱年纂輯名曰長編此時竟未從一問及也今

歸田後索故鄉遺事了不可得及觀志則於選舉志中其尊人名下註云雲英別有傳而傳又無有嘗記己酉歲予在淮西金使君署禾中俞右吉作幕客出其所著三述補索予爲叙三述者奇事盛事異典也弇州創三述自洪永至嘉隆止而右古補之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爲女子授將軍此在明朝未有之典則知事出非常凡屬有心人皆能搜剔遺献不使失墜今幸典之同産斯土又生當其時身親目擊乃不一爲之表章豈非憾事況喪亂之際事易湮沒即

傳問甚確尚有訛傳失真之處有如此明白証佐而及今不記後將渺茫矣因擬爲敷衍附錄於後見者亦有以知其大概云爾

沈雲英者長巷里沈氏女也父至緒中崇禎四年武科進士雲英生時隨父出入京騎馬能馬射九歲見論語有省請受學期年徧誦四子書及孝經女誡唐詩宋詞略涉目即記憶不忘于是向塾師請受一經兼請受其難者乃受春秋胡氏傳明令甲春秋取士以胡氏傳爲題雜而無理日傳題傳題雖强記朝夕研辨十鮮不失五以故學者多難

原缺

事若其奪父還尸孝也夫死辭爵節也國亡赴水忠且烈也忠孝節烈萃于一女子之身此亘古所未有豈特授將軍職而始爲異典哉○其父其夫皆殉國難尤奇

彭夫人家傳　魏禧

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爲墊江主簿父懋勳貢士爲藺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逝公幼孤大父及大母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歡公故負氣慨有凶隸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間夜則令公臥內壁曰來我死之君得跳去公酖酒

每酣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姑平日訓戒語飲爲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爲賊陷長女爲賊死夫人奉姑得免時新穀未登夫人往田間擷稻先熟者舂溢米以炊姑自拾稆而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挈子以免庚辰公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騈絡數千人夫人支吾中饋嘔血髮盡脫辛巳公令陽曲鄧城再陷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爲官輒以政事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修練儲備四事甚急夫人曰我婦人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彈

民力耳姑病革屬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酒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櫬返里舍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鄉路絕故瘞母平陽而僑家蕪湖池州山中多虎又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挺列篝火坐公射睡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公在武昌聞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太白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得不死後丑年來撫貴陽多亂屯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夫人每脫簪珥佐公享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

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樸直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姻王將軍者素豪道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曰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死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爲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爲人而戒諸子勿從之游曰此人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始奮好非常客竭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奮言爲人所凌踐奮出不肯讓夫人怒曰客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歿而人欺其客汝輩何以爲人卒令奮護之如公在時

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爲嫌乎已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成命行事而已微夫人喪幾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雲南時夫人嘗勸之歸曰仕宦豈有盡哉獨不記二十五歲夢中耶蓋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寤而曰吾至雲南一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以是死夫人好種樹家居鄧西鄰茱萸河暇則督家童種榆柳桑

然成行列翁始墓松柏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於烈女墳常撫樹流涕公有友德于公殁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時祭其墓爲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

魏禧曰豪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略雖賢豪士何以別夫人固鄧產其智量何其相似也甲申聞變不食投江幾死又過人遠矣

椒峰曰逐段散敘若不相屬如秋山數點出于雲際而字字生致無一語粘滯處逼眞史遷矣

戴南枝傳

潘耒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劉念臺先生及西戍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娓娓喜吟咏能作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俟齋性行高峻平居闔戸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欲自營葬地以告山人山人曰堪輿家言人人殊且君無力延致吾粗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箬笠循陽

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没僅一婺婦一孤孫饘粥不繼謀葬先師于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爲倓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于是棄絕百事買小舟遍歷諸山村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荒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問寒暑山人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自辦之經年乃得地于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某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士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某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某有黃廬之游

山人葬千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來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于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捐旁地嘗買者並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來遠游歸驚喜過望。冀吳下營葬。惟卜地最難。地師既鮮良者。薄有名。即高自標置。喪家具舟輿備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慜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來。又遠隔百餘里。于何求地。既得地。則葬費雖重猶易舉。求于是力任之義。故間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既葬山

人復爲之培壅栽樹成石立表又費三十餘金意猶未已山人貼食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袷其求地也月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繫西蕭足徬徨山谷中不知疲倦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妄費一錢一蒼頭下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譏其愚終不爲悔至謾笠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鮮過而問焉者山人非有葭莩之親簪笠之交定以片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高義哉充是類

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然大畧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避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玉潛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亞與。俟齋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阨。晚得山人力。遂以克葬。益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塚。爲越人將去。念之令人慚。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看三生石記

毛先舒

宿白雲菴次日夙起欲恣游聞雨聲淙淙粥後稍止天陰霾猶不開已望軒窗外山上人行不持蓋虎男喜語余果霽矣已忽聞雨更驟皆驚徐視之則風至樹密壑葉中雨耳時子九翁倦不果行余偕虎男出菴曰今日決當踐三生約訊山僧多不曉者凡五六問而得徑石在下天竺寺石狹路邃迤入凡一里餘見山玲瓏岩導曰是矣然無徵不知果何塊屬三生古石也益折而西有亭可憩與虎男物色久皆彷彿耳更西出山勢益巃嵸石形益奇取竇傾入見三石擘開如筆架斷方冀得之

乃有酐吳客數輩亦來看石互相語三石分一生三生三生既去余竊思東坡記圓澤托生事歷三世且因歌名石不當是三虎男曰然當必有驗因搜泥剝蘚捫石膚求之忽得數字題云正德庚辰人日方豪江暉陳宜自靈山來江暉者號壹袭吾鄉先達正德中官太史者也因念三君至此題石紀勝茲地古來游者殆莫屈指今已一百四十六年云然終不得石更搜良久始得石之陰鐫字曰三生石刀畫若新不如江題薆漫始爽然以為不負尋幽之興皆拊掌笑石高三丈許徑七八丈崔

嵂嶢削黝蒼鋼苔洞罅通穿雲氣蒸出如細霧中小凹處可容五六人坐陟石磴徑上過山脊即靈隱寺也圓澤昔與李公約在天竺寺外不知騎牛扣角兒何緣至此虎男復謂余今得石信向吳客以此江郎三片者真妄語耳余曰是不足訝袁籜菴才繡如江律細如髮而西樓諸傳奇且誤用三生石事皆隸諸情豔何況若輩吳兒耶已天微雨遂辭石去還菴已爇火矣酒殽陳設子九翁獨坐不飲遲吾二人至則太呼酒來彼此縷述遊狀翁聞太史昔題曰吾家亶爰公與復不淺乃爾而吾

今茲不復拜此石也。吾滋媿。吾滋媿。因相與劇飲微醉乃寢。

張林宗先生傳

周亮工

先生諱民表。字法幢。一字林宗。一字塞菴。大梁之中牟人。世居晶澤里。宮保孟男之子也。先生生不茹葷血。四五齡便知結趺稱佛號。至二十餘。窮極梵典。每有詮解。不落下乘。宮保公爲娶和夫人。經十載。猶未同衽席。宮保公慮其廢舉子業。且乏嗣也。累正色責之。已乃稍稍爲制藝。入內舍云。性嗜古文詞。落筆卽抗古人。家藏書數萬卷皆手自點

定喜飲及草書飲少許卽頹然揮灑如雲烟醒視之自謂有神助生平著述甚富彙帙近百卷秘不以示人友人請以行世先生笑謝之大抵先生古文詞宗韓昌黎詩法魏晉及杜少陵餘子不道也官保公家固貧先生又好施與家遂中落先人廬舍在東門内五十年未嘗一葺治然殊不屑屑意中惟愛賓客與人接竟日無倦容張睡心先生嘗言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孔北海但有其願先生實有其事葢非虛語云先是官保公卒於白下先生奉柩還里過宋城柩將入郡侯難之先生抗

聲上書。義意悲壯。郡侯愧謝。一時士夫傳誦焉。先生以辛卯舉於鄉。十上公車不達。年七十。志不少衰。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詢者。人諷先生以葛巾野服見。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葛巾野服。非孝廉服也。吾不能學衆之矯。時方舉天下賢良方正。同里張東齋諸公。欲以先生聞。先生曰。吾既以孝廉舉也。逆行倒施。吾不能學衆之僞。郡邑亦徵請絫。後先生皆峻辭拒之。晚年書法益進。詩益工。與尉氏阮太冲。汝南秦京相友善。自稱旃然漁隱。又號蘧淵道人。四方之至大梁者。自王公貴人以

至走卒販夫無不以得見先生顏色爲幸先生以應酬頻煩時遊客中牟中牟郭外有水泓然浦津二十四之一也先生刳小舟蕩漾其中有訪者卽拉與俱無日無客無客不醉先生集中有南陂諸詩卽其地也嘗頂高冠飄二帶帶上繡髯蘇半升傚漉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牸牽之朗吟車中老幼環視如温公在雒上時春日每造郭外老杏下飲輒大醉門人子弟扶掖而歸頹然自放世無由測其淺深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逮以故四方從遊之士如金谿文大

士輩無慮數十百人中多賢者時予初見先生先生謬語人曰此德器也吾家子弟行當付託之遂使三子問業於予凡八載至丙辰予幸博一第始辭其家塾別先生去壬午寇圍大梁先生勸當事密檄左寧南趨大梁背北城而陣通黃河一線爲之餉道當事者不行豫鎮陳永福怯欲入城先生以死爭之謂歲凶粟不支入則飽獨兵矣勢且兵與民俱盡當事者不聽卒至搜餉以養兵而民之死者遂不咎寇寇暫卻人有諷先生以去者先生曰死則死耳柰何以身爲衆倡時撫軍高公慮城

且陷素重先生日命人眎先生城上以占一城安危先生耄矣猶日率門人子弟拮据矢石間不少怠以故圍城五閱月士民食盡卒無叛志水灌城先生急取所著詩文若干卷自負之至其內弟和玉家結木筏登之長子允集次子允隼三子允儁及門人文大士輩咸與俱長公子附漂木登西城欲從撫軍請救其父而撫軍已去徘徊號慟賊疑其異欲持去公子曰吾張某子也安肯從爾遂罵賊死先生望援久不至水益大號泣求登筏者益多先生皆移筏救之筏重且沉乃移筏就和氏

屋屋上人亟綆相接先生援之上引者援者皆久乏食腕無力數上下者久之而水益至遂沒項背已且濡首矣次子與文大士俱溺於先生之側撫軍命舟來迎戒長年曰不得張孝廉勿返舟至先生亡已三日矣僅載先生父子兩骸出撫軍哭之慟並葬之柳園松棺淺土僅免暴露而先生自負之集盡付波臣廣陵散從此絕矣三子允儁時年十一依浮木與老僕婦栖人屋上垂兩日夜老僕婦餓甚欲謀啖公子公子覺急附浮木順流下遇直指雷臣王公濟人舟至號曰我張某子也舟中

人素德先生救之得免先生爲德於鄉數十年無長幼朋沾其澤者。此其報乎。公子流離河兆。予弟壔公覓之。三月始得予時令濰。遂加濰。爲逃先生永訣。言吾生平爲文。泣今五十年。無一表見。今國破家亡吾死。兒脫見周子。道吾所以。予聞而泣失聲今藐諸孤。撫於予家予官南臺。遍徵先生詩文之散逸者彙而梓之。庶茂先生血胤不絕。而先生之文采風流。亦借以存其萬一。天下賢士大夫。儻亦有進而憐之者乎。知必有不朽先生者在予生也晚。不能盡識先生行事。特述其梗概如此以俟

先生之知交探擇焉又錢虞山曰林宗與祥符王損仲尉氏阮太沖汝南秦京相友善予之交於林宗以損仲也宗尉西亭多藏書予屬林宗購其書目天啓中予以閹禍里居客從大梁來林宗繕寫間關寓予酒間片語皎如信誓林宗之生平爲可知矣

鄭醒愚曰先生之才之品俱足傳得檪園先生文更傳不朽

孝烈張公傳　　王猷定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

三子長即公次清憲次清宗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截竹爲筒每食必念父乾餱脯饈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宗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塞長子超戴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塞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舉此命言未訖氣絶猶視公公抱父痛幾隕復甦

超藝同僕雲滿從窨中舁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趣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伺焚廬吾以身殉滿曰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於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入大索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僕尚知禮一賊抽刃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

從廁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堂以草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鄭醒愚曰張洵孝烈其僕亦非常人也如此主僕俱遭橫死固曰劫運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趙使君諱景和字萬青錢塘人天啓丁卯孝廉也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嘗抵掌時事

相對唏噓每至泣下交　方今滄溟正沸清晏難期設遇時危常山睢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倘遇疾風敢不爲勁草乎初使君教諭于禾作人爲盛後授瀘州州守張獻忠方跳蜀不得進俄而李自成犯闕鼎湖問至使君北向慟哭曰君死社稷吾將安歸欲自剄借行者奪止之還赴留都時馬士英柄國引阮大鋮爲大司馬日與衆正爲仇史相國督師江北尤爲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知其爲史友勿善也久之謫爲廣德州守時淮陽閣急寧南侯請清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

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于敵勿死于左此皆良玉死黨僞游說不可聽也于是調黃劉諸鎮衛石頭而北守易踈友忠血書告急棄勿顧使君閱邸報大憤曰惜吾友一腔熱血空付之馬華矣揚城破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死時宏光已出奔矣士英惶急懼寧南兵抵安慶將走浙挾母僞稱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人衣紅紫綺繡重襲一身疊釧在臂簪鈿盈首而猶誕州治傳檄諭守出庫金以犒軍備法駕以迎太后使君裂檄奮怒因下令曰有不奉詔而南軼

者毋許入士英于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之曰爾爲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国家何負汝而若是耶汝云保駕今安在不保主上而保太后人傳君毋誰不知耶爾速去吾箭鋒恥飲爾賊臣血士英命予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旋毁旋築後力不支爲其乘闔而入使君還坐廳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哉使君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今日爲國死然恨不死外難而死賊相耳吾今得與亡友道林踐久要於泉下矣吾且爲厲鬼逐爾士英趨卒刺使君使

君挺身受創死其妾秦氏死于井是時其子蒼壁方九齡僕人錢義匿之脫于難戊午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其孫荃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毅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卽捲甲去去而武林不容會稽不受宵遁于閩卒父子伏法斷斬延津而使君廟祀于州久而愈烈云

陸次雲曰蒼壁字習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道父遺事其子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謂不有加矣且吾覩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

不免于死其死延津視死維揚與廣德者何若哉

汪東川曰。以使君爲經。以相國爲緯。以瑶草挽合于經緯之間。雖所叙者一邑之事。而天下係矣。具在其中。此之謂大手筆。

鄭醒愚曰趙君不死于外難而死于賊相之手。非惟九原飲恨卽閱者至今猶扼腕切齒文寫罵賊處眞勃勃如生。

虎口餘生記

邊大綬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來人洶洶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

疑信不一。而戕朔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大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余暨戈詔與光正等獻賊。逆謀啾啾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內親。恐其攛援中阻。遂密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墻。竟爲先容。竟至沉閣。值楚按臺至。爲余同鄉。念公。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單款。極力傾陷。然

終以司圄無過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且遠仇讐也。撫按皆諭留候題。照舊管事。余力辭解仟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闖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晉中震驚。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撚指逾歲。賊烽已過晉而東甯眞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圍關火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戚爲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撫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

孀毋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況同堂手足一公族衆寧忍全一己之生貽多人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日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逐違衆意三月二十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道賊犯山海敗績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與義師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竊知有變立衛頭待之

頃有何役二人傳僞令曹懐玉票執余余挺身往見即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云萬歲取爾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弟大仕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飮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縛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則澤守兄暨堂弟廩生大顯大任大穎姪銘琯銘琦從弟諸生大防大中大讃大訓叔知縣維隆維明族叔諸生有道武舉有讀寄倉闔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

至乃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絡若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大兵且至兄放心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眾爲備一蹇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老皆爲嘘唏余欣然就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此日大雨賊眾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眞定入城喧傳萬歲爺將至賊黨衣紅者滿街謂老府兵見余咸揶揄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云是旗鼓論伐墓始末人從堂

稟偽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旗牌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南出帥有賊來傳馬老爺上南門發兵候駕至便起行吳姓者遂帶余往見至街頭則云老爺上西門矣復至西城上吳姓者先到指余曰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所沉眞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偽師不遑倏傳曰萬歲至矣不

進城至關帝廟吃中火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跟隨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語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聞掌號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西關值闖賊方殺人死者委積云關下百姓以塞井故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夜逃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下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

吳刺探手而還使是時一言余粉虀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大兵追至核桃園已抵關下詞後營人馬同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示下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其貲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大原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拗米覔水炊飯食吃喂馬未飽余伺而臥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御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榻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

閩馬臥余呵之不能出報之凡再三賊堅以弗竟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聲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角門外即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牆入空房內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行遇二鄉民持挺恭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曰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傖父各執鎗捧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

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日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窰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大老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經墟墓澗澤中燐火螢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回鄉問為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詣之行凡三十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眾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飢則匄食

晚宿山廟凡舒由土寇之發數處余已作乞句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黄口萬山險絕猨猱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項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返陸渡井谷大河六七道洪濤沱念余西過時自介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眞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壆在其外父王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胥系宿更余伺服黎明聞砲聲震天乃土賊爲亂闔鄉

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濤其尊人昔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啼號入見二姝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嵩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遇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勞者塞户謁老母悲慟欲絕眞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憶余先曾祈關聖籤有直須重見一陽後始可求神望佛持之語余至眞定爲五月五日闖賊至自分必死幸賊勢迫促未見至壽陽而逃則重見一陽

之說也先一日宿山中朦朧之際耳中聞先大人聲曰兒苦中又苦我傷而又傷爾第見佛聖現化即生矣隨見有圓光大如初出日金光爛爍內有佛菩薩騎獅象而過皆有鬚髯不類素常所見像須臾光散其清如鏡正照余身而覺天明至壽陽遂獲脫難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再求人邊大綏識於長安僧舍

隱逸傳　徐岳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門叩問不得

于墻外呼之告以借宿同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反扃其戶以倒鉤藤繞門外我不得闢因延客柰何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啓門而入蓋倒鉤藤虎狼所畏一觸其刺則展轉鉤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中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圖律歷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廈非一木所能支也相公亦大慨

嘖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公卽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亦不荅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盜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蹤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遁之士或躭泉石或厭軒冕或棲託元貞或避世待淸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蹤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籌矣

虞初續志卷四終

虞初續志

虞初續志卷五

小瑯嬛山館重校刊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海烈婦傳

陸次雲

海烈婦。徐人陳再益妻也。陳質而愚。海秀而慧。康熙六年。時因秋漲。水沒荒廬。無所得食。有所知宦雲間。謀往寄迹。海曰。人事不常。千里投親。未知何似。不如休矣。陳强之。同適毘陵。而聞所知者遷于閩矣。逡逡無倚。僑寓於常。有揚二者。常之無賴也。偶窺見海。託交於陳。因其窶。濟以金。陳甚德揚。結昆弟。海曰。揚非善類。無近也。陳弗聽。揚窺伺多方。

海益閉影不得問林顯瑞者運丁之豪猾也素與楊善楊遇之告以遇一國色不得近林曰子何不說彼再益者爲我掌書記而使其挈妻附舟以歸則我與若皆可得志矣楊以告陳陳悅甚海不可曰楊非端人則林亦必楊之類也楊尚不可近矧就林以處乎陳慍曰非是便安能歸未見之人子何必其不善也又強之甫登濟艤而林遽遣陳道吳門矣海在舟正襟孤坐顏雖似玉而冷嚴過霜雪楊與林相計於舟中張樂演淫豔戲劇希動之命舟婦邀海海不覷是日命舟師臨九持粧醴泥

河神藍至神廟牲血忽自濺躍盤盂外盍神怒林行勿享也林以爲藍勿戒甚怒詈藍藍恨之林觀海無如何楊勸以操刀往刼之至夜半林往刼海大呼擲拥以爲逐賊共喧起林急遁海徧搜灔廳並鑰閉不得出乃自縊林大懼楊爲匿尸米中欲俟人靜投諸河林與藍九金求其潛往姑蘇謀再益約謀成當厚值藍夙恨林鳴之官令郎捕林愔於米甲覓海尸尸出而察其眉宇見其愁瘁之中含正氣凜然肅然神奕奕衣裳衿帶之間密紉層縫無少罅也其爲死計審矣悚歸哭悔已無及林

穴辟榻二猝思免脫。爲同舟之人擒擊斃于石。

陸子曰海烈婦歷祀毘陵。宇內共聞之矣。而知其名者。未悉其事。言或多殊。將失其實。余爲畧而傳之。懼傳疑也。烈婦節凜冰霜。貞堅鐵石。故應書讚低眉金剛怒目。彼魑魅魍魎。何所施其伎倆也。

宋道人傳

王士禛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扉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

羊圈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鬨之官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己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留以故請留、執樵採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待不行僧顧曰子謹愿奈鈍根何視壁上書古大

天。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目。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于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飢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覷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

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麥粥昧爽唾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汲而終其皆問之則跌傷折骨求寄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范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侍書第年七十三

矣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李漁

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喬晉人郎名晉姊王蘭州人郎名蘭姊歿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叱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氷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將軍飛熊三君子之招道經平陽爲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

姬患無侶。有二妁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盍往覿之。予曰。旅囊羞澁。焉得三斛圓珠。辭之弗獲。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妁在旁。詢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其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爲致之。旋出金如干。授二妁。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卽富室大家。猶不數見。矧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攜罇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凰求鳳。此詩脫稿未數月。不知何

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許姬垂簾竊覘。予以聾瞽目之非惟曲詞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爲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樂乎。對曰。樂。予謂能解斯可樂。解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爲我道之。渠卽自巔至末。詳述一過。纖毫弗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耶。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卽逝矣。曲之餘響至今

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能自解。予更奇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詭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即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不難。請以半月爲期。盡改前音。而合主人之口。如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予大悅。隨行婢僕。皆南人。衆音嘈嘈。我方病若楚咻。彼則恃

爲齊人之傳果如期而書改儼然一吳儂矣事之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朴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閶老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僕主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也予曰汝來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凰求鳳劇中呂哉生初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即是曲也予不覺目瞠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嘗善導之於

是師歌亦歌師闋亦闋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煩師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予四授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大意者急人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倘辨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來舊姬與之同學均一曲也人一能之己百之猶不免于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旬以後師謂青出于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罙圖

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日樂必塤箎互奏鳥必鸞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爲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至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卽愛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卽授以歌向以師爲師而今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于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爲偕凰之鳳合塤之箎矣請以若爲生而我克且其餘腳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主人

撰曲。勿使諸優浪傳。秘之門內可也。甫諸姬數人。亦皆勇於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爲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即一觴二簋。亦必奏樂於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侍御。何省齋太史。周櫟園憲副。武陵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皆熟諳宮商。彈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數言

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薙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復生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續。是即夭折之徵。性豪而善下。未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豪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遜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件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即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即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予數年以

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眞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煖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於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於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望以絲竹養生因所就在是非此不足陶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柰世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日寒卽日瘧卽日中暑總無辨

其爲癆者。病劇半載。從未離榻。惟臨終數日。始僵臥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起。恐主人徒擾文思。無益。於病著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郎令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無可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生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最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譫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亦無徵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檢。目視倩人

盥櫛畢乃終子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人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耆芝朮爲何味忽於舟中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爲娠蓋素望誕兒凡客贈繈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以可憂爲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矣文以向受復生託孤之命詎意毋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

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亐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妬者。好與人角。亐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亐意。謬謂一遣百遣。乃向內子及諸妾曰。生臥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內子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求得所之爲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儘有艾者。諸艾可守。亐獨不能安於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對曰。主母恃諸郎君。亐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泣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亐之。再來曰。姑緩數

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者。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亦死後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衛公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爲何故。且造物既予之矣。胡復奪之乎。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予。必居一于此矣。且予又有感焉。婦人所倚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衛郎偕王粲左思並立獨

自覺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即趙耆英真率二會猶居上座例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爲覆水之不暇柰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於盆盎中邪或曰推其本念究竟出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弗論即曰有之亦惟有才者斯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爲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畧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爲我得人皆有目吾將誰欺

張壺陽曰情緣奇合古今不少概見笠翁以肉帛之年得尤物於秦晉之陬以之充後陳容或

有之。使之諧聲律。不惟地非其產。亦自用違其才。何期夙根湊合。如此之奇也。得此娛老。是鄉。且慮有丁諷之憂。乃竟雙雙遐舉。其愛良人也甚宜。不然。世豈無孫秀韓希載其人。側目以待。但媿。我無賈至楊公南之福。不及見元戴瑤瑛耳。

佟碧枚曰。昔人謂相如傳。殆其自作。太史公愛其文詞不忍去。因爲刪拾成篇。入之史記。笠翁之文詞。及一種深情逸致。真不減相如。異日有太史公出。必將采而著之。二姬可以不朽。視世

之艷治自命而僅享瞬息之榮者其所得大小厚薄爲何如也

毛稺黃曰孫仲謀語周郎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偦亦足爲歡今喬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傳雖天亦快且使其後笠翁而死則何從得此然則其不壽也乃其所以爲大壽也歟

乙邦才傳

汪琬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間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

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胷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上邦才授以已馬分箙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

曰號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尉將以其兵援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關壯士三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進一鼓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閉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譟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既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偪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是兵興之後穎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所俘馘無算主者或獲其功

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眾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幼準。猿臂而鬚髯。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步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予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過之濠上。直其獵還。爲某席地

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邪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郝注視某曰邦才自山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爲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衡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嘗郤衡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黃烈婦傳

邵長蘅

烈婦姓周氏其先華亭人徙居梁溪年十九歸江陰縣諸生黃晞爲繼室不數年而黃氏家難作先

是晞父毓祺字介子前明啓禎間以文章道德爲諸生祭酒甲申聞變仰天大哭擗踊嘔血既乃類中風狂走者嘗結客蹈海不死作詩有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之句自是變易名姓轉測江淮間數年所至皆覘其豪傑爲怨家所告捕繫金陵按察司獄後竟死獄中而禍猶未解晞兄弟四人同坐收籍其家沒入縣官周氏名在籍中當行初毓祺亡命時晞挈氏轉匿窮山偶出爲邏者所得繫縣獄晞自分不免手書與氏訣氏大驚是夕引練帶就牀第自縊死婢覺救之得不死然

傷甚頭面殷紫逾月既念夫在獄饘粥縫浣匪妻孰職乃潛返故居日挑野菜屑糠覈爲餅餌以誑口充腹而餽獄食必謹家居夏月不施帷幔蚊蝱聲營營撲緣達旦曰吾遡與獄中人共苦耳繫獄十閱月會事小解得釋歸及是聯再就逮烈婦撫膺歎曰吾不免矣時方避地董氏屋後有深池烈婦潛夜出投水中死比覺之蹤跡至池上則尸已浮水面舁入室久之嘔出水斗許又不死而董西來者亦義士語其妻曰吾聞服金屑能殺人烈婦聞喜甚曰何不昨告我西來聯之姑子家故貧其

妻釵鋜俱質錢亟取歸屑而服之三錢盤旋腸胃間如剸刃然又不死俄伍伯驅之入舟抵郡隃有友某者來視烈婦或言金不赤不能殺人友疾趨歸脫其妻約指雙鋜屑以遺烈婦服之又不即死然烈婦已陰挾利刃藏衣縫中矣是日詣府當僉解太守出坐廳事左右吏卒獰立按籍呼烈婦名不應亦不跪直趨上階右手引袂障面左手抽刃自刺喉痂刃者再亟欲斷血衝涌撲地太守怛然失色左右皆大驚是日也日食既陰風怒號白晝如晦星見或謂烈婦所感云府前人嘖嘖傳說一

時好事者遽劇金治木傷烈婦發喪及夜半喉間稍有聲漸活又不死太守既心動又值天寒見與情涫沸暫釋歸而上其事于按察烈婦歸創甚臥淨土菴菴主涵輝睎姊也爲言鴨血解金毒强烈婦飲烈婦終不肯飲曰家門禍深孽重何意求生亡何頸創漸合金亦竟亡恙按察某者故嘗求賄于毓祺不應心銜之及得太守所上文書傷烈婦申揉請免逮者則大怒追逮愈急縣卒及里鄰十餘人人搭索周氏聲囫囫烈婦故徐行出應曰我在也奚索命老僕呼巾車來返其家顧語卒曰我

不果若輩徐之伺我氣絕若輩第持片紙去即官事易了也又手檢單衫一付老僕曰主人出門久無褻衣備浣濯汝持此寄之已乃入室闔戶自縊死嗚乎烈婦求死者五矣死縊不得死溺不得再死於毒不得死於刃又不得至是乃得死嗚乎烈矣頃之卒踢戶入見烈婦帶纏頸神色如生皆羅拜歎息去烈婦死以順治庚寅十一月十二日年五十有八是時晞尚訟繫按察司獄董西來走金陵具說前事晞曰吾固知吾妻必死不意其能從容乃爾晞乃就獄神廟下倚牀泚筆作黃烈婦事

述頗詳賅而系于其末曰嗚呼伯夷餓死屈原沉淵王蠋雉經豫讓伏劍彼所謂成仁取義之士也所以趨死之道不一由其一皆可得死天于烈婦獨使多途徧歷靡苦不嘗然後乃之死焉若是者何也余聞國家甲申之難學士大夫慷慨赴死者多有往往一發不中不復能自舉其身始于偷生卒于塗面亡他志節不堅而力怯于再振也若夫術愈窮而志愈厲烈婦蓋當其難矣語有云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烈婦常誦言之不得已而至暴露浮尸非其本意幸而顛跌頓撼卒死於家一

以顯百折不回之誓節一以遂正命丙寅之初忠天下烈婦之死不可謂無意也蓋晞之持論云耳晞竟坐役入輸捺下爲奴後年餘同鄉人斂金贖出之乞食南歸而骨肉喪亡略盡晞孑身授徒毘陵大室爭延致爲子弟師晞學有原委對答議論經經緯史上下貫穿千餘年斐亹不倦幅巾白布袍終其身晞字丹薪壽七十餘卒所著詩文百餘篇毘陵士友家多有其鈔本

論曰晞父子蓋忠孝人也予讀晞所爲先府君行畧未嘗不哀其志顧語多觸諱文亦不能大傳而

遺老行盡漸無有能舉其姓氏者悲夫予傳黃烈婦乃牽聯書之欲令後世知有毓祺晞名韓退之有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願未知予文遂足傳毓祺晞父子否耶

退士曰集中所錄節烈民間婦女居多烈婦則士大夫家婦也獨其五死不得而卒死節烈之奇未有奇於此者故錄之

鄭醒愚曰一腔烈血已從呱呱墮地時帶來矣山可移石可轉獨烈婦之死百折而不可回也奇哉

楊老癡傳　　施閏章

老癡。姓楊氏。名貞。字彥恒。宣城北鄉人也。晚自稱老癡。人皆曰老癡。老癡云。父宗禮兄弟五人同居相友。老癡少孤。篤學。獨喜爲詩。不干仕進。顏其堂曰慈壽。奉母濮陽。無晨夕離。出則衣短衣。與農人餉婦課耕田間。意有所適。便朗吟清嘯。不務刻琢畧似陸放翁。士大夫多樂從之游。成化間。翰林簡討莊昶。聞老癡名。自江浦肩輿訪之。值一野老荷鋤。問老癡何在。荷鋤者微吟自若。莊笑曰。公即老癡耶。對曰。然。遂握手交極歡。老癡嘗暮春見寠士

游學有餓色吟以諷之曰山前山後子規啼聲聲只道不如歸士應聲曰不是歸人歸不得莫聽山禽說是非老癡驚問姓名曰左輔字廷弼江西進賢人因揖留之曰才如是乎老夫伴讀居歲餘去成進士以老癡嘗愛古琴劍自京師致琴一劍一而老癡已卒左輔官行人冊封海外既返爲紓道哭祭其墓感動行路先是御史賀某按部作憶母詩假呵字不成召問老癡輒續之云回思拜別寒窗下凍手縫衣帶線呵賀叫絕厚爲之禮其爲詩任真捷給多類此所居曰斗山有斗山集藏試家

又爰橫塘山水遂移家焉橫塘一名燕窩卒年六十有七子綱緝世其業族孫益蕃今號燕窩楊氏

施子曰自余童時聞鄉人籍籍言老癡長求其事無傳焉問其集則火矣今存詩纔數十篇朴而不野豈所謂隱居放言者耶嘉其人爲次其軼事淵明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於老癡亦云

鄭醒愚曰按進賢志傳畧云左延弼名赫居進賢中洲白湖嶺之支麓今名左家山族不甚蕃然世爲清門赫家貧受經伏讀間從醫者餬口於宣城人少識者偶逢敬亭老人楊先生傾蓋

延接得館穀歸即聯捷成進士授行人時官方嚴肅輔尤刻苦一老僕供波冬寒無絮擁羊皮以臥奉使海南於屬國幣交無所受嶔廉勁雋學之士也所著有浮海集今不傳

虞初續志卷五終

虞初續志卷六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王纓鄭澍若

周端孝先生墓志銘　　徐枋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私謚端孝姓周氏爲宋太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之後本爲江右廬陵人從益國五傳而還吳郡之虞山復三傳而別居郡城郡城再傳爲贈太常卿渭川公諱冠官龍游令龍游生贈太常卿沖宇公諱可賢沖宇生贈太常卿忠介公忠介諱順昌即一熹宗朝天下所稱爲周吏部清忠絕世以忤逆璫緹騎逮吳民爲擊殺

緹騎者也忠介故四子先生爲長忠介逮時爲天啟丙寅先生年二十三時變起不意吳城傾城號哭擁忠介忠介不得行稍間間行赴逮先生不得從於是日夜徒行至京口始及忠介廬之日吾此行必死復有此變禍益不測汝往俱死則誰爲我完未竟之事者汝其速返先生哭絕於地同行至親及家人環譟之良久復蘇而忠介舟已遠去矣時吳城譌言日至一日數正忠介夫人吳氏日同諸女謀死所聞急步疾呼輒恨死之晚先生強爲頃靜上以安其母下以恩弟妹長幼六人儞縫打

拉無所不極自丙寅三月至丁卯八月十有八月間覆巢之下尚得全遺卵者先生一人之力也烈皇立璫敗崇禎改元先生奔京師伏闕訟冤請誅逆黨倪文煥以報父讐又請三代贈官以伸父志刺十指血書疏淋漓千言姚文毅公一見改容爲避席盥手而閱之既而愀然謂有非所宜言者先生曰請易之文毅曰今爾十指枯矣柰何先生俛而泣曰苟能鳴吾父冤糜骨無所恨於是復以刀刺舌取血再書以進覽而俱如請當是時使國法無遺誅之歲忠魂被殊褒之典同難諸公盡徼特

慰為三百年所未有者先生一人之力也先生既卒事甫二年而葬贈太常渭川公贈太常沖宇公又一年而昏一弟嫁一妹又二年復遣一妹嫁又二年而完其兩弟昏又一年營賜塋葬忠介又二年為忠介起特祠又一年而嫁其幼妹又二年而天下乱矣嗚呼先生於破巢僅免之餘拮据十二年完忠介所未竟俛仰無豪髮遺憾天若相之以畢舉於承平時亦異矣吳夫人春秋高奉養盡孝年五十而居喪毀瘠自丙寅後憂勞成瘋疾遇異僧授導引行疾盡瘳晚益精强乙酉过变遇兵太

常三代誥命失去其二久之有武人者捧而歸之人皆以爲孝感云。初忠介典銓時。先生年十六。家居。四方有以書幣至者。輒卻之。其志節如此。以故其守身六十年。無纖介。至今丙寅考終。先生年八十二、前後配皆毛氏、無子。早死。又娶陳氏、生一子靖。二女、女皆夭。孫二、鳳來。鸞翔。女孫一。卽於丙寅十一月甲申。葬於吳縣之貞山。先生所卜也。銘曰、先文靖公。昔爲諸生。冀紓忠介之難。奮不顧身。忠介有子。繼志述事。底於有成。年幾大耋。克守其身。考終介名。今將卽窆。悼昔悲今。以爲之銘。則文靖

遺孤秦餘山人是豈偶然爲誌墓之

鄭醒愚曰。是父是子。均不死矣。

劉孝子尋親記　　姜宸英

初順治乙酉五月

王師破建昌城明益王遁去。長史劉君某挈家亡匿山中。其伯子能光。卽孝子也。爲諸生。先赴試歸吳。未得父耗。憂泣成疾。戊子歲。始決策至盱江府亂後。藩府毀廢。舊人無在者。邑有張令公祠。宿禱焉。夢中恍惚如聞神語云。寄居石溪者。醒。求其地不得。徬徨道左。遇一尼謂曰。石溪在閩廣交。今方

阻兵道塞有徑潛行七日可達也遂叩其言取道
徑所過藤峽通仙一線天皆山谷窮絕處匍伏晝
夜行數百里不見人烟最後至白石嶺嶺陡接霄
漢陂道極者僅六七寸俯臨不測之谿捫壁絕險
既上復下屢與巖衢虎豹攢棘被膚血流股足每
仰天一號則陰風颯然山木悲嘯瀕於阽危者數
矣嶺盡得村尋得父所依姚氏居母曾孺人在焉
既入門母子相持而泣已問知父喪行歷年所則
號絕仆地久之始甦居數月間關輿櫬復踰嶺侍
母而歸歸十年母卒當母寢疾孝子侍湯液不解

衣帶者四閱月也初長史避難數遷獨攜先世世系圖册一篋自隨至歲戊子毋時聞有聲密出篋中啟鑰無有閉則復然一日毋見緋衣人數輩冉冉從篋中出益大驚逾宿而孝子至其所居郡見娘堡舊傳宋王龍山者於此見毋得名異矣哉鬼神幽明之故君子之所慎言也而父子骨肉之間顛沛流離之際徵應巧合又往往若有陰相之者非苟然而已也其子某因婦翁金進士穀似屬傳之余嘗慨自明季中原兵起延蔓四五十年其間父子分散各所夫婦生死異路抱忠孝節烈名

填溝壑者何限。其幸不相隨以沒而聞者。於遺臣逸士之手者。又多迴忌諱不出。或文辭蕪漫不足以傳。今表孝子之墓者。有韓閣學之辭特工。又綴以余文。則所以不泯君於後世。賴有乎此也。孝子字蓼蕭。蘇之長洲人。

鄭醒愚曰。孝子之心。所謂眞宰上訴天欲泣。

毛子傳

施閏章

毛甡。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塡詞。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

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時許人嘗就生問高下生畀示次第或鬬而惡之往往匿中傷生又阿諸生家貧遭亂佯狂髡髮緇衣走山澤中開教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為謗誹謀詐而殺之既而按驗無實得不坐生自以為無罪雖數瀕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逞乃胠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搆之死里中善生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于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間嘗登嵩山越數峯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踟躕

爲寄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惋游靖江富孀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甡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甡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嘗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使樂合作甡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曰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朋好不能去甡雖處困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

之不起也舞自少受知華亭陳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然不自惜平生長于治詩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友人蔡大敬爲刻行于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及者舞年四十餘尚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婉嫻傳

徐岳

陳生虛谷楚鄂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托以授經積貲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君沉若浮提之甚

亟負以入室啟視之一女郎尚有微息負之行室
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月
吿金陵張氏婉蘭也嵗商某以千金買我爲妾主
母始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命春往漢口近
將歸主母酖妾以醉醪沉于河不知君子從何救
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爲報然生室淺陋不能藏
因商於居停適居停與其主母爲內戚謂陳生曰
我甚憐此女之慧而不得其所今又如此事可圖
也因往見其主母寒溫畢問曰某姬何在其主母
失色支吾居停曰毋誑我我已盡悉及早善處猶

可掩蓋倘再遲一刻到公庭事有不可言者。其主母跪問試曰陳生。楚人適斷絃。若能贅以千金。拜。出婉蘭衣飾嫁之。令其西歸。永無後患耳。其主母一一如之。復厚贈焉。陳生即與婉蘭諧伉儷。挾以歸楚。

記寄生　蒲松齡

寄生字王孫。郡中名士。父母以其襁褓認父。謂有夙慧。鍾愛之。長益秀美。八九歲能文。十四入郡庠。每自擇偶。父桂菴有妹二娘。適鄭秀才子僑。生女閨秀。慧豔絕倫。王孫見之。心竊愛好。思慕良切。積

久寢食俱廢父甚大憂苦研詰之遂以實告父遣冰於鄭鄭性方謹以中表爲嫌却之而王孫益病丹許無所出陰婉致二娘但求閨秀一臨存之鄭聞益怒出惡聲焉父母已絕望所之而已郡有大姓張氏五女皆美幼者小名五可尤冠諸姊擇壻未字一日上墓途遇王孫自輿中窺見之歸以白母母探知其意見媒媼于氏微示之媼遂詣王所時王孫方病訊知之矣曰此病老身能醫之芸娘問故媼述張氏意並道五可之美芸娘喜即使往候王孫媼入撫王孫而告之王孫搖首曰醫不對

症奈何媪矣曰但問醫良否耳其良也召祢而潑至可矣孰其人以求之守死而徇之不已癡乎王孫歔欷曰但天下之醫無愈和者媪曰何見之不廣也遂以五可之容顏髮膚神情態度口寫而手狀之王孫又搔首曰媪休矣此余願所不及也反身向壁不復听矣媪見其志不我遂去一日王孫沉痾中忽一婢入曰所思之人至矣喜極躍然能起急出舍則麗人已在庭中細認之却非閨秀着極黄袍細褶綳裙雙鈎微露神仙不啻也拜問姓名答曰妾五可也君深於情者而獨鍾閨秀令人

不平。王孫謝曰生平未見顏色故目中止一閨秀今知非矣。遂與要誓方屋手殷殷適母來撫摩遽然而覺則一夢也。回首聲容笑貌宛在目中陰念五可果如所夢何必求所難遘因而以夢告母母喜其念少奪急欲媒之王孫恐夢見不得眞託隣媼素識張氏者僞以他故詣之而囑潛相五可媼至其家五可方病靠枕支頤婀媚之態傾絕一世近問何恙女默然弄帶不作一語母代答曰非病也連朝與爺娘負氣耳媼問故曰諸家問名皆不願必如王家寄生者方嫁是爲母者勸之急遂作

意不食數日矣媼笑曰娘子若配王郎眞是玉人成雙也渠若見五娘者恐又憔悴死矣我歸即令倩氷如何五可止之曰姥勿爾恐其不諧益增笑耳媼銳然以必成自任五可方微笑媼歸復命一如媒媼言王孫詳問衣履無不與夢適合大悅意稍舒然終不敢以人言為信過數日漸瘳秘招于媼來謀一親見五可媼難之姑應而去久之不至方欲覓之媼忽欣然而入曰機幸可圖五可向有小恙因令婢輩相扶一過對院公子往伏伺之五娘行緩澀委曲可盡覩王孫喜如其教明日命駕

早往媪先在焉即令縶馬村樹導入臨路舍設坐掩扉乃去少間五可果扶婢出王孫自門隙目注之女經門外過媪故指揮雲樹以遲纖步王孫窺覘盡悉髣髴又入夢中喜顛不能自持未幾媪至曰可以代閨秀否王孫申謝而返始告父母遣妁要盟乃媒往則五可已別字矣王孫失意悔悶欲死即刻復病父母憂甚責其自悞王孫無詞惟日飲米汁一合積數月雞骨支牀較前尤甚媪忽至驚曰何憊之甚王孫涕下以情告媪笑曰癡公子前日人趨汝來而故卻之今日汝求人而能必遂

耶。雖。然。尚可爲力早與老身謀者卽許京都皇子。我能奪之使還。王孫大悅、求粲。媼命函啟遣伻約次日候於張所。挂菴恐以唐突見拒媼曰。前日張公業有成言。延數日。而遽悔之且彼字他家、尚無函信諺云。先炊者先餐。何疑也挂菴從之次日二僕伻、並舁異詞。厚犒而歸。王孫悅病復起。由此聞秀之想。始絕初鄭子僑却聘。聞秀頗不懌既聞張氏姻成。心益抑鬱恍惚若病、日就支離。父母詰之、不敢言婢窺其意隱以告母鄭聞之怒不醫以聽其死。二娘懟曰吾姪亦殊不惡何守頭巾誠殺吾

嬌女鄭恚曰若所生女不如早亡免貽笑柄以此夫妻反目二娘故與女言將使仍歸王孫君爲媵女俛首不言若甚願之二娘商鄭鄭益怒付二娘置女若已死不復預聞二娘愛女切欲實其言女乃喜病沿漸瘥竊探王孫親迎有日矣屆期以姪完婚僞欲歸寧昧旦使人求僕輿於兄兄最友愛之以呂材鄰邇郎以所備親迎輿馬先迎二娘已至則妝女入車使兩僕兩媼護送而去到門以氈貼地而入時鼓樂已集從僕叱令吹擂一時人聲沸聒王孫再視則女子以紅帕蒙首騷極欲奔

鄭僕夾扶便令交拜王孫不知何由即亦拜訖二媪扶女逕坐青廬始知其閨秀也舉家皇亂莫知所爲時漸濱暮王孫不復敢行親迎之禮桂菴遣僕以情告張張怒欲遂斷絕五可不肯曰彼雖先至未受雁采不如仍使親迎父納其言以對來使使歸桂菴終不敢從相懟籌思喜怒俱無所施張待之已久知其不行遂亦以與馬送五可至因另設青帳於別室而王孫周旋中間躑躅無以自處母乃調停於中使序行以齒二女皆諾及五可聞閨秀差長稱姊有難色母甚慮之比三朝同會於

母所見閨秀風致宜人右之自是始定然父母皆恐其積久不相能而二女更無間言衣履易着相愛如姊妹焉王孫始問五可却媒之故笑曰無他聊報君之郄于媪耳向未見妾意中止一閨秀已見妾亦畧靳之以覘君之視妾較閨秀何如也使君爲人病而不能爲妾病則亦不必強求容矣王孫笑曰報亦慘矣然非于媪何得一覩芳容五可曰是妾自欲見君媪何能爲過舍門時豈不知眈眈者在內也夢中業相要何尙未之信也王孫驚問何知曰妾病中夢至君家以爲妄後聞君亦夢

夢乃知魂魄直到此也王孫異之遂述所夢時日悉符父予之良緣皆以夢成亦奇情也

異史氏曰父癡於情予遂裁爲情死所謂情種其王孫之謂與不有善夢之父何生離魂之子哉

王別駕傳

陸次雲

王別駕閬州人字藺菴詠之佐明末以諸生上書言國是將用之俄闖逆陷京師未幾闖逆遁洪經畧入擬奏疏得其書大異之授以通判懷來試其治有政聲尋改補兩浙嚴郡倅政聲益起清介自守困同寒士書無不讀見聞甚異善斷疑獄剖燭

誰謂古今人不相及

高僧人云如別駕者雖欲不謂之欲肅不可矣

中共以爲李肅再見也

股慄叩首曰公神人也敢不伏遂盡吐殺兒狀邑人也觀者駭異別駕顧丞曰獄兒之罪今伏乎山丞爆胡麻數之粒肢腳要害所爆不一皆其受創處人遂析融結而成人形手足股休無勿具左脇不於焚屍之地撿胡麻於上而拖掃之屍脂出蔴膏檢驗以示汝胥役曰無屍矣將奈何別駕命熾炭乎坻色沮而辭不伏別駕曰無怪爾之不伏也吾

林下纔點血別駕曰兇器在矣汝將逃毳兒之罪某等自言之別駕潛令役人搜其室得牛股錢於屍所也詢其逕隣云其兒之死未見也其爭坻向爲棄至谷口見孤懸一屋爲坻居隹主一區其焚奈何別駕曰無多言必欲往山坻忽見別駕主色也其地在薄室之中去當翳月且荒穢無疏比地役命駕往覘焚見此耆役曰山中人死於虎恒事月既已焚之爾盡去其人洋洋出明日別駕果胥百事云其兒爲虎噬傷曰梳何在曰焚之以別駕者刪其尤奇者攝篆武康時有山坻某姓者謂案

汪東川云其事不朽文更能不朽世之留心吏治者嘗奉以爲秘術不可忽君曾過

鄭醒愚曰辭色不動治獄如神具見學問經濟

跳月記　陸次雲

苗人之婚禮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載陽展候杏花柳稊庶蠶蠕蠕箐處穴居者蒸蒸蠢動其父母各率子女擇佳地而爲跳月之會父母尊處於平原之上子與子左女與女右分列於廣隰之下原之上相譟樂燒生獸而啖焉操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飲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

男則椎髻當前纏以苗帨袂不迨腰褌不迨膝襦袂之際錦帶束焉植雞羽於髻巔飄飄然當風而顫執蘆笙笙六管長二尺蓋有六律無六同者焉女亦植雞羽於髻如男尺簪寸環衫襟袖領悉錦爲緣其錦藻繪遜中國而古紋異緻無近態焉聯珠以爲纓珠纍纍纓兩鬢綴貝以爲絡貝搖搖翻而肩襦細褶如蝶服男反褌不褶女反裙不褌裙衫之際亦錦帶束焉執繡籠編竹爲之飾以繒即綵毬是焉而妍與媸雜然於其中矣女並執籠未吹也原上者與之歌而無不歌男並執笙未吹也

原上者語以吹而無不吹其歌哀艷每號一韻三疊長者以蘆嘹之而笙節參差與爲繚緲而相於吹且歌手則翔矣足則揚矣睞聘肢迴首旋神蕩矣初則欲接還離少且酣飛暢舞交馳迸逐矣是時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數女爭近一男而男不知所擇者有數男照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逞復相捨相捨仍相盼者目許心成籠來生往忽然挽結於是妍者負妍者媸者負媸者媸與媸不爲人負不得已而後相負者媸復見媸終無所負涕洟以歸羞愧於

得負者彼負而去矣渡澗越溪選幽而合解錦帶而互繫焉相携以遝於跳月之所各隨父母以還而後議聘聘以牛牛必雙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後儷反循蠻氏之風與嗚乎苗矣

高澹人云筆舞墨歌天花亂墜

汪東川云結語只用四字筆力千鈞使一篇游戲文章遂足羽經翼傳

神告記

毛奇齡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佔魏丙貿舟布上海市中夜就旅主人宿醉卧風雨大作朱宗所報金之百

而盡先是旅生人俞甲相槖金估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囑其弟俞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究人而以門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爲逕於衆出舌力救得逃上海令任君素善讞至是疑之方庭鞫際囚一垂死人從閩州無所施而伯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二人者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涼肌膚折骨肉以求實即得實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躑躅久之命身去獨詣城隍廟禱於神請以眞告而留捕隨往者使待命

於神寢宮招神祠得置寢宮殿後羅列幃幔榫棬巾盃屏几如生而虛其位時十九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得神至而久不至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留衣賜汝遂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君襦也歸以告君君是夜亦夢神幞頭緋衣前戟手云已得賊而君未知耶其云神詣縣着正以神來告是語也質明則估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君是時方疑乙慮邪或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襦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

豈有裴姓其人首耶捕叩頭曰似也閭左有裴愛無藝不事家人產其人僦旅舍旁而得出入於其舍即欲得裴姓此當是君曰然然則其袍細衣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賜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可疑者雖然吾憫以私臆入人罪使蹤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俟命既則捕復夢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賓其所虛位已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褌與捕而以米僕遣少僕隨老僕攜去乃復告所夢於君君曰是已仍與褌者果非衣也敗者已露也

米則八十有八兩凡出老者先之今少者繼出意者賊黨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取裴栲之得實其狀天風雨夜先入舍匿盜金至主九日夢神勑還金因先投舍金一百兩今續存八十八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泅泮得金定招伏而追給餘金所未全者邑人張錫懌曰晉史載成都令察好如神唐順陽劉君神於摘發而李杲卒治陽獨曰古今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合神聽且誠於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鬼神聰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僻斷明晳能執周

官掌夢之祕雖昔賢多學然亦君清深寡嗜慾神故其智有如是也當君初莅時爲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火熸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而厲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吻於衣而止焚輪閒風不息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旦字口口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爲今官

擐枝曼仙記　　徐岳

張獻忠破荆州召惠府樂戸數十行酒內有環枝者色藝出羣獻忠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扶止此耳我不畏

死奈我何哉獻忠象之畏大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是夕曼仙置毒於酒醲則以奉獻忠妮之手挽其頭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欲而發獻忠始覺碎磔其屍憶當獻忠猖獗時守土諸臣皆望風逃潰納欵稱臣我冠世儒努力奔走於指揮之下瓊枝曼仙一娼耳奮不顧身視死如節不更賢於忠臣義士之所爲耶若瓊枝之死曼仙之毒賊成亦死不成亦死成則爲國殺賊而身死於賊衆之手其如天祐賊人先飲

而疑事雖不成其俠烈之氣不令千載憤歎耶乃既不得如英烈夫人來叨廷褒贈之典又不若徐氏獲名人詞翰之光以風世惜哉

鄭醉愚曰瓊枝曼仙之欲殺獻忠與費宮人欲殺自成相等然惜其事皆不成而死文中所謂俠烈之氣令人千載憤歎者非耶

虞初續志卷六終

虞初續志

虞初續志卷七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漚鄭澍若醒愚編

朱文學傳

金月升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爲檇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厲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頗嫻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

道得類題取肯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顙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猝郡八。士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盧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珂號念陽）肝胆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名宗孟號嚴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名善繼號乾岳）吳橋之范（名景文號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

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橐饘潸焉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賕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胥署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掊撥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斂處偵察動靜毎一感慟聞者妻側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儌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滯長途未獲覘殯有違初心遂至鬱乜

以死獼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鄭醒愚曰。因孝思所激。遂以身徇義與游俠一流迥別

人變述畧

失名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啟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搢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孫五百義孫之屬所

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鏑搞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後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嗌神祖賓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陷縉紳。止於廷杖。然而上氣摧殘。已驅成邪媢世界矣。况慘

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既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昌期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避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藎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虔遺有不與之恥也忿奮發無所顧忌廷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先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

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涖任之日吏部郎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實搆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實求逮孫宗伯愼行鄭庶常鄤者會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絲終不免成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鷺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戲媚俗所謂送書帕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因服待御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人

異人意欲聞江陰知縣岑之豹嘗繆宮諭之遠孫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嘗了部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波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廉常弔詩曰銀鐺猶勸小雲摟葢寶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爲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居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坑入憲署

諸校尉擁龍亭耕衣捉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盡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見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揎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諸尉號抵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少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二人者即顏佩葦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

於是五人者呼其擊殺僞旨者値天雨衆各以傘屐噴聲震地堂下齒屐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逃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僞上人遂巡俱郡大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溷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国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誤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過一尉逃往浙逮黃侍御尊素者騷驛遞需索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爲国除害詰以千衆下武林殺緹使狀其附以千衆下崑山

盡顧汞誅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尙多倂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寶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阿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变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勝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偕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正人顏色不改逆璫

聞之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冤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亟成而廢蘇人即其下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因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幾開

當出場中冷服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看者十八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尉後舉削蔗刀斷其片兩鄰堦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遂不傳

施曾省先生傳

李來泰

施譽字曾省直隸宣城人父宏猷以理學祀於鄉

學者所稱中明先生也。嘗孝友出天性。四歲時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嘗爲祖父母所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以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傅。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拂。則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又客恆沃以酒。因謝不勝。父以爲忤。答月扣之。即跪謝非。容去。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

其言曰婚姻大禮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朝夕哭泣止食三年不離苫次既殯奉木主寢室事大小告而後行休暇甚讀書盡丙夜母戒止之後乃候母寢帷燈默誦以爲常術者言母算盡五十日夜憂懼至形臞瘦號呼興起禱凡華山褎一紙焚之伏地良久兩褎皆濡淚盡請減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教誨不遺餘力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爲兄弟因相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爲新興容會食京池

然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客遊在外也其友愛類如此曾世大父志穆無嗣以父指其田爲義田歲數不登族人欲鬻田完逋賦奮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悉已力經營之人稱爲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教行惟敬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受教難矣脫有督責必且鬩牆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爲名言

鄭醒愚曰孩提卽知孝親友悌非平日深慕篤

多何以能此所以孝悌當預養於章蒙時也若先生者又根於天性矣

王白虹妾胡氏小傳

施閏章

禹航王子白虹喪其妾胡氏故娼也逾年而悼不衰哭以詩四章乞余爲傳書數至蘄其徵而賢不忍終沒故書之胡名成鄙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本以色見取而米鹽鈄績事皆身任大人悉歸以筦鑰

王分與安則詈以丙亭倚之更納新姬無惱色王過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則泣不傷少離父母不得問猶詈訊其里翁倉與交有業銀者浙人也歸隶而得其母至則忖于不相識與安君指示曰若奚疑搖惻悄聲貌酷似矣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留養於官舍王以父艱還封公以下凡入殯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君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勞疾所生女又夭不敢慟而心傷旋病死諸姬咸獲皆哭之哀仆是始識王京師則約曰君擢第必

納我王罔漫許之胡以決意爲王婦既下第遂望見與失聲前相抱哭涕灑兩人衣且曰君不第不失一白頭我不得爲良人婦然且不與又大哭王義而贖之畢傾金數百王以姬畀而卒賴其助焉於是知人之貴自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早決王縱俠丈夫既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竊自傾倚王必不納納矣或恃色怙寵不過尋表宿之久而愛弛必不能見禮重以終也吁乎人可以不自振拔哉

鄭醒愚曰汧國夫人夐乎不可尚矣如劫氏者

亦可謂善自振拔者矣

崔猛傳

浦松齡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禀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体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

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授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彥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教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齋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

自抑如有萬分之一二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餓擠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言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隣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縶一男子呵罵促

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横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子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縶樹上榜笞剌剟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搴簾而呼曰唶又欲爾耶崔乃止已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卧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啟户出

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慴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子牀上。刳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誚讓申。申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為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為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

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與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郵刑官稍部卽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儼哥也悲喜實訴遂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中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旣歸由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橦技擊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閨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泫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鬧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

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嬸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賕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瀹茗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

王家將其父子孀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益恐殺人之累己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墻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攜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

桂節掛棘郎返勿顧僕譁而去申覘賊皆腰束紅帶摺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眾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玉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散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眾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已而多類星宿申坐息急呼東營有警玉大驚束裝率眾而出申乘閒溜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紿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某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覓崔

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從馬可也馬戀駒犇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偏盥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衆惟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皆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八各持白挺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衆怒曰此等兵賑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鬭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各側弓矢火銃又藉邑借巨砲三日蒼猝壯士至

隘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爨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岈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遥聞馬嘶蹄覘之賊果大至縱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隕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斗之聲震動山谷賊驚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民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縶送以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有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烜欲其速盡恐飢卸其鞍無人也

已而設於谷口口甚險一夫可以斷之彼即進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輜之巢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剿剿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上國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慷慨蓋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橦飛入翦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幺麽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效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張麗人傳

鈕琇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即能記歌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如呼為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豔稱於時麗人稍大其母將擇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欲為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為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驪離且已委身字人雖粉可汚燕[illegible]舌不敢勝於入他人手

吼獅換馬又隨風慓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請伶於村墟賽神作劇夜分水二王廟婁玉刻期聘之伶妃醒以語其母悠然淚下拍板而欲羅郎比紅諸曲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周回識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士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真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為麗人埋香處明月為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蛺蝶自舞徘徊其間倘有驚鸞風鬢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為傳書之柳毅乎

自序

陳祖范

予以康熙丙辰年五月二十日生。妣許孺人先產二男殤。女兄二。予行三。王母韓。曾王母范。府君切願本之思。名予祖范。字亦韓。自字曰見復。生九歲。府君挈往婁門巢碧家塾。十二歲孺人棄世。隨侍出外。率間歲一歸省王父。自爲經義。所親炙者郭述堂、嚴思菴、韓宗伯。學不純師。粗得端緒而已。十九授室孫氏。壯一歲。子畿生。廿三補弟子員。廿四生濋。廿七食廩。是年喪妻。繼娶朱氏。時予三十歲。三十以上屢丁寒苦。枵腹而束手。鄉里之所笑憫

也朱氏性行與予協較明敏賴其助開門接徒從益集府君年高修脯足以養心安之日課之嘗謂寢舍侍眠食老人時扶杖過書塾婆娑庭樹間爲後生小子論居心治身之道人倫日用之方諄諄忘倦曰汝先生徒教人作時文噫未也三十七歲府君棄世數年中完盞遣婚至四十八遇改元恩科領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光達有欲翼而起之者足忽攣不與殿試遂歸明年爲甲辰正科私自揣念年力向衰才智無有當途豈須一我而必支離蝨其間哉本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爲者耶

休矣勸行者哲口大都謂淨圖將合尖之海已傍岸豈有止理乎曰及今尚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既已拒外論堅持已意於是歛塵華滙之濱混跡耕漁新舊生徒裹糧相從吟社詩老翁月一讌集間有良朋自遠而至如李介軒輩大雅沈歸愚張天屛櫟借山輩延緣葦間相送柴門殊有伊人宛在之致久之郡丞合勞尊三邀爲新志尋而制府尹公聘修通志辛亥秋舍江村往省會自此形跡又在隱見間矣雍正十年天下開設舊院當事謬採虛聲連有山長之招或辭焉或

詠焉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號者蘇之紫陽徐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在紫陽前後三年雲龍一作敬敷安定皆一年有半強而後往終歲便辭辭不獲已再往旋託故舍去所以然者士習難醇師道難立大懼上負詔首下附物議也以此席有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六十一歲繼王七後有姿生子三安祉增生平於世務熟而無一曉詩文辭翰粗曉而未工大抵矜慎持擇之意勝而適時便口則不足局於才偏於性也

其爲人也於道無萬分之合而鄙情俗志廢幾消除一二焉今七十加三卽且舂入地不爲無年卽復得幾年不過爾爾閒中追憶筆而存之

口技記

東軒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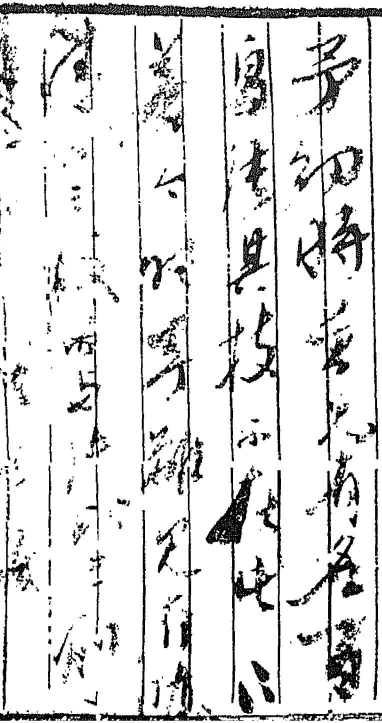
揚州郭猫兒善口技其于情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州一友挾猫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鉤傳極歡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

勸數甌送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屢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覺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作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詈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喞喞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

鼾聲如出二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囈語夫復睡妻起便旋溺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猪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餇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嚃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燖剔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開門上案聲削脯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

來紛紛爭鬧不已砉然一聲四座俱寂

鄭醒愚曰技至此神乎技矣伎奏者窮形盡相幾于萬籟皆鳴而作記者亦復思舞筆飛不啻雙管齊下妓也而進于道矣言于斯記亦云然



虞初續志卷七終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遲鄭澍若醒愚編

周君訒齋傳

楊兆浩

周君諱靖字枚安號訒齋忠介公之冢孫而芸齋先生之子也弱冠通六書之學旣長博極羣書于經籍史蔚爲儒宗時任太史琉以文名亙當世與君居密邇嘗招至其家辨析疑義君因摘其稾中訛謬聲音事實厥有數端兼以書相往復太史亦心折焉語人曰此吾之益友也君生有至性孝友篤誠恪守前人遺訓其事芸齋先生也色養備至

先生於杖國之年詔君而命之曰吾自先人罹難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老矣政將及汝汝其勉諸君不復與聞矣君長跪受命先生於是從容內養樂其餘年回思昔日拜疏訟冤之時嘔心瀝血不啻如隔世焉嗚乎非有克家之子能盡厥職而能若是乎哉自古修正忠者名臣子弟例得附書魏璫之難若魏孝烈先生學洢痛父而亡以及忠介之後刺血鳴冤如芸齋先生者皆當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者也芸齋則世君哀毀盡禮既除喪乃慨然曰國有史家有狀實

俏表裏吾家世忠孝豈可令傳聞異辭或失其實致有遺憾乎於是策蹇入都臚陳始末上諸史館忠介之忠固已光昭日月而芸齋先生克繼前徽矣其初志爲遺民稍老者五十餘年而終得附書於明史皆君孝思之誠之所致也君嘗執贄當湖陸公稼書之門稼書講性命之學得閩洛正傳君服習其教爲人室弟子涵養德性澹於榮利遂棄舉子業絕意進取葺數椽於忠介墓旁蒔花栽竹嘯永其中有終焉之志然其遇大事持大義輒義形於色如訟言唐眇有辜之非真爭湯祠配食之

不與皆侃侃鑿鑿不少遜避人以是畏其鯁直而服其持正也性樂善好施朱孝介先生次子鐵以貧乏久不克葬君百計圖惟以助之乃始獲歸土焉族之孤寡酌其輕重而資其薪水以至戒殺放生皆出乎心之至誠初非好名而祈福也子二人同鳳來曰鸞翔咸訓之以義方申之以勤儉歷若俗之教子惟孜孜以名利爲心也君宅芸齋先生憂恪遵古制堅不茹葷遂有河魚之疾繼遭母陳太君喪則疾愈劇對人常忽忽若有失卒用是不起所著書有經史隨筆十二卷雜錄五卷詩八卷

而參綜考異一書識者以爲尤可傳云楊易亭曰予素心之交不及數人訒齋其一也徐予條齋之歿訖孤於予其甚也南枝稼堂共襄厥事而竭力經營爲將伯之呼以輔予之不逮者則訒齋之力居多焉豈非其風烈固殊乎惜哉斯人不可作矣

雜記

高士奇

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匣筆研投壺棊局弦管升斗篋笥之屬具體而微不爽乎指用金鉺

鉗而覷之其一縛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碎楷波高二寸許鏇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搜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後爲異寶今

天子蒞御宮門與閣部大臣議政務退而問視兩宮暇則與諸侍臣講論道德仁義日研究乎經史舉凡奇技淫巧之物不一寓目嘗有以是言者取觀之以爲瑣屑無當於用遂棄而置之別所不然先生烏得而見之余曰大哉聖謨洋洋也書有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古者聖王臨御區寓遐迩之人非服食器用不敢以獻今此三者足稱異物然皆無益於用使寶而藏之天下將必有窺

朝廷之嗜好競以奇技進者

天子有鑒於書之所言棄而不取也

畫壁自序

范承謨

承謨蓬頭垢面繫頸擧手逢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十六日肅誠向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拔淪爲誤國病臣辱親敗予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遭不幸也迺余生而庸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冀有成立辛卯春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

免入直居從令在家讀書大慶詔入班行禮是年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階反越常矣嗚呼

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

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勦統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家始傳請歷三載　廷議撤援勦諸路兵屬伯兄歸京師

丙午孟陬望日闔族集東臯習射飲酒時方年子弟畢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采兄弟曰吾家世受　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爲　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金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肖輩長逝服闋補秘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

皇帝尚冲齡一日余與同官進　內請

寶

上詢曰爾誰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恭

具先太傅始末以對。

上喜曰爾若予耶如此者數回後值

朝賀斯先太傅入賀

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

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爲異數余解任後代

余者同衆入內

上問曰此爲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承謨病

解任矣此其代者

上曰果病耶劇耶病愈尚起用耶對曰病須調理

一痊即補

上頒之者再先太傅聞
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
太宗
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
加訓督洊年
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缺人　廷推及余
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可善爲之余受
命惶悚自顧駑鈍膺茲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

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干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二三年間僕僕山陬水澨勘荒撫災諸疏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悴幸聖天子愛民如保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着格不行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瑛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益繁食日減舊疴新疾交攻孱體不得已以病告

上憫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

闔境留者。曰栢縉。始猶軫恤病臣未即報允。後乃
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
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鐫級例不准。列
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
忽感氣逆之症。攻衝五內。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
時減時發。遂力辭
新命。未蒙
俞允。因請　陛見。欲面陳病狀
上允之。入都時即賜
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

條奏撫隱次即俯問病勢何似奬勞備至親遣
御醫就全胗視賜秘府之方頒上方之藥洵無虛
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註吏議具疏認罪靜
聽處分兼値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
陳余因其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
命下仍令速赴新任
御醫回奏又云療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激
主知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尚安敢辭海疆之險偷
袵席之安也　陛辭日
上曰閩海氛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

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仍賜
御衣帽
上廐良馬鞍轡迴異常數復　命近侍就
廷前宣
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
日入謝　賜宴畢面辭就道間關萬里堂上辭衣
許　國以身不違物毋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
道路俱長穴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爲折臂三公
故蚩其夜　賜驥忍殂余嘆息良久知馳驅天末
終無功也及踰所抵仙霞關一望層巒疊嶂廓霧

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培牙礪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凉城郭破碎崎嶇甚於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諏訪情勢檢閱籍冊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皆豈無廉能循吏知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慝么麼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干請囑賄而寒窗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

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沾蠹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山戍海負嵎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綫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育亦難展足指手而況蕭墻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
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發一二營分防他處更

匆廹其行廩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遺以孤其勢余侯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廹渙散之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侯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廩無騷擾戍所廩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周及擇斯報明發餉起倒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能言沸與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賫命星至命精忠復綰兵符因得借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

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久歷戎行百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既倉皇失度尔可哀也已至撫邇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略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寮宷而罹于禍宜也然予亦不因詩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可也故自莅任來條奏諸疏請遠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營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當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并

許援到肴罪安插本處若清山販海逆也題補城守副將詔海勞弁者敘功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報効也報巡歷過海一帶形勢敵行日期者爲欲置身外耶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採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沂甲者儲鄉勇也覓林箇修而招撫服者一安拔誠一散島眾也延深燧薑生等　因時見機者撫海逆也五或假以時日獲奉

俞旨諸事就緒銳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爲誤　國庸思辱親貽子乎

當逆居喪卧病時余毎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容嵇子留山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寧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愼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蹤進曰連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是二公中懷巨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惟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於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旣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卽君之身而云君憂

臣辱君辱臣死且尋非不知徒死無益但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舉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籌畫其能免耶皆嘆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頹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具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遂卽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遽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頗能得彼

秘密有所聞即來告共圖報効　朝廷斷不能誤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艘海口非久期長性既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祖孫父子叔姪兄弟世受

天家非常寵遇豈無他志若公忠孝自矢肯以朝廷之心爲心　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既不得看海何不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令阨據上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於閩相去遼闊間隔西江風馬十不相及毋論輕舉貽笑目啟釁端禍

不可解。不見圖安未果之行乎。所攜兵弁。爲數有限。倘以諸件未備爲辭。今往據上流。誰與爲徒。錢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即不量衆寡。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謀之激變軍心。訛傳京師。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苛繩於後。旣冒輕出失守之名。兼招激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爲也。三月十五日甲寅。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遊蕩。乘滇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

愈惑今新春固守地方　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然共轡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淡無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予知既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仰天大罵。賊眾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狠卒有誤持劉營者逆黨馬九至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兩頰微紅而已。逡巡間郎揮之去俄

惶恐糾趨而出嗚呼痛哉君親倫理滅絶盡已余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激怒以速吾死庶幾上酬主德下報親恩乃大罵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食死逆每羅列飲食于斥揮之舌敝唇裂齦肉俱腐罵至第八日氣雖漸微聲雖漸細聞者猶狼藉塞耳瞋目怒視又恐余自死環守不懈余身層層縲紲肢體拘攣不能動作惟一息尚存罵聲不已不意延至第九日十日而精神頓復氣之微者漸壯聲之細者漸宏側耳其旁者不以爲恨而反以爲奇嗚呼痛哉豈余當死於刀鋸鼎鑊而不當死

於餓哉豈予罪孽重不能爲　朝廷守疆土以致震驚　堂陛毒禍生靈當死于　國法哉當此之時神魂恍惚常見

先皇帝儼然臨於其上先太傅儼然臨於其旁郎遠而

太宗皇帝先高祖大司馬余幼所未經身事者亦親承音容矣貌於夢寐之間慈誨殷勤嘉言慰諭豈余思念所聚結而爲形哉

天錫神聖默恤余之堅貞憔悴哉約計七百餘日之中着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蟣蝨蚊蠅

恣其攢噬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盃便可終日逆雖時遣問訊而惡語更加後亦不敢顧至防守者見余刻刻覔死百折不回感動於中多方慰解且爲余言從前懽難時署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淩逼勘訊桎梏窘辱艱難慘切之狀幸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不爲稍挫而二三婦女婢僕之類又能從容盡義夫婦女子相繼投繯嗚呼痛哉閩之文武大僚平日建高牙擁大纛亦云極一時之赫奕矣而望塵稽顙蒙面圖官保妻子而活軀命者如雲屯霧匝獨余賓客戚友身未

邀一命之榮日未占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倘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卽健兒奔走之徒巾幗臧獲之細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無稍愧乎余以識闇討疏彼累貽禍萬死其何恤焉余居重垣迴壁中駡未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墻上其譏刺太毒者左右旋卽塗去前後僅存若干篇并爲文以序大畧俾見者知不肖不才所遭不幸得死不易云螺山髡翁炭筆識壁

鄭醒愚曰洋洋數百言寫出驚天動地心迹此

文貞公實錄豈第有光家乘耶

沈華陽傳

失名

公諱雲祚字子俊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海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役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浸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號摩賊壘蒞令嚴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即以計擒誅狡賊秦纘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纘勳者川東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已并其黨誘

執之不於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士司援以方畧士司果擒賊至悉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柱爲道逃藪秦夫人方以勦寇刼餉朝廷詎肯庇纘勳而懸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殆亟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

賊一旦豕突彊揚軍民弃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斂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有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厲行閒臣等身徧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埽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閱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

手。一縣令孑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蚍蜉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呌號而舉動掣肘益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亡賜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壘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圍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嬈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已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

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并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有眾百餘萬。據名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即僞位。乃遣其黨即幽所饗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眾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炯射。鬚髯戟張。揎袖指賊罵聲響

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戎臣伏節而死者相枕藉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者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嘗謂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

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道路籍籍東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衆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聞公妻子尚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溪山其戚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挈公遺孥奔走流離瀕死而生且述秦纘勳事謂公臨事曉暢機宜發策洞中竅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羈縻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卽未能滅賊必不至爲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巡遠

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檄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

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襍半仕宦數千里埽地無迹即畏死而降者往往部齕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

之與一旦皇路清彝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後偉乎翁恐其子諱焉而不詳士偉既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隣以族諸異日焉

鄭醒愚曰英氣凜然讀之令人毛髮欲豎

虞初續志卷八終

虞初續志

虞初續志卷九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玉遲鄭樹若醒愚編

啞道人傳　　徐岳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褫其衿走邀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王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羣盜中摽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頗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

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埋出。道人以一紙授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于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

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裨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得之垢污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戸。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爲除不

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墻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

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于史公云。

命老僕墓誌銘

馮　景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仇

家所陷囚于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歸之然事主謹恭老僕析薪姑茂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幾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于天乎抑聽命于虎耶絕袪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隣兒十輩戰于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

文石敵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于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灶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恭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宦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怍遂大奮于學康熙癸丑秋敝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于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

卧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于予凡易三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歎曰。此眞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矣。悲夫。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歿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不者告市薪。予益泣。斂之加禮。葬于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

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耆頭畧相似。

鄭醒愚曰。俞之樸勤。具有至性。他人欲勉爲之不能也。

記呂尙義破賊事

李　綬

大庾縣民呂尙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閒。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閒老則亡爲盜賊。剽刦村莊。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攻尤敏。十步可放三鎗。每遇賊。至夫婦二鎗。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尙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南安叅將。營兵莫敢阻拒。

聞之。領鎮揚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爲尚義擊敗。黨匿山谷矣。時尚義妻已没、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尚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尚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尚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鎗即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猴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尚瑛召尚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爲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干府。盡二縣俱有山賊。惟尚義所在。

則賊不敢犯也。尚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爲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即逃矣。于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公鍾賢爲南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爲余言其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刃既接。則有以氣與力爲强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于中國。遂爲軍中無敵

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鳥鎗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手心不相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弓矢。志不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爲敵用。若呂尙義父女二人。鳥鎗可遞環不絕。技已甚精。以二人當二百餘人。而氣定神閒。不爲賊亂。則勇亦殊絕。使天下爲將弁者。盡得尙義輩效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尙義輩。特以山居老。余故爲太息而記之。

鄭醒愚曰。具此技勇。迺謝不受委。品地亦高。

書王士俊

袁枚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澁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測已愈惡之每見咳唾吹毛索瘢王憂懼不食幕府客裴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賦民不能堪公以狀啟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萎腰授即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

乾心嗛田所爲而屈于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運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君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用領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泫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惆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

九門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司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書曾亮儕

袁　枚

巳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閽啟清河道曾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曾公卒已久予莫於白下沈氏縱論王於曾坐客葛聞橋先生曰曾字亮儕奇

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曾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曾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驅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曾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曾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曾公來盡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曾公奚能爲且曾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曾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温温奇雅揖曾入曰印待公久矣曾拱手曰觀公

狀貌被服。非家猘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鬭何卯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半借俸迎母母至破劬命也言未畢泣曾曰吾賜甚具湯浴我逕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人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曾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曾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君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

拔合騶傳呼曾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曾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曾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曾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

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坐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輒外官數十背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大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

三百里公果欲追跡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跡還中牟令竟無恙以此聲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嬴越勾挪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鄭醒愚曰奇人奇事得此妙文傳之可稱雙絕

女李三傳　胡天游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

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毋泣於前其齘齒切叱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耿子獘稚後無望也吾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誓報豪志比數歲稍長日誓鬼神往祝其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乃勾人爲詞屢愬有司大吏咸徧列于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

嘗呼枉京師。鹿邑道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慷慨行。春託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則潛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陳於刑部與都察院。爰格之。一如有司大吏之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强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牒。縛勦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者則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暠

牀蘇謙謙子不棄變姓名穿宝掘冢以刻其報讎
必藉闔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
持靡因冒爨忍險以終亡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
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
縈沈痛而上書曹娥憂思而沉江或有揚刃于都
亭或假賃傭以襲仇其赫爾著于世其于古何如
也今已論正豪罪未郎決豪死牢戸中豪家滋憎
女甚構宣謗詞以爲嘗愛汚有邑公子獨心知女
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姍媼皆勸之行女不許及
母卒殯埋恐召宗族親戚里隣告之曰吾痛父見

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殺也。於是豪子暮拍之。哭視其面。倜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憤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月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爭勸。乃撰述其事。歌而系之

毛生　　樂宮譜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

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貲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為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既入舟。取笥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衆皆悅之。以為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為諸君一奏。遂撅管倚篷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衆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攛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

墮水死呵日仵奴不丐食村落來此矣爲衆覻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林如豎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毋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眞且殺公適吹角號衆者是也衆皆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鬪呼則起覻自引酒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臥鼾聲如雷霆衆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挾傘

踞船頭。時月黑星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卽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墮。還進。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裾。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灑然。眾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眾曰。公等窮年佔畢。足跡不出三里外。寧知世路之險巇哉。眾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維有其具則進。苟平平。寧坐床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飼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眾

羅拜曰向者不敢啟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顧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舷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既而春闈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真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答即入號熟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舉子文已畢將糟爲心德客慮其沉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已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豎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踧踖不知所對既而

客嘆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于金之壁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爲渴睡漢揶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昌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即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危稱傑搆書法亦嬌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已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畸人傑士宜不絕于世顧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肄高牙擁

大纛虎賁鷹揚立功萬里外則班衛之勳豈多讓哉即不然以彼其文擬魏科而冠多士秉筆詞翰之林亦足與枚馬鄒揚輩爭烈何至霧鱗雲爪首尾不詳若是哉昔宋景濂跋秦士余絅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老僧辨奸　　沈起鳳

嚴分宜未貴時與敏齋王公讀書普提寺東院一日同閱荆軻傳至樊於期自殺處嚴曰此騃漢也事知濟不濟輒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復讎殺身不顧志可哀也遂大哭文閱至白衣

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旣知一去不還。迺復遣之使去太子丹眞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蕭水明擊筑高歌千古尚有餘痛。繼閱至囊提劒斫箕踞高罵嚴更笑不可仰。曰是眞不更事漢。不於環柱時殺之而乃以嫚罵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傑士報知已至死尚有生氣。銅柱一中祖龍亦應膽落。一時哭聲笑聲喧雜滿堂。一老僧傾聽久之歎曰。哭者人情。笑者眞不可測也。二十年後忠臣義士無遺類矣。後王官中牟縣令。頗有政聲而嚴竟以靑詞作相。專權誤國。植黨傾良。爲明代

奸邪之冠老僧預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門所謂定劫歟

鐸曰傳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子皆聽明絶頂人也是故士不重才而重德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阮大年者明季新會諸生也少落魄不修邊幅在諸生中亦無所知名獨事母孝母歿負土成墳日至墓所旋繞而哭三年以爲常甲申歲聞神京陷崇禎殉國即慟哭不食久之乃食或謂之曰聞賊入京城諸內食者皆乞憐馬蹄下得美官子獨何

爲曰嗟乎此予所以欲死也即日爲號召其鄉人欲以舉事逾數月無應者乃駕扁舟走厓門哭於楊太后廟中沿厓蛋民聚而觀之皆爲感泣生爲陳說忠義諭以舉事狀即皆應曰諾願從君所爲生知其可用乃徧閱漁舟可百餘艘人可四百餘衆乃復爲約令卜日與俱届期而李生適至李生者名子儆亦新會諸生也素謹厚家故饒值歲荐饑出粟以賑鄉人德之比聞國變乃率其鄉人書大行皇帝爲位以哭於家廟中遠近來觀者皆感泣下拜生曰自高皇帝創業以來迄今垂三百年

我等祖父子孫皆食其禍。生爲明民。死爲明鬼。不亦可乎。中有壯士三十餘人。擐臂前曰。苟君舉事有不從死者非人也。生曰盡書名於身前。日間得五百餘人。是時新會巨盜。聚衆崑崙山中。時出肆掠。生使人往招之。則皆如約。合之得千六百餘人。生乃毀其家具舟筏。備芻糧。刻日偕赴。及開阮。生在匯門。欲過與俱。初二子素不相識。及相見抱持大哭。一時旁觀者皆髮指。皆裂憤不欲生。生曰。今留都擁立有年矣。盍往赴之。衆皆如約。乃從海道進發。至中途。颶風大作。覆溺漂散者幾半。遂逡巡久

之將及崇明聞留都已敗諸從行者亦稍稍散去兩生知事不濟獨與數十人反其鄉比聞台州監國而閩越互相水火皆策其無成故未動居久之聞黎遂球舉事贛州聲頗振決往從之乃與家人訣時左右無一人從者獨二子攜持同行踰庾關下贛水謁黎於軍門外時遂球軍令戒嚴爲其鄉人也見之即問兩生來意對曰欲從公覓一死所耳遂球以其言不利姑置之未幾我　大清兵南下城陷遂球遇害二子各持短兵力刺數人皆死於亂軍中

論曰予側聞新會兩生事。野史所不載。詢之故老。罕能言之方忠愍公與難時有蒼頭某者自軍中逃回後至八十餘歲每爲人言兩生死事狀甚悉。而新會阮又咸大年族子也亦能記兩人起事時事。皆歷歷可信。夫二子者可不死也乃決於一死死而人莫之知也悲夫

楊孝子傳　毛奇齡

嘗讀典例無有以封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封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事母狀如

爲京口汪將軍記事加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于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啟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廁踰嘗其糞甘號于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石爍灼豈湯體亦告絕者闔戶刲左臂以其肉襍覆汁獲之三濩三進毋初進而體下再進而淋涔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

又二年戊午上海令在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迕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迕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强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西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爲孝子者而見之也予友丁明府嘗與之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成于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踧踖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祕不令諸兄知者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耄而瞶以

爲不瘵卽瘵必不能康强如平日乃旣愈又皆胁膀不知所爲丁明府曰孝子將刲臂來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廹嗌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臂肉鉅難覆護之揚其膏亦竭屢覆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雜贈時文卷附傳後

鄭醒愚曰孝欲令人知必不能爲此苦孝也楊孝子之所以獨有千古也

張獻忠降生記　　李調元

李祖憲言。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澗人家貧苦讀試輙不利舌耕于兔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紡績自給塾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于道旁古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壞無住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剝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圮意待雨少霽即行而飛霖愈猛雷霆交作遙望林火點點簷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于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鬧騶子奔馳洒掃階道旁有大厨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鸞刀縷切堂

上燈燭熒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麾手下安排几卓結綵張筵旁列鼓樂似人間拋方官伺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絕鬧擾之聲爆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即跟蹌趨出門外祗候甚恭休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嫚娕環夾左右笙簫縹緲響遏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趨數武至道旁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隔駐輿中走出一人赤髮藍而目齒獠牙猙獰甚

即大步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國畧不叙賓主禮緋衣參揖後即趨側席陪坐赤髮人坐定即拍卓呼曰飯來飯來莫悞我事緋衣人即呼階下數十青衣舁饌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間未有其隨來人衆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饌畢又青衣數十爭上徹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爲心伏乞十分中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赤髮者初聞若怒既見上下俱歡洽隆至有嬉

色微頷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之投已村中而沒林生林生率從緋衣侍者容問之此何人答曰汝學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詹溜漸稀而已晴矣覦廟榜乃東嶽也遂踉步歸至家妻啟戶出迎林生見卓上盛薑雞子一盒問之妻答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生異之後五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撲戲衆長漸爲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爲流賊林生老猶在

焉

徐靈胎先生傳

袁　枚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
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
上嘉其樸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
上許之。後二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
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
子爔。載楄柎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
之。賜帑金。命爔扶櫬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

諸生所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為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爔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為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釴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禀聰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官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

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讋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唶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迮驚以爲神張南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

以糯米作粉糁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强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七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蔘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卧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慤公未遇時診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强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

形聽于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頰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眞下流所當開

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舊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 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憶於洄溪樓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甄別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爔字榆村儻蕩有父

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瘞枯粟之造修與梁見義必爲是據于德而后游于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花舟直詣洄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奓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淸談竟日贈

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尊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黄金十笏矣其爲世所坑堊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李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鄭醒愚曰傳其人之藝並傳其人之遭際根本學術經濟敷施戛戛生新照燿人耳目筆出而達仍復博大昌明絶不膚泛末段綺敔餘霞挈青江上尤適如其分量焉

滇初續志卷九終

虞初續志卷十

小嫏嬛山舘重校刊

玉潭鄭澍若醒愚編

諸君簡畫記

毛生郙

杭之中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橘園故宋之橘苑也苑廢久種橘已盡惟有古銀杏兩株盤輪扶疏疑爲宋苑物云園有主爲諸君君簡君簡少好畫又學篆刻喜何震陳琮刀鏤時時見古法然不甚自貴愛獨深愛畫嘗自稱先君于博學游藝尤喜翰墨與華亭董宗伯其昌趙文學左爲密交自其爲童子時旁侍觀兩公用筆墨揮寫入妙蒼

秀淡渰董稱最工至蒙蕭疎趙爲之冠兩公分間互相放寫終不能自掩其眞也君簡旣好畫日取兩公書及諸家所作玩之久而融然化裁臻微予間問君簡子此畫法誰氏君簡笑曰吾且忘吾手安知誰法予聞而憮然不復知所問矣大體得法于古人不必以甚似爲工蕭遠疎逸絕蹊逕矣君簡先世多顯官尊君伯莪公豪賢多貲至君簡而日貧君簡不知貧惟日弄筆墨自娛客過索畫君簡即與畫然持錢來者甚少君簡亦耻役手爲金錢或持錢贈君簡君簡便受之午突無煙君簡得

錢。卽酤酒。坐待所與游者過。引壺斟酌。醉而後已。君簡交不濫。不黷游。好三四人。周旋久之。義亦彌篤。室處委巷。起居于于爾。夫君簡身不習宦。非與者也。畫不爲售。非藝者也。交不于上。非爲名者也。吾予君簡。不知所以名之。雖然。豈其無得於中。而能若是與。歲既暮。銀杏葉方落矣。不知近客來。亦多遺錢否。吾嘗過與君簡坐枯樹而飲。

天婚記

徐岳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望牧羊山中。里人以其誠實。有願爲之

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于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眞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眞定至汾幾二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眾爲劇貲。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于都門宅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尚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皆金十萬

有者皆可得也儻貧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推姬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即賈于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峰民部大槐記載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即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須臾而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濟濟斌斌于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

鄭醒愚曰既得豔妻復成巨富今之作此非非想者多矣惟未知有一人能如願否覽此浮一

王山傳

馮景

王山者歸安縣重湖村人生六歲其父鬻于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既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鄉聚堯章甚諳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至今四十年愿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堯章歎息

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遷子勞矣遂還山勞厥没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樓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柩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柩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

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于王山
見之矣

鄭醒愚曰山一僕耳乃撫柩呼天願與主同燼
則視祭順古初事爲更奇

無名生傳

車騰芳

無名生不知何許人過甲則曰某姓過乙則又曰其姓人終莫測也嘗寓止維揚閒所至攜一襆被書一囊僦室而居亦時賣藥市中與之言恢諧散誕絶口不言時事日不火食惟市胡餅數枚食已即臥夜起讀書讀已輙哭居人厭之故所居恒不

踰月輒他徙。甲戌歲。予將北上。夜泊舟於無錫之柳塘灣。旁有小屋數椽。燈光隱隱出林表。更闌後聞讀書聲。不辨其爲何書也。夜將半。聲轉淒切。已而大哭。予心奇之。擬次早踪跡其人。及旦而舟發遠矣。明年自京還。復經其處。詢之土人。言去歲有某生寓此。遇夜輒哭。未幾辭去。莫知所往。予益奇之。比抵家。又踰年。適杜子蘅君來自江陵。過予羊城寓舍。偶及善哭生事。則於去年秋。寓止焦山寺。中爲寺僧所逐。夜半。攜書數卷。自沉於江。越數月有虬髯老叟黃冠布衲渡江訪之。詢知已死。乃乘

槐江士游洞竟日是夜泊舟江岸隣人窺之若哭若笑復爲詩朗吟數次投詩於江挐舟而去亦不知其何人也　杜衡若云

趙孝子傳　胡天游

趙孝子名萬全者父應麟明天啓中爲儒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四方時生孝子甫晬應麟出與家人約後數年即當挈歸迨久絕無有聞其去留者孝子長十餘歲依于母母勸勵機紝教使讀書孝子數從問父何忘返今何在也母持之泣且曰兒省憶而父寧使父得歸卒撫爾乎孝子撫案大

痛郎時時約飲飯。夢郎不肯自甘。未幾年十九。請其母曰。羸兒願往求父。母徒憫兒幼。勿欲許。且今稍長能勝。討疾行。毋顧月月。輦必奉父還。始應麟以困罷甚。冀從他方游。且得富貴。久客益留廢挫。迮屬懷皇帝末。劇盜攻陷京師。天下大潰。烽戈棘道路。游客者多不得歸。應麟自侘意失。又弱無他資。竟轉徙遠郡。以歿棄其家。二十年矣。孝子既獨行求父。躧淮南北。邏齊魯。嘗薊環燕。穿楚豫。迹秦隴。寸寸徧嗞虎憐惟之塲。無不薄。所值雖馬傭洁保浮屠術師。販負役人。歌呼索食者。濳蹤。毋敢忽

廣其父之或遁於是也書從人哺廡再日屢不得食嘗荒險危毒貫五六年髮肉盡脫易黝然植槁然終已不遇心疑應麟死視骸骼之殘委滿野者輒自劙指出血遞漉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謳號于塗初孝子將出懼已不識父狀且未卽得則張牘書應麟名俾鄉里年歲容貌揭于背以行久之趣往馬邑馬邑故山西邊且兵燹久凋訖父老無足知訊喻自傷罔度所爲既而旁皇邑中遂已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慨然遽曰豈爲趙君兒乎亟走來視問其籍故會稽誦所書牘良契文義

趣萬生竭我勉具客吾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道何從來餘五十年顧耄老即無所寄食窮歸我常爲我授書甚適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惻封之高不及馬腹手表之木亦拱于原得示子矣孝子聞若言擗地慟奔之宿所號血絕仆不肯起殞後復者數焉已大息曰吾初誓求父要期生迎使還天實靳我必勿使克雖然固甚不安于楚痛若罪腰脊庶招魂魄歸猶或少解吾母竟報應骸骨步負以復于其家焉邑人爭來聚觀爲泣下少留之不可孝子既歸日縗號躬钁塊築墓時時悲哀望思闕

甚貧亦不敢更出。復託教授供其母。極勞且勤。毋亡。與應麟終得合葬。舍于墳三年。以康熙己巳歲卒。後四十餘年。郡縣有知其事者。爲狀于開府。上之朝。表萬全與孝。詔祀之廟。賜金傳椽石而旌其門。

鄭醜愚曰。皇天不負苦心。況孝乎。孝子之冤遇張文義。得畀父骨以歸。非天而何。

書譚半城事

陳祖范

譚照。字儒溪。弟曉。字鏡川。邑東里人也。家世耕讀。兄弟友愛。照持門戶。而曉用圭頓之術治生殖産。

財至不訾曉無子病將死其女壻徐生陰圖利之曉不可曰宜爲吾後者兄之次子培也在外人曷與焉曉旣死衆念弟以纖嗇辛勤起家已擁而有之義弗忍又培好少年遨嬉之習非克家子不欲令蕩廢叔父業而培亦旋死居頃之適倭寇張甚飄風一日蹂數千里直抵吾邑居民無藩籬之限將盡殲焉衆兇懼議築城以禦括公帑募私槖僅充其費十之五邑之大夫士民咸張目拱手計無所出照聞之躍然起曰吾財有所用之矣盡籍其藏得四萬餘金獻于官城不三月而工畢一邑獲

保障無虞而照竟爲貧人以老至于今照曉兄弟之名與崇墉相敝設使照無此舉其財亦未必能貽之三四世不竭也曉推其財以與兄兄用其財而義于邑以揚其弟之名而已亦與焉可謂奇士也已其事在嘉靖甲寅年

鄭醒愚曰世之爭産爭繼至控訴不休者見此友愛兄弟實當愧死

片言保赤

沈起鳳

錢塘袁公簡齋爲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

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貽蚤降。有遲有速。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

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人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郎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即我兒幸善福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疑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鐸曰含垢納汙之說爲臨民者言此印板律例非

讀書人不能解也然捨身以保赤子類非守經者所能公殆現不壞身運廣長舌向訟庭爲衆生說法耶

黄蓋以武人而治石城況鍾以小吏而治吳郡後如馮堅王輿宗輩或以典史或以直隸故王晉溪謂吏治之善不必出於甲科然過此等公案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盡不游晉庫之論火油給者必受飛災不讀周易之文授沐枕者終成寃獄學優則仕旨哉是言

鄭醒愚曰居民上而果能片言化民民相率而

化於禮義。豈特保一赤子已哉。

徐夫人受封記　袁枚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于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匽。文端調雲貴入覲。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即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遽奏上。乃以

王令壓翁耶聲以杕嬌孔雀翎徐夫人爲跽請乃
旨
世完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名四人捧翟茀翬衣
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節沐祓服褕飾花釵
粲然八旗命婦皆盛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屬也
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
璽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
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
着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謝夫人再如

部行禮宜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蹴躇欲起四宮娥强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卺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曾紘鏗鏘肴烝紛維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祝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奏謝恩綦敗

上曰朕實不知

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之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田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

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崇然

邯邑人士小傳

鄭方坤

閩人鄭方坤曰邯鄲本趙郡古稱多慷慨悲歌士間從歷覽之餘見夫紫蒿諸山扶輿蜿蜒從太行千里而來怪石盤陀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而滏水流淨不可唾如練如帶作擬金戛玉之音人傑地靈固當以志節文章顯然自百十年來誌乘缺如一二先達貴人尚籍〻在人口餘則淪矣以彼懷清履潔文彩爛然顧乃匿影銷聲終老牖下嘆

天公之憒憒去白日之昭昭曾不如枯莖宿莽猶能留根荄于人間嗚呼有賢不彰豈非官斯士者之責與不佞用是心惻故于百里内■外凡所過村塾禪室必停車所遇耆耋三四人必相延訪所見殘碑斷版以及投溷覆瓿之匱有存者必搜剔摩挲不忍釋手或因文以得其人或因人以徵其事有芳皆擯無[illegible]不彰彼其所挾埶能固未必領臻詣極然亦具有蕭灑出塵之姿豪邁不羣之韻彼其我法自用雖未必粹然一軌于正然固不掩其廖[illegible]自喜之習與夫踽踽涼涼不屑了潔之概傳曰

人三爲衆矧今又倍于以砭俗骨而振頽風顧不偉乎昔傒子荆有言其山崋巍而嵯峨其水浹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竊援斯語爲邢邑表士風卽爲邢邑人士作傳贊云

劉績邪字高風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一世衣冠動作迥與人殊每風日晴和輒出遊于市手一編且行且讀衆咸以狂目之不顧也設帳于東明觀問字者屨常滿說經娓娓尤熟于歷代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間及忠孝節義事則色飛眉舞或泣下沾襟不自禁嘗游西韓巨室乃素

所受業者念先生貧頗行奉二鋌金爲壽詰旦則招他弟子十數人至曰與諸君別久矣未知所詣何如請試一文最佳者以此金贈有程姓者壓卷即倒篋授之竟徒步歸門人張某嘗乘間問曰人言師狂往不以爲然則笑曰人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既而歎曰命固然矣跡其行事殆古所謂嶔崎歷落人耶

張鎮嶽字棫高弱歲能文下筆如鬼神鶻落奇氣勃勃從十指間出爲諸生試輒冠其曹熊鍾陵先生者以宿儒督學畿南視斯世文無一足當意即

所扱前矛士當廷謁項擲試卷與讀輒嫚罵繼之以扑諸學宫弟子悉股栗顧獨咨賞鎮嶽文曰者張生者誠所謂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者矣然鎮嶽殊落拓又耽酒每沉醉入棘闈遂納卷出宿醒猶未解以此輒報罷人或尤之笑曰非醉也命也易一命即售矣自是不復省試日棄産佐酒産盡則以書畫玩好之屬入酒家壚嘗客遊于永年武安因其文以取科名者益十數輩著作甚夥嬾不自收拾存者什一二耳後竟以酒病而卒

李桂昂字蘭如邑諸生也博學善辯膽氣絶人明

李館于武安方講業忽土寇至以刀擬之則大怒踞案叱曰若何爲者吾邯鄲李蘭如也俄而一錦衣怒馬者入曰聞李先生名久未辨眞僞荅曰何僞也曰果眞耶請爲數二十八將名則爲屈指數數已因撚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丈夫奮其智勇際會風雲拯生民於塗炭紀勳業于旂常視彼赤眉銅馬昧于逆順之機名湮簡編而身膏斧鑕者智愚賢不肖何如也寇大歎服戒其黨卽遠去毋溷李先生爲也後以連不得志鬱鬱成心疾間月一發發則泣罷鼓歌莫能自遏平生所最契者惟

劉高風張崧高二人一日忽揭通衢以某日于某所開講既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無解人既劉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但不知書理乃亦不識字義郎如子字應作了頭雨點乃回頭顧毋也高風大慟曰吾無毋可顧矣奈何二人相抱而哭竟日乃罷後以病卒無子

冀燧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頴能文少卽工書法古帖臨摹不下數千遍毎搆一筆必凝精聚神而成之閱十餘年技益進出入于褚河南米襄陽之間而自爲一體家臨滏水之濱求書者趾相

錯性顧簡傲不受人逼促遇所欣適卽猥妓賣菜傭以敗素零紈請首冊弗熑其有不可卽當路貴人資金帛來輒麾使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腕耶其所作七言小詩最楚楚有致年僅三十二而卒長嗣未聘而蘭玉早凋吁其可惜也夫

郭壐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志趣高潔有泥塗軒冕之風少卽棄去舉子業不事于先人墓田側築室數楹蒔花種菜蕭然有以自樂好讀書尤工爲有韻之言時曲周劉牛舫先生主詩壇物色

之引而置諸騷雅之林于是三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也者其咏新月句云隔水森疎樹依山覺晩晴登山句云碧落含清景鴻濛養翠微遊冗園句云隔屋邀山兼寺影閉簾選樹帶溪聲招同社句云小窓細雨春如夢好友孤燈話卽詩讀其詩想見其爲人冷韵遥清誠哉長江之別派而笠澤之橫枝也已

馬鉅任者失其字自號小顛髯年補諸生縱酒吟詩好爲詼諧旻初之談深博無涯涘卽善辨者不能折業師張某聞而嘆曰此子固大佳然見地太

超才鋒太露終折有成器耳閱數年忽棄家去莫知其所往居久之有僧至邑西之靈芝寺趺坐竟日不發一語識之者曰此眞小顛也强之歸逼于親黨遂初服更名應試復以第一食餼于庠一日五更起乘家人睡熟亟啟戶遁再祝髮往來林廬百泉間遂下吳越泝黔楚歷岷峨衡湘諸勝釋名行願號萬峰禪師嘗以牛米火水四字縱橫顛倒作玄機人不能測所居蘭若招提無定所有以巾拂付者則謝去癸亥前人猶見之甲子後遂滅其跡云

鄭燮曰任民社者留意人才此先大夫宰郃
時所作也各傳賛頼上添毫允為郃邑生色

丙子六褱自述書付子姪　　夏之蓉

按老殘年忽忽六十撫念疇昔慨焉興懷爲仿史
公自叙之例述一生梗槩以告我後昆余八九歲
時不與羣兒伍聞諸兄讀古書輒竊聽之録於殘
紙中作課誦嘗隨大父食盤匡積膏不食問何爲
曰將以奉母大父甚語人曰是兒有至性比長從
諸兄學一目五行可下見古人篇籍似有夙契年
十九吾父見背家道中落益刻苦學問周禮尚書

三禮一抄毛詩左氏春秋再抄史記漢書節抄漢唐宋元明諸家文彙抄今諸本具存片詳批寄註遂加丹黃者悉吾二十歲以前所誦習也大父嘉予好學鍾愛特甚頻以衣衣我以酒食勞我時袖歲祲益貧困諸兄舌耕於外吾母屏當家計日苦不給予與孀門居一柳書屋中枵腹候吾不敢使母知時或分半餅作食日當午忘櫛髮盥面寒夜無膏油嘗擁被坐月光下手持一編冥思苦吟不知難之三唱丁酉歲與孀門同入鄉學明年渡湖館龍岡吳氏池亭無交游得縱觀古人之書積勤

致疾鼻血涌出左目不見物歸而調息者歲餘得復明乃更銳意進取與同學縣君睿思茅君心友輩聯文社張設旗鼓各不相讓予性喜朴素衣服不求靡麗少時一布袍服之近二十年兒輩每以爲言予曰人之重輕豈關服飾大凡內不足乃借資於外每見後生冠綦鮮好者卜其中無有也飲酒可三升許食不計豐腆醃菹鹽豉怡然甘之一切絲竹之娛禽鳥之玩皆深惡痛絶非其所好足跡所經及天下之大半其在北者爲齊魯燕趙在東南者爲吳越閩南粵楚豫所過名山大川如趙

的匡廬金焦武夷祝融羅浮九疑太室少室以及南海之大盤江之長沅湘之清錢唐之壯黃河之瀾洞庭彭蠡震澤之汪洋蕩佀或登陟其巔或挂帆蕩槳於蘆洲蓼渚之曲遇會心處悠然神遠尤喜中夜欸乃聲以爲霜清月白聽之生人遐想也

遭時
聖明四膺衡文之任所在拔孤寒搜英俊砭俗已廓立之準的紫奪朱者斥之鄭亂雅者黜之當時士子有爲駢語頌予者曰機儷雲岃辨以幾微盧後王前盧之確當甚實錄非虛語已且其爲功亦

有不止於文章之事者當在程鄉時平樂令其於鄉之豪暴誣諸生姚泉張湘以下七人罪幽囹圄凡六閱月數請褫予廉得其狀按群日趣迅訊爲令所格不得前復嚴檄之三日乃至至則髮長五六寸傫傫然盜囚也諸生號哭伏地陳冤狀予爲力請於中丞俟公得釋令旋奪官平樂人謬欲以生祠祀我當在忻州時華谷令某貪酷吏士民疾之如仇予校士演武廳哭擁千餘人環控訴言令且出當群毆之衆口匈匈莫敢詰何予從容下階立叱之曰爾輩何爲將爲戕法之民耶戕法

者當斬亟還其贖衆俯首避去後中丞開公欲案其事以狀詢予復之曰所謂千餘人者益環立觀射者耳贖已還無由得主名者也事遂寢未幾令亦務官是其爲功殆亦不止於文章之事也先是予秉鐸監督値歲荒憲司委令捕蝗查飢戸平糶糶給南北二廠糜粥隨在整飭皆有裨益生平叨國士之目者凡八十九歲時從西受王先生遊以傳燈見許批予文曰視之若近即之始遠眼中未見如此人癸丑捷南宮謁座主溧陽任先生謂予曰予之文在近日爲廣陵散矣爲嘉歎者久之而

辰擬南郊瑞雪賦孝感涂先生一見嗟賞目爲軼才館保送鴻詞科甲子列試差第一鄂相國西林謂予文蘊藉深遠迥出時輩此四先生者品騭各殊而叨國士之目一也生平知己三人少未聞道多汨溺於詞章迨與王君書臣交從事濂洛關閩之學戲言戲動必正色規之此直友也滇南傅君謹齋予同年生僦居近三載麗鴻之氣入我肺腑北游友也息園齊君博雅之士每與商榷經史窮源竟流若繩貫而珠組此多聞友也孔子所云益友不綦備矣乎生平所得士凡四人其一爲鹽城

樂寧侗字孩夫品端學邃力追古人今以明經老矣其一爲德寧朱仕琇字梅崖甲子科所取解元也其一爲南海茹敦和字三樵本浙人僑居粵東今成進士其一爲山陰周大樞字元木壬申北直鄉闈本房卷是皆沉冥幽默不求聞達之士而吾獨於語言文字外窺其本原識其底裏摳衣北面用以自豪然終不敢以門弟子之禮禮之者也昔人嘗言險厄中有鬼神予親歷之丁酉鄉試病卧號舍中聞有呼起起者再少頃嘯門至以薑湯迫予飲甫起而壁崩得免歷焉泊蘇州寶帶橋颶風

作艄纜絕昏黑中掀蕩十餘里得淤沙尼之止比曉閱視則上下亂石齒齒僅一隙可容舟粵東院署舊有祠祀鬼之無主者歲爲厲以文禱之跡遂滅過洞庭湖驚風拍天遥見波濤中二巨人遂水而行如飛既乃掠舟去此類聖賢所不道而事蹟彰顯如是天道恢恢亦可畏哉予素以迂拙自守與人交不爲谿刻斬絕之行亦不喜發人陰私有欺我者雖覺未嘗發露下逮臧獲悉御以寬見人不足恆矜憐之縱解推無多而意常有餘不善營殖亦不工會計凡器用價值之低昂米鹽出納之

多寡惟人指撝不屑屑綜核然財用竭則復來生平亦未嘗匱乏少學爲詩十二歲咏中秋月即爲大父所賞嗣官翰林與諸公訓倡無虛日在楚粵間題咏尤富始宗少陵繼辨香於玉局今則以陶韋爲歸宿矣所著詩二十卷古文八卷經解八卷史論十一卷雜記八卷俱已成帙近復手自料揀稍不愜即重加釐正歐陽子有言吾不畏先生畏後生耳正今日之謂也予所居宅即鶴來堂舊址大父所經營創建者析箸時分屬吾伯今歸予宅東隙地數畝向爲菜圃乙亥仲春斬荒流貲搆別

業九間須詹淨几其窗四闢中積古書數百卷插比鱗次坐臥其中足以娛老子姪數輩趨處課藝間亦陳說古今夜分不寐長孫十齡解行文爲條疏其義例幼小者牽饒衣裾分棗栗與之古云名教中有樂地誠哉是言老而視不加眊燈下能於紅箋上作細楷耳亦聰喁喁私語雖遠必聞齒僅脫其二餘皆牢固蟹螯菱角尚能自齧鬚有一莖兩莖白者拔之亦不復生腰脚甚健前登紫垣山捫蘿躡險不見苦勌賓客譽我皆云似四十以上人攬鏡自照無龍鍾態或者其亦非諛我也今年

七月值六十生辰見姪輩謀作梨園之戲或云當乞言竊串予笑謂之曰噫爾之所以祝我者未若我之自祝也昔大父八十有五神明不衰一時欽爲國瑞此于百中什一耳吾父捐舘舍時僅五十有二吾同懷兄弟七人或二十餘而卒或三十或四十餘而卒惟錫莊兄五十有八皆未有至六十者今獨予與嘯門兩人存而予得先周甲子緬懷往事致爲難矣況齊眉老妻矍鑠猶昔爾輩顯名科第不墜家聲孫枝騈聯繞膝予以康健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仰蒙

帝澤退歸鄉園坐半舫齋于于徐徐看花翫月但酌我大觥我樂已極何事枌榆子弟耶至親串壽言大半敷陳諮語其於我一生力學之勤秉性之儉居官之慎取友之端待物之誠邀福之厚未必能如自道者之親切有味也用是刪撮梗槩具述於斯以爲今日祝嘏之詞也可以爲他日作行傳作墓志之取資也亦無不可

做學坡日自道甘苦不用一幫貼語而德行文章事業皆於言外見之其段落起伏直是變化因心昔王弇州贊歸熙甫云千歲有公繼韓歐

陽斯文同此衡慕

戴燕貽曰散散叙去而提挈關鎖照應之法無不該其中有濶大處有細瑣處皆從史記得來

瑤宮仙史

樂宮譜

乾隆癸卯春金谿楊孝廉英甫為扶鸞之戲有女仙降壇署曰瑤宮仙史自叙爲宋祥符間人賁顧早逝游於閬風之苑獲遣上元夫人命居瑤珠宮掌玉女名籙云云爲詩詞操筆立就叜艷絕倫叩其生時事蹟終不肯言固請再三輒書曰嚝篆煙燈幌中隱隱有彈淚聲繼有黃素水者至亦女仙

也於仙史爲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雜書仙史閨中軼事數十條皆雋異可喜予從兄木盧手錄成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略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湘潭人年十七才艷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凭欄可接性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裙衩皆蘭繡之或畫爲冊卷花葉左右題句殆遍嘗謂人曰此花逸韻幽香自是我輩後身當倍加珍護毋令與衆芳伍也閨中置書數百函竟日靚粧焚香展對風日清美輒命畫舫遊蕩花菰中吟賞忘倦既恐有蹤跡者遂

於清夜易裝紫衣烏帽乘白雪駒侍女數十人皆綵衫短劍果騎從行於時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鏡水澄解佗月流素徙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聲振林樾鷗驚鷺翔與酬更投佩劍起舞歷亂頓挫與歌聲相應於是劍光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發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舟如蟻集觀亭外寂然無譁翌日爭傳以爲眞仙下臨皆莫知其爲太守女也久之從湖上得畫卷一旁有題句云夢東胡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花成雪腸斷碧油何處歸惆然神傷遂不復出每

簷隙雨垂簾落英飄砌對鏡自語泣下沾襟痕且勉强索筆自寫簪花小引旋即毀去更為仙裝倒執玉如意一柄侍兒旁立捧膽瓶插未開牡丹一枝凝視良久一慟而絕著有問花小稾四卷今無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征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採空紛迎帝子凝雲封處竹枝斜答黃素水云歸真猶許住蓬萊回首前塵亦可哀莫問問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成灰又有片雲同我墮明月向誰家春日媚楊柳野風香柰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得於吳君蘭雪

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書麻城獄　　袁　枚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嘐之。而未死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于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于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即拉當兒赴縣為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

氏先是楊氏為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斃大家目餘大男慮禍欲告官大閻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屍遂瘞楊氏復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殣其僮河灘淺為人爬掀地保請驗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偽認楊氏賄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三日湯往屍朽不可辨驗而置楊瑪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鬨于瑪拼開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

令也覬覦湯鈌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舡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琳宗舞文仵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鵲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燗起焦灼有声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禍衿逼如松吸呈如松瞀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斬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竟所視髑髏上髮々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

墓發露者以百數無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為一束李獻宗妻刺臂血染一袴一帬并其亡兒棺取腳指骨湊聚諸色目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詐屍皆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徙不復識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賕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乾隣嫗早起見李榮血燌燭奔同乾家方驚疑

同輩婢突至曰娘子來至斯遽産非嫗莫剔孳兒者嫗奮臂往兒頭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招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輩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屬其子詣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如此獄冤苦不得聞聞即白巡撫吳應棻吳命曰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為大患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抱楊氏稍緩或漏洩必遣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

不具也乃務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

天子召吳邁兩人具內用持簡戶部尚書史貽直

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任濫者、何事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轇轕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于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鄭醒愚曰歲壬子同鄉魏簡齋偕其親串湯蓋一忠自西粵來主余家遊其祖應求公令麻城以

傷徐訟事哉羅不測人知其冤莫詰何也旣而獄直好事者爲譜傳奇名一線天云因屬余爲文記之以告後來壬戌得子才集讀之則書麻城獄一篇與藎忠所述不爽毫髮遂焚余文蓋余之文或冀以麻城之事而傳得子才書之則好民之詐僞猾吏之譸張盡情畢露應求公以斯文而不朽矣文字攸關豈淺鮮哉

王王屋傳　　周亮工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卿後更名斥母李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李以房

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己友必入彀某公方分校春秋某方與瑞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為詭語首云儂觀天下事末復雜以戲劇事撤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為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瑞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婞急剛鯁會王孫市傑人公執詣獄行並杵諸王孫黨構之道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甘日分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擁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襁褓孤貧嫗杖鶉衣

泣。視力投金錢慍車贐之。且還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淸苦官哉。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為揮涕。下刑部獄。瀕死。頼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三十四。賫恚失志死。自預為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己。卽取以自銘。世其速之。公著詩二卷。文二卷。詩淸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為序而梓於秣陵。

鄭醒愚曰。廉潔峭厲。文知其人。

虞初續志卷十終

虞初續志

小嫏嬛山館重校刊

虞初續志卷十一

玉繩鄭澍若醒愚編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著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谿笛步間頻多韻事洎乎前明煙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為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上青山良可慨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艷詎江左流風于今未艾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

前明河房為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

鈔庫街街與貢院隔河遥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有本幫蘇幫揚幫之稱雖其中妍媸各別而紛芳羅綺嘹嚦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覔蕩志也

自利涉橋東爲釣魚巷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亦復絡繹不絕

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玉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頡

頃聞亦間有麗人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爲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別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于仲秋當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較端午尤盛）遊舫數百震盪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

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龍炫耀簾幕畢鈎倩粧倚欄聲光綺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盂尊斝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窗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眞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加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

淺斟低唱、作暖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排帘、食物具備、諸名姬。又家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于斯。一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槪土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爲己女。待客梳櫳。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傖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罄囊頓破也。一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數

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嫺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囀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薌澤如遊眾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爲式而彩裙廣袖兼效維揚

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屐而無後跟即古靸鞋遺製。蹬影下曳之以行亦復彳亍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縐以廣肩緣以錦緞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袜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以上紀雅遊）

秦淮名妹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蕖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盧瞳而頳唇。乍見者如一對璧

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尤姬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闤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斯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于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尙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于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　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

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尚秘之
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柴骨稱之。蓋細骨
輕軀。踐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留仙之裾也。鬢髮
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
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腰齲齒習氣。故文士樂
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耆宿也。遂初旣賦。寄興掃
眉。雅與姬善。蒼髯紅粉。嘗相對于銀鐙綠酒之間。
余于庚辛兩度抵寧。時一過從。淪名清談。目爲豔
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

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迴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爲業余聞之嘆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爲然

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樵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感樵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戚汙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鬲非心之所好即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弱

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鈎月漲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賃居洞神宮前馬姬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傖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佽助並糾同志爲小居于城北細柳巷巾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聞爲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飖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從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訛言索逋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棟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

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藍賦情特甚。爲誦家梟鄙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

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嘗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嫵旎也。

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嬌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遂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珙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

開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閒閣幽深修然絕俗有傖父某以白金四十陷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于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笥弟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强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

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沉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罌粟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董大眼光如醉於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寧眉月輕爽舉止大方巾幗具鬚眉之氣少時趁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櫳之爲歡匝月公子就官浙

東未半載卒于署僕從雲散宦橐蕭然旅櫬不得歸巫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于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三晝夜傾貲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為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丑歲狎客朱元宵為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貲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蕆言今秋過訪已于六月間從良矣問之鄰姬言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

往茲聞倡隨相得肇耕針耨稱嘉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爲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于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　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福年十一　日皙聰俊與妹鳳兒並工戲劇余于王氏水閣聽演壽親記洗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貳媒氏

言談字維揚郭某成婿未幾竟以誘掠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以蘇幇爲文揚幇爲武姬雖産于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揚幇魁楚時人戲以武狀元目之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匪熟郎未易得覯僕色余曾于辛夏邂逅河亭頎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温乎如瑩于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季子影生甚與善嘗爲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于媚得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

醉聞嬌喘聲猶媚暖熨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温柔只合喚仙卿皖桐光澂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戢署也　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幾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顴禪神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祕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榭綺窗錦幔不染纖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一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囂塵上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啓一點小于桃其趾雙翹瘦于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丰容工泥夜情味勝雛年者也秣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胥江別館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温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鶯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于呼不轉頭又云鶯春正滯邗江櫂悲秋始返金陵道出口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胭脂赤相對

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爲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棹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于姬而姱容修態堪與頡頏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囀飛鳥遏音母珍同掌珠後得佳子弟學之玉亦自矜聲價

不屑作詩酒人。雖給侍講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紈袴子昵之。一時獻諛者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覯其人沈默寡言。無輕桃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姬。既而生以失館旅居。饔飱不繼。姬招致之。日用皆取給于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于酒半忽抗聲謂生

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固思自立。須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欷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卽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妻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爲主者別售。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爲梨園領

袖姬于儔偶中年最晏。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妝。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晥桐光漱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踽步。砒眉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儁逸風流。妙解音得。同居數姬。埒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淮虛有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睞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三氣柔色靡[illegible]惟雙趺不甚纖妍常敀小刀鞋（俗名拖鞋）作忙促　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　由琴川轉徙金陵余于庚夏相晤于熊氏河是容貌亦白娟妍葛苦貧之不能自存陰以貲且為延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寧則彼屈麗都座客常偏矣錦袍雖在巳無戀戀故人之色余乞而詰之姬面發赬一座粲然　姬有妖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越妙合自然洵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大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姬不解誤以言爲鹽（吳音言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一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從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歷輔問幾點微麻天然嫵麗余同鄉邵子嶔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蕾含春觸手溫柔不待剝照銀燈驚誇瑞雪也

董二本郡董秃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豔名頗著余于庚

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纖趺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額微高娥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稠疊贈遺嘗于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爲期絲蘿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公子啟扉而入闃其無人詢之鄰嫗則姬于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半叅書空咄咄偵騎四出蹤緒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傾身玉立情致嬌憨婉

桐家蕚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于貲而蠢俗不韻者蕚秋力掙其誣謝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有云文君白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情癡矣乃蕚秋盡傾橐中金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蕚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慚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

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大官二官）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乳名妲官字琵琶蘇州人）方全（後改名班字如來江陰人）吳雙福（張大

義姣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曹鑑湖邵字升岩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娛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嘆弗如也（以上紀麗品）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不過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兩

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日糜千金眞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皆如石氏翾風退爲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爲市闤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迴光鷲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闃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尚有

秋水一泓則盡成平陸亦刼塵之小變也夫明初于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搢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宴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干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廛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開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澹粉亂棲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爲東風賒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卽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狹所製沈香牀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搥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錦澹夕照西沈酒舫喧闐與兢渡聲相間對岸為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他烟漾月暑窓彼樹清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始

消壓煩也。

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榭三間最爲軒翥，玉筋篆額尚懸楣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窗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浮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于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爲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

者則于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壘几爲臺陳設香菓喧闐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

河亭徙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于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即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呈絲逞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豗閒倚雲陽樓書掀簾憑眺爇香啜茗娓娓清言幾忘涼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姬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章臺陋習

聞之如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是也年來忽尙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背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白皆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愛郎珍惜只儂知難忘霞僊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姊傳語怪來遲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愛儂珍惜感儂癡最是霞僊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箇中苦意只卿知

同鄉沈子懋夫語余云長洲詹孝廉湘亭于今春

麗詩白門昵樂四養女碧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鉄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者甚故吳人謀歸吳以事詹恙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于虎阜再來亭之西隅邢昌司鐸沈賛漁爲譜金笑傳奇詹王兩君詩冊暨賛漁傳奇潔夫皆。余見之能誦其畧惜余後至未睹爲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蒻者與碧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茲已從良矣吁青溪不少名姝何四滌絃家獨多佳話耶

有賣花馮媪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最

十餘而寡日于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一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檻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蹤白下值歲除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生負氣出曰進退無所躑躅于利涉橋上將爲抱石之謀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頹喪過異平時疑而詰問生潸圀闇詞色開轉似慍嫗饒舌者嫗益駭惑强攬其袪以歸妡詢多時始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哉

雖貧猶能爲力拼供餬寓房膳者予余即當代爲措備否少移寓婺居度此殘歲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請鄰居告以故携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即爲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頓之所食用皆仰給于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嘉肴名菓必先奉生予及媳咸服事唯謹嗣生妻物故予以吾父求寧嫗知生無以爲家復百計張羅爲其予納婦即于鄰左賃屋以居生父予幾忘振人之因焉後年餘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摯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饔飱淮陰一飯之酬

尚將俟諸異日也同時有潘嫗者亦蘇人弟三咸習梨園伯仲居河房在文德橋西季則家于白塔巷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爲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榭歸出門數武見有儒衣冠者投繯于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舁歸河亭詢其姓氏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僑寓壽聖菴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自經嫗聞之矣曰負欠不過百餘金齷齪守錢奴何偪人太甚耶立傾橐出金償西客且送

生歸寓歡慰貞盤旼歲後復不能偁遺已而生就館兩江依依惜別姬誓不望報敦促啟行迄今音問不絕如親串焉二事皆得之雲間袁于繼香庵述余于二姬猶及見之一賣花一篆妓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爲窮途生色孰謂若輩中無人物耶爰採入軼事以傳之且以風彼鬚眉鑽研錢孔曾二姬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美不勝錄近時吾邵徐雨亭先生溥著有竹枝詞十首質而弗俚逸而不纖亦足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

也詞云何處春光景倍佳烟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費千金賞博得青樓一鳳鞋紅粉結隊鬭鉛華高髻盤雲墮髻鴉相與踏青聯袂去舊王府裏看桃花綠鷁飛鳬取次過遊船如織疾于梭翠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黯影多繡羅鴛鴦戲綵毬腰肢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茶䕷開罷綻紅榴底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浴罷換新妝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妥娘梨園樂部夜相邀活現風情未易描留得懷寧餘

出宿春鐙燕子譜笙簫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邊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緊酒船水調伊梁動客愁渡頭桃葉尙名樓畫船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雲鬢風鬟插紫蘭香羅細葛怯輕寒中秋踏月嬌嬈甚慣會逢橋打瓦盤相傳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詩與機聲相和所鏞客遊十中又有秦淮即事詩云漫擬瓊枝話六朝輕烟澹粉已沈銷蝶香人去遺歌扇挑葉春歸冷烟肅別院空傳鶯語徹落花猶襯馬蹄驕長提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綰畫橈淸麗芊綿不亞

新城綺製也以志數事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兩載高平足不履歷市每吟微之曾經滄海除卻巫山之句眞覺取次植叢懶迴頭矣丁未暮冬瀨川明府攝篆維揚相偕至止揚因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往事諛人紅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欷歔其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亢家花園自園北至水閘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飲追

次年丙月五花天變態情海生波出其門闌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借城北校書飄然遐舉焉客窓枯坐聊爲記敘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琬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于辰秋曾相識于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琬字曰媼來于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曳雪韻花嫣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沉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幽巷中閉門幽深非素

心八未吁。毋問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栽花之仙吏為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傖父使酒罵座意將逮辱嫺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鬟束雙彎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饑不待呐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明于新月澹于雲之句嫺來頗解賞音覓余書于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逮訟倉猝間借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　玉奴亦江

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redacted]不愧溫如
之自善飲酒[redacted]曲亦清[redacted]
王[redacted]州人年十八與兄[redacted]一時
客[redacted]瓏將赴某鈑公招華
[redacted]服忽忽就道問日載造其廬適因清謡午睡
初起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
始嘆清水芙蓉妙在絕去彫飾耳于時試君之餘
繼以歡讌余于[redacted]醉逸其輕歌瓏力疾爲度十二
紅一曲雙蛾微斂横波流光一串珠喉婉轉如鸝
音入耳聞[redacted]影令人眞箇銷魂也夏五初旬聞

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雖夙濡費實宜家矣詢伊長姨愛奴乃知瓏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識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紛華如敝屣焉噫黑風孽海飄泊多矣瓏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

愛奴蘇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爲房老色猶未衰舉止溫和長于應對都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妻也初大婦三汴子過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于翠始善

覩之余于去春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搏粉為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盥匜因格于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王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于王亦以脂粉為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無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為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為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先是

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爲妾丞素漁于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舉百許辭之律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病金陵丞又極子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肄云莫天福夫婦方以訟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悲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杏浦館于安宜問遺不絕嘗寓書于余暨潘于例香就近保護之妍香與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漁有情癡君以歲時目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于閏喪遽

賦玉樓鶯盟未諧鶼飛何亟吾爲杏浦傷并爲緣鷄痛矣附綠研香詩誌人琴之悼且以詒好事者詩云靑娥原是謫仙人幻色空花熱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珠一粒委泥律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黍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女兒箱琅玕一片總淩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鬧此君無節不玲瓏妬花風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廡下孤桐廚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顚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覓同去月上靑

樓影共還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鴟夷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拈裏暗相思西風日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情萬縷揔教人不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胥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願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爲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闋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豪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

歎粧亭亭玉立與絲鈎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尋芳而輕薄萬年愜心者少今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丁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夢暇即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予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為之惆悵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訪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拗花人也未幾聞絲鈎為訟累銀益嘆此

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于四月林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苐開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于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貴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乎章則銀尚于此少商量矣偶與心儀論及之心儀又為之悶悶者累日

福兒年十五丰姿韶合銀賞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為王三壺養媳虐于其姑驅事章臺非本志也歲熱自守楚要猶虛余友潘子研香亟稱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粧梳

體無華飾而笑彎秋月羞暈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挑菜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于長春嶺之西榭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廋苻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郎于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慵髻低鬟顰蛾斂黛湘裙微蹴蓮鉤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眾裏勝常道罷生姿處一眴凝眸金尊奉鶯啼嚦嚦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南橫月上雲稠況黑罡風裏摧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予是傷春杜牧端的為花憂余亦曰古

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推雲膩香泥淺印雙鈎祇個索笑相識尙含羞攜手落梅風外盈盈酒併入明昨嬌無那霞杯怕賭小酌閒歌喉舊遊曾記聽橋頭柳暗渡日花稠怎徹婆蓬巷越樣風流恰遇潘郎倩潤閒拾罷心醉溫柔還試開相思此後何處采忘憂對酒高歌慷當以慨慶爲嗚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爲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爲慶兒幸也

余昔往來邗上停橈每無多日一時名姝如林巧兒金瑞芳等皆未謀面今洄游既數寓目遂多雖

空冀北之群何蔣藍田之屑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熱而幽清獨抱芳心豔影寧致一例沈功因復附書數人亦雪泥之纖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籍甚聲名甲于北里向爲鹺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貺予大婦仍返邦溝雖給侍讌遊不復握雲攜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于今春相識已逾季隗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脩然絕俗落落大方當爲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污顏即粗服亂頭丰韻殊絕至于足

翹細笋腰折迴風尤覺顛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友倩薌主人夙與之善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相交繾綣一往而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眞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致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詞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塲推爲獨步其母素有瘋疾或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鎭人年二十餘豔名甚著幾

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毎于城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睩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其頎之狀病于雙趺未免苗條太甚也

閒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善有鍥臂盟後閔以遊蕩不覊姬延之至家寢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覺逐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脂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如蘇轉徙維揚時鄉人亦名高三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頎身玉立慧限波流見者

罔不色授魂與且善何人言必中肯問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豔名相埒今竝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有聲于時不至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驚城北既浮家吳會姬亦戢影邗溝毋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虞初續志卷十一終

玉遲鄭澍若醒愚編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

新安給諫王葑亭先生友亮詠秦淮七古云江表王氣日鬱葱黃旗紫蓋天所鍾楚王埋金壓不得癡絕更聞秦祖龍捎衣三千鑿淮水衣帶縈紆百餘里雄圖未闕紫髯公大統先歸赤帝子從此東南運始昌相承五姓作金湯烏衣瑞兆曾占郭朱謹嘉名更立航紛紛割據都如夢禁得春潮幾回送尚留風月此中偏畫舫湘簾簫鼓鬨按秦淮水

源出句容華山秦始皇用望氣者言鑿方山斷長壟以泄王氣自通濟門入郡城

玉墀先生題羅兩峯板橋遺跡圖云談鬼羅家鬼趣圖去尋舊院影模糊蘆根瑟瑟如人語中有鶯鶯燕燕無綠蕪一片衆香埋半沒橋身半沒街艷跡但遺殘砌在也曾親近玉人鞋此怕娑娑似舊人盤桓幾度可憐春祇緣生長烟花裏猶作亭亭倩女身首番遊稍已愴然又對風斜雨細天畫最淒凉天最慘看君筆上起蒼煙其繪圖之日倘有綠蕪殘壁今皆無存詢之耆舊在廻光鷲峯寺之

問蔓草荒烟何從考據徒增感慨耳

郭頻伽麐中秋日細娘招集秦淮水榭七律云當筵索賦定情詩金縷鞋孤紙手持正是秋風多病月最難人月並圓時瓊樓玉宇寒如此翠被香衾或未知勝事秦淮應說徧一宵清坐共楊枝院中之細娘不　未知誰氏詩以存人可也又秦淮席上和叔溫原韻云柔情如酒酒如川小坐真成小比肩羅綺前頭須福命功名到手要華年山偷眉黛從人畫天借燈光補月圓好向客中同作達青衫紅粉定誰賢

素琴張大娘養女居丁官營口閣中七絕四首失作者名姓僅憶其一云膦風殘月閒來清怪我當筵酒自傾聽到歌喉珠樣囀一時愁煞好啼鶯

雙湖太守禁妓簡齋太守以詩解之趙雲松觀察翼戲題五絕句云登車紅袖滿啼痕訴老爲招已斷魂十四樓高功保障半康護法好沙門八十衰翁已白紛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槍無敵肯救人間娘子軍南部煙花手護持君房下筆妙言辭女閭援到齊桓例真是貪他夜合貲巧爲蛾眉作主張一言感煞衆紅粧卯君九十開筵日定有

湘蘭百妓傷多少妖姬又治容家家虔炷瓣香濃青樓占得長生位也抵先儒祀瞽宗

銅陵明經王保厚心畢自號蓬萊小吏性倜儻天資豪邁丁卯冬宴集張氏水閣賞紅白盆梅即贈座中二姬云寒風料峭日初斜滿樹蓓蕾欲放花一種風情誰得似紅兒家近雪兒家

雲南段皆山所青溪七律云秦淮煙水接青溪一片香風隔岸吹花艷畫樓簾不捲柳穿酒舫扇相窺湘蘭舊宅鄰桃葉玉樹新聲變竹枝渡口往來船不斷有人深拜小姑祠

華亭金棟贈金心娥校書二律云金屋棲遲記昔時阿嬌未貯渺相思重來舊館如巢燕曾見名花想折枝月榭風廊卿倚醉釵光鬟影我成痴劫憐嗔笑含愁處不許郎裁贈別詩欵步簾前不厭頻彈碁淪落鎮相親幾時暮雨逢神女一夜秋風動旅人衣上淚痕燈下落鬢邊花影鏡中新慳囊愧乏瓊瑤贈手界烏絲紙原因余於廚間得晤心娥知如春靄淡若秋英果非庸脂俗粉也

華亭給諫詠桃葉渡云湘簾低亞秦淮緣月照玲瓏人似玉風流不冒後庭花白髮儂家桃葉曲憶

肯橫波兩槳飛載將紅袖向烏衣艇隨渡口潮痕
落人伴堂前燕子歸新粧理罷春衫滿花與腰肢
同綽約歌成團扇不勝愁苦憶江頭波浪惡過眼
娉婷似夢中碧天望斷彩雲空猶餘幻影臨流水
一樹天斜笑晚風

秦澗泉秦淮絕句云金粉飄零野草新女墻月夜
枕寒津興亡莫漫悲前事淮水而今尚姓秦
董近溪過湘蘭故宅云石城東畔石橋斜徐國園
荒有落花一代煙消歌舞歇傍門不及舊兒家
馬栩村士圖秦淮雅集七律云東風吹綠白門潮

六代鶯花春正饒勝地喜逢佳日集名流爭赴羨人招鳥欄圍月波心舫紅板橫煙柳外橋新起歌樓高百尺珠簾不捲聽吹簫

淩芝泉秦淮春漲歌云春煙黯淡春雲駛二月江南雨聲裏萬里潮通一夜風秦淮新漲騰騰起新漲秦淮日漸高百花開處濺銀濤青溪渡口才三尺紅板橋頭又半篙橋頭渡口天搖碧斷岸沉沙香無迹浪影初侵撒網灘波痕已沒浣衣石風漪日影漾參差潮漸增多春漸遲楊柳綠拖桃葉渡杏花紅泛小姑祠此時水闊春光淺此日玉人眉

魚展曲岸紅窗扇扇開扃簾銀蒜層層捲幔開簾捲悄無聲祇覺洞于佗有情誰家繡閤重能餅何處珠樓秦鳳笙繡幙珠樓春晝長水聲笙韻兩悠湯粉脂潑處流成錦花將飛將浪帶香暮汐晨潮春事過掠波小燕還相賀可知人是鏡中身始信船真天上坐處處樓臺倒影明鴨頭綠皺縠紋輕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欄干日日生芝之泉名胥江亭人著有鳳巢山房詩集予見此詩於曹鳳珍校書家周蓮亭隸書詩字俱佳每爲嘆賞

泰州團椒撒維墉白門絶句云夜夜秦淮夜夜簫

鱸魚時節長秋湖曾經丁字簾前坐細雨青燈話六朝周雪客詩云三弦撥動梁州調故老聽來盡白頭曹偉謨詩云輕輕斷送南朝事一曲春燈燕子箋悲涼感慨大雅遺音

姜兆蘭秦淮春曉云隔簾燈燼月低欄似水韶光欲駐難雙槳烟波潮落早六朝春夢鳥啼闌王孫車馬芳塵遠蕩婦琵琶夜月寒十里花飛流不盡青衫有淚幾時乾姜君青陽人著有春庭詩草

陳巧齡家居城北近邇文德橋下座無雜客庭有苔痕辮袖垂髫嫣然媚麗購藏卜敏墨蘭一幅斂

爲玉京妹此卷書於崇禎癸未中秋後一日年十四五時也巧齡珍愛時常展玩殆氣類相感歟彭甘亭居士原題三絕句云粉印螺香一尺綃棗花簾下想垂髫如何便解蠶修怨不寫東風豆蔻梢關心向姊說桃根曾着黃絁入道門似替伊人寫秋照藕絲冠底澹眉痕舊院風流話水天青溪紈素半飛煙亭亭一朶秋花影尚在恒河浩劫前沈吉坪於庚辰夏午招邀王朝霞張寶林紀昭林胡蓮漪宴集王氏水閣醉後題壁一律云垂楊牆外繫蘭橈長夏秦淮暑易消花氣半窗人語細歎

聲一片洒兵驕華燈照水疑星隕香篆隨風若霧
飄最愛曲欄紅影裏當頭明月隔簾簾
閨秀詩少有咏秦淮之作近見碧梧夫人咏媚香
樓七古云春淮烟月板橋春宿粉幾脂賸水殘粱
黛紅裙鏡粧裏垂楊勾惹看花人香君生長猶無
雙新築紅樓號媚香春影亂晴花弄月風簾開處
燕歸梁盈盈十五春無主阿母偏憐小兒女弄玉
雖居引鳳臺簫郎未遇吹簫侶公子侯生求燕好
輸金欲買紅兒笑桃花春水引漁人門前槳仕遊
仙棹奄黨纖兒想綢交纏頭故遣孩章招邪知濟

千含蕊拒更比東林結社高樓中剛耀雙星色無
余風波生頃刻易服悲離阿軟行重房難把壺卿
匿天涯從此別情濃錦字書憑若個通桐樹已曾
棲彩鳳繡幃金背放遊蜂因愁久已拋歌扇教巧
忽報君王選蛾眉擁髻下粧樓從今風月憑誰管
枯枝舊譜鳴當訴那由新翻燕子箋總爲聖情憐
醜蜆桃花宮扇賜簾前天子不知征戰苦風前且
擊催花鼓阿監曾傳鐵鎖開美人猶在瓊臺舞銀
箭聲殘火尚溫君王匹馬出都門西陵空自宮人
泣南內誰招帝子魂最是秦淮古渡頭傷心無復

娟香樓可憐一片青溪水猶向門前嗚咽流周月溪邀笛步七律云步名邀笛漲春潮有客今來聽玉簫波裏月搖雙槳活樓臺人占百花嬌黃穿紫燕新楊柳紅賸青山舊板橋昔日桓伊今不見空留佳話重南朝又桃葉渡詩云渡頭此夕更晴闌滿耳笙歌不夜天青雀舫攢桃葉渡紅兒詞唱柳枝田煙花勝地原堪賞風月良宵更可憐嫉逸少兒孫不善眞人難遇是良緣奚蓮紅校書名翠娘居釣魚巷壁間絕句云絲管聲中欲暮天闌橈爭水正喧闐錄常一樣江城月

看到秦淮分外圓彭湘南秦淮口占云秦淮河畔亂沙汀芳草瑰生六代青齊去雨中人不惜杜鵑啼與落花聽李載淥秦淮夜泊云輕搖畫槳泛清波十二紅樓帶醉過縹緲香風簾半捲玉簫聲裏月明多陸調毓校書立秋前一日送汪雪峯歸里七律云勸歸常似鳥啁啾一唱驪歌反淚流怕問前期搖白首何堪後夜即清秋幾年歌管樓臺各一久風瀟舳艫舟欲望征帆惟須刻江干不敢暫回頭江雯亭於秀英席上送李葯園于役京江云衰柳

紅欄一片秋。迴廊曲折徑通幽。美人愛客連宵至。樺燭同君永夜遊。酒酣悲歌頻撫劍。霜林蕭颯欲披裘。明朝燕子磯邊水。又送輕帆過潤州。

金陵夜市搆挑扇一柄。畫竹數竿。空翠欲滴。題云。幽篠千竿綠幾重。輕煙淡雨更空濛。侍兒慣會猜閒事。問是情濃是竹濃。末署秦淮女子楚湘法管夫人筆意。册題余遍訪楚湘。無知者。不勝悵怏。

汪立齋懋才秦淮口占云。晚風楊柳碧湖平。打槳秦淮自在行。舊雨多疏涼月冷。朝雲都散楚魂消。任添紅友錦觴傾。怕占青樓薄倖名。人老漸加僧

人定非關鶯燕太無情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余讀此詩每爲酸鼻若某集中贈妓詩云憑君莫拭相思淚留着明朝更送人此煞風景語也近見楊月娟校書送別云休將別淚共沾巾歌舞叢中老大身千樹桃花同薄命一年風景少長春懸知孤寂憑誰問但說相思莫當眞紅葉半江秋色好未應愁絕是征人此詩愈曠達愈覺悽惋門外漢未易語此荷秋氣爽與高綺樓偶過吳小素楊玉香家拈其壁間佳句學簡齋太史語綺樓曰不知夢裏因何

事一笑嫣然眼倦開此不知得妙晝橈停午知何處多在垂楊柳影中此知得妙夢回枕上聞餘澤知是花香是粉香此似知非知得妙

豫章楊亦山巒題余青溪風雨錄云珠玉隨風欬唾新柳枝桃葉倍精神生花筆寫如花貌並占千秋不讓人呼之欲出畫蛾眉露浣薔薇讀艷詞誰識前身紅豆子江南處處種相思夢到秦淮最易醒三生舊恨苦飄零一池水皺干卿甚眉影釵光記得清綺語年來欲自刪琵琶聲裏淚痕乾懶雲又逐秋風動續罷香奩入社難

柳如是本事澹心板橋雜記極爲詳備近見甌北集中題柳如是小像足稱河東君知己其詩云女假男粧訪名士絳雲樓下一言契美人肯嫁六十翁雖不鬚眉亦奇氣妾膚雪白鬢雲烏伴郎白鬢烏肌膚肯同搽粉稱虞候井陑持門勝丈夫扁舟同過京口泊桴鼓金山事如昨何代青樓無偉人可惜儂家貨主惡早聞謙叟爲降箋不遣朱游和壽藥妾勸郎死郎不應妾爲郎死可自憑階公偏享期頤壽毛惜終高節俠稱三尺青絲畢命處尚悲不死在金陵畫圖今藏東厰面果然絕代紅粧

艷誰知膩粉冡脂中別有愛民心一片君不見同
時卞玉京心許鹿樵事未成旋識貴人爲棄婦流
離合淚盡蘭英又不見顧眉生榮華曾擅橫波名
當其夫婦從賊日捧泥塗面逃出城一樣平康好
姿首青青終讓章臺柳

辛未七月大府有驅逐之令院中諸姬雲散風流
張素琴書林葦掛帆遠去李雨亭寄懷二絕句云
苦怨鷓鴣命不齊臨風難覓一枝棲此行好龍門
前柳眷燕歸來路不迷一帆輕逐曉風行楓葉蕭
蕭送遠旌莫怪司勳真薄倖陽關怕聽斷腸聲

又贈張壽林二絕句云雲鬟霧鬢態嫣然對影開奩轉自憐命薄如花春不管風光容易損流年偷解瑤環意若何賺郎來覓好重過邀心紅豆同函褁誰識相思甚更多

袁簡齋太史集中多有秦淮之作予愛其與郭鳳池侍講秦淮詠舊四律茲錄其二首云高頭新月隆纖纖十二年來吏隱兼人似孤鴻雲聚散詩如老將律精嚴黃梅雨久秦淮潤紅藕花深畫舫添科得憑欄定含睇六朝春在水精簾欲繪鸞膠帶雨聽風驂小住玉洞亭家家短笛橫窗過日日長

眉隔水青深夜花明燈照影彫欄酒罷月當庭髮
春我有藍橋路且飲瓊漿再乞靈
望江魯雁門題馬湘蘭墓云蘋飄難禁往來風未
肯輸懷向狡童畫到蘭心留素素死依僧院示空
空知音卓女情緣切薄倖王郎信未終一點憐才
眞意在青青竹節夕陽中絶世英雄寄女粧荆家
曾說十三娘年來交士動相擠始識伊人不可忘
零露似熏濃荳蔻百花想見繡衣裳平生除拜要
離緣到此才焚一瓣香相傳江寧南城外瑞相院
後叢竹中爲馬湘蘭墓嚴冬友侍讀又以爲新安

貞女某氏之塚陳楚畹作詩以証其孫是耶非耶吾安能起塚中人而問之

府東廊有寄賣馬湘蘭畫冊並自題墨蘭云何處風來氣似蘭簾前小立耐春寒囊空難向街頭買自寫幽香紙上看偶然拈筆寫幽姿付與何人解護持一到移根須自惜出山難比在山時又斷崖倒垂蘭云絕壁懸崖噴異香垂便空谿路人忙若非位置高千仞難免朱門伴晚粧又一葉蘭云一葉幽蘭一箭花孤單誰惜在天涯自從爲人銀箋裏不怕風寒雨又斜四詩皆有寄托或云湘蘭不

能詩。嶷好事者所爲。予錄其詩而還其畫。优雲椒侍郎秦淮五日云。菖蒲綠映石榴紅。鬭盎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粧閣裏。遠山多在畫屏中。欄干影裏瀟疏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風衣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荷風颭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家水閣上燈初。棚陰檻外泊船頭。都向樽前聽短謳。剗到中流清景好。蔣王山上月如鉤。

陸昭霞與鶴香長於象棋。對局淸酌。曾不知參橫月落。余與頎金臺伍紫琪偶過其室。見其對弈不

休態有餘妍。金臺爲賦七律云。滿欄花氣夜逾清。雙美簾前倚一枰。兩陣並圓如對壘。單騎直入不俱生。黛眉橫處饒奇計。玉手停時遲甲兵。局罷相看齊拊掌。侍兒都唱凱歌聲。紫瑛步韻云。坐背玉潔與冰清。客至歡迎不斂枰。背水眾軍疑險絶。憑城一將又逢生。欲擒虎子思投穴。解事貍奴勸罷兵。未許旁觀忝勝負。漏聲聽罷更雞聲。與松亭秦淮夜泊云。難遣秋宵遠別情。半堤柳影半河星。誰家倚檻橫吹笛。盡訴鄉愁與客聽。

余與程達人屢訪陸綺琴不遇。復於七月十四夜

過其室與訂隔夕重來蓬人題其壁云幾度來游一晤難相期三五共盤桓姮娥未許輕相見要待冰輪滿處看

高寶樹題吳馥林校書小照云雲鬟霧鬢劇堪憐小到鶯花十九年位置恰宜清淨地閉門調鶴想當然

通州某秀才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爲某秀才死也吾思嫁某自念門戶衰微事必不就今雖死爲兒致此意則目瞑矣其父告某某往視而氣已絶戊午鄉試遇女

予於淮清橋宛然如生入闈夜臥夢簾前爐沸驚醒起視見女子親爲執役笑而無語試畢題七律於秦淮旅寓云勞勞水驛又山程橋畔相逢帶笑迎路遠尚然同跋涉情深原不隔幽明風清棘院魂都冷爐沸油簾夢頓驚自揣唱隨誰得似三條燭下話三生是科某領鄉薦爲設位以祭之

商寶意先生於龍潭旅壁見秦淮偶興四絶後書桂棠二字逢人輙誦終不知爲誰題其詩云淡黃楊柳曉啼鴉絲雨溫香濕落花應有鯽魚吹雪上水邊亭子正琵琶水榭湘簾特地清朝煙上與曲

欄平舊時紅豆拋殘處只恐風吹予又生籬門過雨絲煙鋪檀板金樽俗有無小艇已將煙月去人閒空說女兒湖鱗鱗碧瓦照春來背井背聲鳥語哀第一林泉雖省得數枝猶發舊宮槐

陸若玉校書性耽幽寂春蘭秋菊手自栽培尤善養水仙花開特盛余見其壁間有雲林卅六峯樵叟賞水仙詩蓋丙子丁丑戊寅所作其丙子四律云翠袖黃冠冷艷奢美人名士讓清華檀心未敢沾膏露玉佩遥看出絳紗夜月簾櫳微有影東風回馭即辭家憐卿相伴無多日淨几雕欄養嫩芽

夜波羅襪了無塵占盡江南別樣春淡泊自甘風骨秀鉛華不辜玉容眞冰綃一桁圍姑射雲水千鄉伴洛神冷趣幽香誰共賞年年繡閣度芳辰夢入瑤池雅淡梳妝姿合坐水晶床似沾月姊三分白肯遜梅兄一段香金盞不堪承玉液銀臺猶自怯元霜蝦鬚八尺留芳久癡蝶狂蜂未許忤白璧黃琮細碾成非神迴異晉人情不因春困嬌無力為學詩狂瘦有情檻外數爾懷舊恨窗前挹日解朝酲曇華一現還歸去嬾伴塵緣過一生丁丑四徒云捲鬢奇香逐曉風鋪堂人到覓仙蹤年年瘦

骨蕉衫重夜夜温情杏帳濃一白清芬初照眼何
來塵俗更沽貿商量詩句經年後閒苑歸來許再
逢一歲花開一度妍妙明水淺靜娟娟錦帷深閉
緊霜夜玉鬟低亞暮雨天含笑人簾呼小玉多情
解語認非煙山礬未許稱難弟豪放温柔各適然
憨倚幽窗興欲狂輕盈體態試新粧何當金盞銀
臺宴更爇龍涎鳳腦香相伴琴樽都靜雅撲來眉
字自清揚無言有恨緣何事天女維摩休散場逢
君逆旅眼偏明怕唱驪歌淚濕纓風信催教香漸
淡揚烘和得雖戒如聞玉佩迫看影爲解春愁

晴聯情記得蕊珠宮裏付出山還想在山情戊寅四律云浴蒲精神迥不同詞人長伴一春中止緣花亦憐狂客豈爲詩能奪化工睹室香飄疑解佩隔簾影動怯迴風錦屏翠袖和煙冷一片檀心靜裏逼豈緣珍重怕追歡脈脈哀情欲訴難最日芳心含未吐我人青眼早來看環把未許窺璇室燕瘦分明倚畫欄碧玉孤高空自惜清泉照影不勝寒驚春水姿細細開香遺韓壽本憐才引將月影烘嬌面逼出風情破玉腮淡掃蛾眉朝紫禁濃熏豆蔻立瑤臺主人愛讀群芳譜惜煖禁寒手自裁

不依籬落愛華堂。盆薦瓶栖結契長。西子浣時原近水。太真浴罷自生香。霜侵鴉背來何暮。雨濕鶯聲去莫忙。銀燭畫堂今夜客。美人芳草鎖柔腸。

又晚菘齋主人水月軒賞水仙詩云。珊珊環珮下瑤臺。玉質金相費剪裁。南國夜寒同錦帳。東皇日暖孕珠胎。果然近水花先發。不怕偷香客又來。自界烏絲同作賦。宓妃獨愛魏王才。

尤西堂泛舟秦淮感舊云。一篙春水綠平橋。蘭艇相將逐暮潮。洞畔柳枝新繫馬。渡頭桃葉舊吹簫。六朝金粉愁煙沒。二月鶯花苦雨銷。凴杖酒樽能

送客未容問答老漁樵又臨江仙詞云十四樓前歌舞地珠簾畫障神仙月明花底弄紅弦無雙桃葉曲最小莫愁年戰鼓催殘金粉盡空箏墜扇遺鈿香銷南國憶嬋娟東風芳草綠裙帶我猶憐

江曙亭雨後招吳玉香校書小集月波榭云秋霖夕霽暝煙催新試輕羅稱體裁簾外燕拖殘雨入意中人愛晚涼來凭欄雪藕停紈扇隔座春葱送酒杯六尺桃笙清似水今宵好夢近宮槐

儀徵張曰恒題江令宅云南都多舊第江令最知名長板雙橋合青溪一水迎仙臺迴騎杳高樹兔

鴉鳴悵望城東路年年春草生

秋日過馮企鼎粧次適値病起亂頭粗服手韻獨佳壁間周可中絕句云身如梧葉怕經秋淸恙閒愁雨未瘳嬌道冷風禁不得湘簾催下好梳頭

黃竹山房題秦淮酒樓云青溪小住一春勞帘影低垂綠樹高廿四風催花爛熳十千酒醉客粗豪銀屏紅燭歌金縷錦帳烏雲墮玉搔贏得詩成題憶昔烏絲界就急揮毫

李佩雲校書粧次懸子野自書千秋歲引云小巷淸砧簷前鐵馬併入簾櫳助蕭索哀鳴雁說遼陽

事。驚棲鵲話黃姑約夢回時酒醒了燈花落一半是他將意縛一半是儂將情薄總是濕衾鄉路惡當初想到而今好而今悔不當初真十年心十年事銷磨却拔于野天啟時人其詞其字越二百餘年爲佩蘘得之亦有夙因耶于野有懷名妓王修薇一関佩蘘或其後身乎

李嘯村蔥青泖口占云粉墻紅掃落花塵一帶樓臺樹影昏雨細風斜簾未捲縱無人在亦消魂

倚鷹巢定志工詩著有竹香樓稿丙寅六月許香巖太史招集西樓時夏蘭敷花因作西樓篇云崔

巍石頭城澹蕩秦淮水淮水繞城流西樓矗雲起不厭野人過終日清樽醲繖歌遏白雲華月出高梓誰操清冷音猗蘭殊不以按西樓即西樓記中穆素徽所居之舊址也香嚴太史葺其地而新之樓俯秦淮清流照影十載寓公遊屐頗盛今許公已歸道山樓臺易主殊深今昔之感

秋聲在樹黃葉敲門寓齋殊覺岑寂適李懶仙枉過詢其近狀因述中秋前夜偶過高秀英水閣見其獨坐無聊情多悒怏歸途口古七律云坐對清秋獨倚欄當頭涼月小於丸恰逢薄醉愁如訴更

爰微蟾秀可餐夜靜迎風聽葉落堂空對影抱箏
彈花香茗椀消殘夢暗解羅襦帶又寬
稃棲碧同談念堂與月携諸公青溪野飲云橋畔
一帘動相招酒伴過人同詩思淡秋在夕陽多江
分前朝宅桓郎何處歌莫忘今夜月曾照醉顏酡
馬捌村秦淮詩云南國繁華地西流歌舞場千秋
聚佳麗幾度閱興亡時前催新漲游人買書航六
橋排雁齒九曲觸羊腸掩映珠簾捲參差蘭槳忙
浪花晴噴雪粉陣畫飛香濂笛與童秀徵歌甚客
狂白頭多逆旅弱冠半膏粱櫻樹千家麗燁花十

里長鍾山嵐影紫泮水夕陽黃比戶筵初設連艢燈盡張星槎橫燦爛火樹發耀熿酒氣疑騰霧波聲訝沸湯直如居不夜何異泛銀潢煩惱歸何處温柔老是鄉多情皆杜牧絕色總秋娘腰細勝垂柳喉嬌賽鼓簧瓊簫音斷續金縷曲低昂鴻雁原知別鴛鴦豈論行惕州春夢醒巫峽覔山君渡口尋桃葉祠邊拜女郎醉歸逢滯日感舊袂生涼王氣黃金盡嬌歌玉樹荒年年憐後主世世笑秦皇

懷遠許叔翹秦淮雜詩云壁月沈沈玉樹枯吳娘曾此斲明珠文章祇續鶯花命天限三年嫁小姑

丁字簾西舞水亭玉兒低首懺雙星何嘗解脫玲瓏骨遂首然香夜誦經（謂謝吟秋）零落旗亭謝小鬟去年相遇在邯鄲（爲金寶）琵琶一曲江州淚月缺珠沉好夢難詩人老去尙鶯鶯張籍秋風少宦情（指鑫秋）南屋又蘭（馬又蘭居白塔巷）東小玉（謝小玉住下冶塘）批紅抹自拜門生挨詩中所謂吟秋又蘭者名重一時今皆退爲房老若金寶小玉杳不知其所之矣美人名士同茲浩歎此司馬青衫所由濕也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富貴而娶之鮮不挾富貴而輕其夫傲其舅姑者養成

嬌妬患有極乎寻思富貴之女尚不宜娶近乃有購院中姬爲遊室者其流弊可勝言乎劉葛莊句云閒花止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香又郭止齋贈友人娶妾詩云照眼瓊英似好看殷勤移種入雕欄幾曾削棘成連理錯認忘憂是合歡國色天香雖共賞土階茅茨可相安誰人解得逋仙趣抱着梅花耐歲寒玩其語意可以醒世矣

汀成齋志和春日尋楊香輪舊宅云愁來不解酒腸覔看到鶯花興又闌屐齒苔青沾宿雨裙腰草綠帶春寒吟殘舊句懷人苦尋遍遺蹤欲見難訖

得綠窗紅影裏巧啼惜瘦勸加餐。院中雛姬非親養者約束甚嚴選曲教歌無虛日。惟張曉蘭其假母鍾愛特甚任其嬌癡常於春閨邀同輩年相若者角技余與荊瘦桐過其室見其色藝俱佳調笑無忌亦一時韻事瘦桐爲賦詩云

一春難得暢幽懷爲愛風光綺席排鸚鵡篆濃浮睡鴨鳳頭苔破印弓鞋花因客妒香全吐月愛歌清影上階問道廣寒人罕到霓裳今夜近清淮

曉蘭十歲時即爲雲林山人所賞代選輕舫邀遊何上山人別倚危欄看其蕩舟來往併記二絶云

星眸慵展趁朝涼不慣晨興懶下床報道畫船簾外等熏衣理鬢一時忙小鬟初上木蘭橈脂數誰家好畫樓忽聽欄邊呼小字佯羞障面不回頭長沙王梧青鳳年七十重過秦淮輕舟泛月髦而多情憶及老友蔡止山王瓊圃張守軒輩均歸道山郎最日之二錫與郭玉娘等亦無從問訊不勝歔欷其居停元寶官爲余絮及並出其留題二律云狂奴故態怕重提再過青溪日又西畫舫緣波雙槳活雕欄紅影一般齊鬐因新浴花都滿酒到微酣曲徧低照眼繁華今視昔廿年春夢已全迷

無端幽恨上眉彎。破涕眞難引笑顏。更有停雲棲碧嶂。美人行雨傍青山。偶來北里聽歌後。似過西州忍淚還。誰與招魂花月夜。斷腸鶯語倘關關。周蓮亭爲余誦曰。決意不留情太忍。斷腸相送我原痴。此院中女子送春詩也。君知其人乎。又焦澂芳鞬頭錄近作云。家傍青谿舊釣磯。凭欄遙眺意遲遲。水紋圓處魚爭餌。花影斜時鳥度枝。芍藥開殘春意懶。杜鵑啼徹客魂痴。江南三月東風煖吹。到閒愁兩鬢絲。知余久客白門。竟不識此兩人。如相馬者之失千里駒。殊可愧也。因自誦一律云。天台

尋遍失雲英枉說仙山頂上行門掩梨花誰識面詩吟柳絮始知名錦心繡口生來艷玉磬金鈴別樣情不信雙柑春雨後深林尚有好啼鶯

汪爨田豐秦淮泛舟云水閣初啟綠潾潾路入仙源好問津絲管一船烟外月樓臺十里鏡中人綺羅香浣薔薇露琥珀光搖竹葉春午夜燈光星影亂居然此地隔紅塵

金陵莊元燮無題云鬢雲撩亂不曾梳先向池邊飼碧魚露滴翠荷擎不定戲分小妹當珍珠杜蘅爨郎亭贈張晥蘭云捲簾偷看步潛移鳳子花前

晒粉衣欲撲幾回還住手憐他欵欵是雙飛二詩俱寫出女兒情態眞白猫高手也

宋人詩云粉壁花香莫過牆隔牆人正繡鴛鴦聞說定要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近人王芷堂贈秀英校書刺繡云晝長先把睡魔降學繡鴛鴦坐綺窗惟恐意慵針指嬾累他幾日不成雙此與前二絕異曲同工令人百讀不厭

賴補菴維勤重過白下由水關入城口號云鴻爪重來記雪泥十年幽夢落靑溪近人紫燕從容語識面黃鶯不住啼楊柳三眠春意倦烟嵐一角黛

痕低落花流水仙源近返棹漁郎路不迷

雪後邀黄粟夫坐工蘭官河亭捲簾閒眺冷豔逼人蘭官回若此際弄絲竹一聲必異尋常清脆其妹朝霞即起厭笛吹小桃紅一曲眞不啻黍谷春回也粟大賦詩云當年玉樹未曾凋風景猶疑近六朝一桁青帘搖屋角幾人鶴氅過溪橋冷如強敵眞難避雪似寒愁不易消惟有紅兒差解意歡爐圍住自吹簫又曹元寵毋王氏雪中觀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眞摹寫入神

幾庵袁𧗠亭同吳狄條先生晚泛秦淮絶句云兩

岸紅燈射碧波一枝蘭槳蕩銀河捲簾都有闌干影只覺高樓月更多夜半人歸露滿天一重簾影一重烟東風吹起長堤柳盡捲笙歌上畫船

青陽陳梅緣蔚秦淮旅邸五古云客舍傍清淮日暮窗扉做讀罷掩殘書憑欄看月上淡影浩無涯空水相摩盪盈盈酒在壺此際同誰賞之子期不來結念幾神待須臾小夢中喜叩門環響

韓伯起題周曼陀校書熏香獨坐圖云不用痴心看畫中水晶簾下記相逢果然一縷沉檀氣熏透羅衣入肉重

錢唐厲太鴻鶚尋秦淮舊院遺址調寄柳營曲云支瘦竹訪城東板橋夕陽依舊紅名工詞工狎客歌終醉卧錦𤋮叢閒愁埋向其中溫柔老卻吳儂香銷南國盡花落後庭空風吹夢去無踪

又題顧橫波畫蘭箑頭小桃紅詞云秦淮不見翠蛾鬟眉扇香痕潤往事眉梢有誰問墨花看靈拘舊怨都銷盡南朝艷粉才人風韻題來到湘帬自註龔宗伯有題畫蘭帬子如夢令為橫波作

院中七夕家家乞巧江夢亭為梅巧齡賦詩云清秋庭院拜雙星瓜果罇罍列幾層細語未聞聞笑

語他生不視覶今生銀河搖漾疑無路烏鵲辛勤最有情自昔雲中雞犬盛五更愁聽一聲聲厲影憐校書得蕭仁叔邦上來書語多未解問字於陳敬吾敬吾即其語意題後一律云憔悴於今已細諳懨懨春雨病江南離愁無形書何益夢境雖佳醒不堪尺素由來多舊恨老生藉此作常談何時笑語搴簾入展盡攢眉爲解驂

江寧顧與治先生同杜于皇飲眺孔省庵五律云橋想佳人倚闌思公子爲猶餘夕陽好空照柳絲垂流水無情去春風著意吹暗將吾鬢換君少亦

生悲自註孔雀菴左爲馬相蘭故居右爲徐府東園今皆毀爲野圃蔬畦正所謂荒園一種瓠兒菜占盡秦淮舊日春也

夏培叔秦淮夏集云傍晚紛紛載酒卮有箏琶處過船遲一河風月無人管都付橋南楊柳枝

丹徒孔竹曉秦淮雜咏云琉璃一井浸長空倒映餘霞漾斷紅幾曲平橋數株柳畫船搖過太匆匆丁字簾前月一鈎羅衣初試恰新秋晚來水調臨風起隔岸誰家並倚樓又陳暘朱漁山辰秦淮艷句云嗚咽秦淮日夜流薺花楚葉滿荒邱南朝江

令無人問寒食年年拜蔣侯
溧陽彭愛琴賦舊院行爲聞客菴題姜姬畫蘭云
素箋小幅懸秋樹陣陣香風吹欲下誰移九畹一
枝蘭年年花葉無凋謝並頭花影不含顰幾葉蕭
疏淡出塵簇染可憐傳妙手寫來烟雨都如眞如
眞即名姜其氏風流應擅長千里自書甲戌上元
前爲贈翩翩蔡公子公子才藉宗伯家南國徵歌
遍狹斜（蔡爲鶴江宗伯子）雲問莫生好詞藻坐看點染紫
莖花（姬自題時莫生雲卿在座更助筆墨之趣）莫生蔡子百年後如見
幽蘭親寫就只無最恨石頭城多時芳草埋香纏

我曾十度過秦淮無處頹垣覓斷釵何緣世上逢金盌空向毫端賦錦褻笑儂家本金陵地不知舊院多遺事舊院歌樓三百春風月鶯花難盡記記得城南淮水傍善和坊對大功坊文德橋頭近南巷鷲峯寺側轉西廊西廊南巷皆香陌踏成滿路胭脂迹青樓到處可停車朱戸誰家不留客客來江上盡王孫一望平康卽斷魂樹廻楊柳多繫馬花發枇杷故掩門門裏欄汗十二曲誇兒三五新粧束自言好女郤姓秦預料小名多字玉玉女珠娘未出來簾內嗔教阿母催昨日遊人調錦瑟今

晨聞客下梳臺前卻扇歛宛轉微頻翻歷桃花淺藍尾酒傾燈下歡紅笙汗透背分喘歌舞相尋暮復朝客易纏頭百萬消方矜玉釧光同蜺更索羅裙色稱腰當時紅板橋邊路絡繹香與織烟霧只聽日日弄銀箏盡說家家擁錢樹錢樹移來金穴邊豪華巨賈紛少年多遊狎客買杯斝又買新姬教曾絃滿城絃管風吹散萬紫千紅齊爛漫最先一本鳳尾蘭紅錦十端還不換朵蘭肯上木蘭舟蓮花開日向西洲不論重陽與寒食名流爭約同遨遊來遊靈谷看梅早又踏雨花臺畔草烏龍

潭上槳伊啞桃葉渡前歌懊惱懊惱於今柰若何正嘉前事已多訛趙家供奉無人說（武皇時趙燕如善音律徵人供奉）但說湘蘭勝蹟多（神廟時金陵院中以馬湘蘭爲第一）湘蘭昔住青樓上幾架吟詩樓自創只有王生得入來撒蘭寫竹常相向（湘蘭與王百穀最善）聞道王生愧不如江南才子盡曳裾漫教自鳳誇詞客還向碧雞尋校書此時舊院眞繁盛五侯七貴爭相聘毎將上座遜紅裙不許庸奴窺翠鏡兆里齊名趙彩姬後來朱鄭亦稱奇（朱無瑕字泰玉鄭妥娘皆當時名妓）象管鸞箋歌夜夜燕釵鳳帔舞時時便房曲館常迷戀拔巧兼呈心目

眩或能撾鼓聲如雷或能投壺光若電或能彈碁拂手巾或能操琴聽游鱗更有吳門薛素素彈丸走馬翻身顧（素素吳妓佳倩院書彈丸走馬）於中絕技何者無尤競新詩吟柳絮詩能吟絮畫能蘭濕霧輕烟墨瀋殘黃金買賦猶爲易紅葉題詩始信難舊院當年推領袖錦江莫出湘君右屏指姜姬正並時如眞豈在守眞後（姜名如眞馬名守眞）彩雲化云百年中舊院樓臺倏已空忍教回首蘼蕪徑莫結同心松相叢西陵松柏何從問朱雀烏衣悲一瞬落花遠聽鷓鴣啼橫塘久散鴛鴦陣非徒舊院劇傷心向只離亭

不可尋白髮亂餘亡故老尋鈿銷後絶知音二十年來江上宿那堪玉樹今翻續燕子斜陽晚自紅臺城荒草秋還綠我從舊院路傍過何從彷彿遇凌波土花縱處沉釵股瓦甕沽時拭黛螺院內於今惟茶圃翻看紙上留蘭譜一代美人香草魂可憐都被君收取蘭葉蘭花有幾莖如君翻作舊院行忽教往恨成新恨應化無情作有情

白下歌姬有披剃於陽羨山中名妙音尼者金壇王次回彥泓贈七律云散朗高情逈不羣翠鬟判得一綰雲釵鈿脫奩幃檀座羅綺裁裝具葉文君

纔近添禪悅味舞衫新換戒香熏潮音梵唄聲清妙舊曲如今不耐聞又代答一律云淨卻情根淨愛根笑看刀下翠紛紛辭家偶爾來青嶂喜容猶能贈白雲世上合離沙鳥迹面前啼笑水風紋春心久作寒灰死艷曲何妨一再聞

黃秋舲鈺卽席贈鳳珠金縷曲詞云驀地相逢驟劇堪憐梨渦暈淺柳絲腰瘦恰好芳齡才二八情態乍諳時候更倦似懨懨殢酒星眼欲飛眉欲語問三生福分何人厚才與貌堪居首半酣小立銀燈後最銷魂歌喉婉轉暗拋紅豆月更分明人更

媚翠黛許多翠纈恐指大不堪消受典盡征裘花裏醉殘酒痕紅上芙蓉兩擎玉斝纖纖手孫吟秋秦淮題壁云桃花流水木蘭舟丁字簾前訪舊遊不見玉人空悵望綠楊吹絮下朱樓厚菴未詳姓氏秦淮竹枝詞十首云開到桃花春。水多青溪九曲半笙歌西關三月隨潮啟遍放遊舡泊內河一年景物一番新。銷盡黃金為買春水。卧鴛鴦風舞蝶花多解語柳含翠花天酒海任流連風景移人太放顛千道燭龍浮水面家家簾捲看燈船雨後潮生景更殊紅欄綠水兩平鋪登樓

不用危梯引好是纖纖玉手扶絲柳陰陰絕點塵憑欄恰露好腰身此時我亦知魚樂看見波心有美人晚粧不藉麝蘭熏十二湘簾捲夕曛照影似嫌珠翠俗斜簪茉莉壓烏雲晚御船蓬古渡頭迎潮雙槳捷如鷗三更風露侵羅袖便覺涼生六月秋夕陽影裏放輕舠風解迎人月又邀自製新聲歌水調隔簾誰和一枝簫琵琶聲裏能留客鷓鴣籠中解喚郎委地青絲慵不挽女兒多愛學男粧年來霜雪滿吟髭慚愧風前唱竹枝紅豆好拋千萬粒沿河處處種相思

方子雲秦淮水榭夜坐云曲曲欄干繡幙垂簷光水氣動輕颸羅衣凉得人無奈猶爲簫聲立少時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扇尾署名曰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寶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闋云花月秣陵秋十四樓褸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歸人只有小銀鉤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按翩翩字驚鴻能詩有俠骨送長洲顧太學詩云一日發江口五日下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又周暉閶

友人誦其紅拂當年事青樓此日心之句周笑曰徐姬已辦走路矣後果嫁江陰郁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剃髮爲尼居簾子營小庵中

玉竹軒題楊顏香耕閣云夜深香露月當欄簾捲西風水一灣怪底畫眉新樣好開窗日日對鍾山

熊蘇泉觀察學驤秦淮雜咏云秦淮三月畫簾開便有游人打槳來燕子不歸春又暮幾家門巷好樓臺笑語勾留畫舫停紅粧綠鬢影娉婷簾前燈熄樓頭月十里家人一畫屏

按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

乃帝王之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皆言其華也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此稱妓居之始今則直以青樓爲妓館矣近郡介甫湘宴集秦淮水閣有懷張菊如葉青華詩云絲竹聲中雜醉醒不堪旅館又離亭鬓從各路無多綠樓傍垂楊恰外青越水吳山懷舊雨鸞飄鳳泊感晨星明朝又撥中江棹出岫雲難片刻停

貢院前元寶官教習小部清音余愛其雛伶胡長生邀陪鄭僧如胡云明辰即返蘇州鄭愛其纖弱

來得書紈扇以贈云識面因何即別離無多繾綣亦相思天涯遠處儂人去自笑前身是子規

林初文有送客詩云不待南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未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

李西亭過王桂娘舊宅云門前逝水感年華牡蠣牆高砌半遮蝴蝶一生身入夢杜鵑三月血如花人經舊地東風冷簾捲空庭落日斜怕看傷心雙燕子重來還認是王家

立菴先生歸林數載偶游秦淮。口占七律云板橋春漲恰容篙撥點茶爐上小舠魚到河梁欣脫網

鷺盤胥漢久除係名心似水由來淡詩品如其德不高惟有狂奴狂未減銀瓶索酒尚粗豪

辛巳冬天寒特甚余與江夢亭周蘭軒過趙五福粧次夢亭戲曰含笑問娘曾記得今年寒比去年寒可爲今日詠也五福又曰今歲立春在上年臘月明年立春又在正月半兩頭無春其冬多冷夢亭即其語意口占云風滿簾旌雪滿天美人呵凍撥爐烟嚴寒凜冽非無意不許江春入舊年

張素琴去後其女花子倘搯曲中自嫌名不雅囑請易別字友人高寄生向識素琴今復見花子之

纖艷因笑曰爾名佳甚余爲爾咏之口占一律云門巷重尋路欲迷江湖間夢最相思華堂簫管春如海驛使風霜鬢已絲猶記名花留艷子杲然變樹有新枝東皇歲歲催芳信菡澗何曾爲主持頓吉人舟泊北河口寄陸綺琴校書云涼夜風寒倚枕樓空江瑟瑟起閒愁娉娟覓伴排雲出鷗鷺貪眠逐浪流蘆荻洲邊添酒戶琵琶聲裏老江州多情惟有長堤柳萬縷千條挽客舟舟至吳城復寄狐裘並附一絕云一襲輕裘寄已遲寒先衣到我心知秋來鴻雁回頭少腸斷燈前脂卜時

馬星園青溪曲二首云清暉照床帷坐唱同心曲月尚依儂懷郎去一何促郎去妾心去郎歸妾心歸試看雙蝴蝶不肯學單飛又月波榭爭起二絕云隔牕花氣冷侵衣十二銀屏取次添春睡正酣人未起梁間紫燕喚鉤簾幽蘭繞砌綠雲團青到簾衣露未乾自笑近來花樣瘦凭欄春曉怯春寒又過許香巖西樓云連宵風雨妒花枝畫出春光欲去時一樹海棠開過了主人笑語客來遲

燕城過客未悉其名氏贈張大家月香女史七絕余愛其末首云吟成一字九迴腸除却溫柔不是

鄉但願他生齊化土和泥燒瓦作鴛鴦

劉月川孝廉招邀于溢夫王芝亭馬憂溪小集月波榭五律一首云樓傍舊青溪清樽對夕暉偶然簾半捲忽見燕雙歸天容名士聚春怕好花稀何處吹長笛坐久客忘機

雛姬花子即風雨録中之張啼蘭其養母珍重特甚余亦深爲愛惜周蘭莊笑謂予曰爾兩人同一愛而不同所以愛因身占七絶云蜂貪釀蜜蝶貪香得得花間盡日忙同是愛花心一片兩般情性費商量越日王香亭廣其意作四韻云名花多解

語訴盡是和非蝶爲尋香至蜂如入市歸春葩紅
艷艷秋冉淡依依但到將殘便蜂嫌蝶亦稀
劉金堂澄贈吳禴貞校書移居云金屋裝成鎖作
圍舊時梁燕尚依依又從楚館營新壘恐到秋深
不肯歸

胡鳳巢蔚偃游吳楚嘉慶己巳寄寓秦淮寺至而
鳳巢已先往揚州見其屬齋留題七律云落拓天
涯是棄林荊扉常掩長莓苔人同鴉影聯還散心
似爐烟熱亦灰夜半清歌隨月落秋深紅葉上樓
來此時獨坐凭欄客一片鄉愁掃不開

馬栁村激箭步懷古云桃葉渡頭採芳杜斜陽半繫垂楊樹風流遺跡望中迷一灣水逝無今古想見南朝愛竹人岸邊聽笛橫烟擣桓伊三弄去無言梅花亂落青溪雨又題陸綺琴校書畫蘭贈周了緣云想像櫻唇暈墨妍數枝寫贈帶湘煙美人情性天生妬未許周郎獨愛蓮又秦淮竹枝詞云驚醒烏雲夢裏仙一聲花賣夕陽天晚粧未罷郎來接揩起珠簾上畫船閒倚欄干繡閣開蘭橈無數爲儂迴顧君莫學西流水紈扇捐時潮不來攜歌童泛舟秦淮云笙和笛響入青冥雲縱無心也

暫停一曲歌喉珠一患美人妬殺倚樓聽釋樓碧是岸著有花笑軒藁其題春江燕子樓主人秦淮雜詩云雨雨風風落盡花幾株疏柳夜啼鴉多情最是秦淮客如此淒涼不憶家

江寧談念堂承基著有石禪精舍稿秦淮新柳云東風吹面軟嫋嫋柳條新又作銷魂色來看打槳人朝煙低遠水舞雪換前參眉樣誰相似粧樓爲寫神又青溪曲四首云澄碧波環薜荔門城陰風景似江村憐他垂柳支離甚不畫眉痕畫水痕鍾阜浮嵐半有無古祠遺址　荒蕪白蘋紫荇參差

影自捲餘聲醉小姑翻銀閘口瀉濤聲雨過波紋
一夜生飛驚欲眠遊舫去晚潮鳴咽打臺城詞客
臨流酒易醒鷄鳴埭下一舟停渾身疊雪香羅軟
靜聽風搖九子鈴又秦淮曲二首云潮起歡情濃
潮落歡不見如何載歡船却喚雙飛燕灌田引潮
去。開閘放潮入閘前簫鼓喧田中桔槔意怡園酒
樓壁間絶句云他鄉難仗酒消愁籬畔黃花恰暮
秋長笛一聲樓外落不堪人在水邊樓
汪鄴園途次大雪有懷沈巧齡校書病中云薄暮
青帘凍不翻騎驢人過急敲門打頭柳絮添詩意

迎面冰丸散酒痕夜永鷄窗同客懶宵寒扇怯傍衾溫追憐病骨支離甚獸炭誰然燭又昏

如皋閨秀熊澹卿璉題桃葉渡云木蘭雙槳夕陽明有客臨岐正送行萬點飛花春一片渡頭終古別離情又黃艮男詩云團扇新詠七寶成艷歌會得感君情盈盈十里秦淮水何處王郎管送迎

楚南王柳齋與余有車笠之好三過白下鬢髮蒼然而風情不減庚辰秋仲招集陸綺琴董秀琴李佩雲胡蓮漪翡排日聽歌賦遊仙曲六首云不司符籙不朝天贏得頭銜號散仙聽過霓裳新譜後

頓爽隔別又三年下界曾傳萼綠華居然仙豔以
朝霞雲髻月地人來少閒看碧桃和杏花十二層
城四面開雲軿風幔任徘徊飛瓊囑咐儂猶記離
恨天中少所來何年天女散瓊葩塵世靈苗漸吐
芽種出江南花解語果然多事是仙家青鳥書來
近不同歲星三住蕊珠宮幾回借飲瓊漿去依舊
龍鍾一老翁小吏蓬萊侍玉皇金屏玉闕苦匆忙
青蓮謫後耽詩酒始信壺中日月長
明季柳敬亭蘇崑生俱流寓金陵往來諸姬院曲
出入公卿座間其豪情俠氣卓絕一時　國初諸

老亦多題贈板橋雜記桃花扇傳奇許其顛末尤梅菴香雲草堂集中贈蘇崑生二絕云三十年前大將牙張燈劍舞發箏琵相逢蕭寺驚憔悴紅豆江南正落花九江標泊九華歸楚尾吳頭舊夢非莫向樽前歌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雲林三十六峯樵子田曰下移寓邗江寄贈苕上校書八律云才上蘭橈木末城高樓玉笛兩三聲吹來離緒心先碎喚起秋愁客易驚落拓自慚牛馬走叮嚀誰學鷓鴣鳴雲帽雨淺年年慣漫說風波不可行昨夜樽前絮語同驪歌聲斷去匆匆忽

杝神女巫雲外空老襄王夢中覆樹觀前秋色
冷玉幻斜處夕陽紅傷今弔古尋常事別有閒愁
寄遠鳴探藥劉郎轉暗思天台會到幾多時相逢
六載才膠漆如信三生有早遲感遇頻看衣上酒
替人常記枕邊詩平生自笑同痴蝶選盡名花愛
一枝羈魂落落不禁銷底事飛瓊又見招自爲遊
仙湫夜枕閒吹引鳳紫雲簫風聯廿四花多劫人
似初三月正嬌紅豆拈殘時記曲譜來猶自想鈎
部病從腰肢減一圍雲英不似舊丰儀鶯當弄困
歌先懶梅爲歷劫影不肥寶鴨香儂愁損肺桂花

風冷怯侵衣嫦娥幸喜偷靈藥留得清光永夜輝命薄何妨不白疑聰明思與福爭奇三更空想蕉邊鹿一局難收劫後棋鐵板銅弦歌懊惱長齋繡佛誦慈悲皈依欲拜蓮花座也似英雄末路時憐我輪蹄足未停飄飄蹤跡兩中萍野鷗自愧衣常白堤柳何緣眼說青陌上踏春歌緩緩筵前擊節惜惺惺此生惟有花知己訴與流鶯不忍聽跌宕空餘北海樽荒雞無復舞劉琨蘭因絮果芳塵香紙醉金迷綺夢溫管領六朝卿等在遙憐三徑菊猶存相思此後潮能寄夜夜回頭到白門

杭州何春巢秦淮竹枝云猩紅一點着櫻唇淡抹春山黛色勻壓鬢素馨三百朵風來香撲隔河人遠近聽來幾語聲板橋西畔泛舟行尋常一柄芭蕉扇搖動春蕊便有情蘭橈最是晚來多萬點紅燈映碧波我已三更鴛夢醒猶聞簾外有笙歌夕陽兩岸畫樓臺紅藕香中一棹回別有芳心渾不解橘舟豈爲納凉來

近過諸姬粧閣中見其楹聯頗多佳句如馬翠娘粧次云嬌如新月眞宜拜瘦似秋英轉耐看高秀英閨中句云絲雨紅雲春一井穠香淡夢月三更

贈吳寇香聯云並命鳥銜紅豆寇同心抵捕紫丁香余薪園贈王魏雲聯云終日校讐排悶錄他生報答有情仙某司馬贈吉玉聯云化爲蝴蝶魂猶瘦修到鴛鴦劫更多

山若王童山久滯邗江近移白下寓齋小幅書休寧陳楚南句云貧歸故里生無計病卧他鄉死亦難具久客難歸之苦可慨見矣聞心田詠其僑寓秦淮與鄰姬夜話七律云老去心情止自知怕聞絲竹懶吟詩年年滯迹三千里日日思歸十二時孤客生疎別慣掩迴廊曲折月來遲鄰姬也怨黜

尋古話到鄉愁兩淚滋

滇南三青池又蓮永益闌四絕郎贈聞芳蘭校書

云風捲濤香透碧紗孫階百箭長萌芽美人含笑
爲余道一歲曾開玉蝣花折花簪鬢索題詩翠袖
慇懃勸玉屆賞黎自誇原不爽負來還是未開時
花光四照容狂歌滿座筆箱雜綺羅客到此時狂
不得好荷難並好花多別出湘妃伴翠娥素心猶
似想嚴阿較勝開與庸奴看倘入朱門可奈何
小住青溪羈遲十載知我罪我俱未可以口舌爭
也秋浦姚鐵巾翔皆來規諷語摯情長眞難備錄

又寄七律一首云六朝風景舊繁華占住青溪計未差傲吏情懷同蛺蝶廣平如已問梅花生來倜儻原非福夢裏風鬟不是家春草年年傷碧色江郎何事滯天涯

附錄雲樵和鎮卅原韻一首云歲月蹉跎改鬢華學書學劍事都差詩緣爽瘦誰求草艷已凋殘不夢花塔影招來感澀院春風吹過莫愁家登樓王粲歸思切不愛枝棲近水涯

院中郭三名璟∴時因訟事牽連袁香亭爲之關說當事者覆札云朶雲飛至誠悉狼藉花枝欲于

園中立五彩旛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勢然弄郭郎者只是逢場作戲須上臺時看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復寄詩云一波才定又生波屢困封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總緣柳弱受風多登場更比下場難牛鬼威風色已寒要識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帳中看

陸靜功壺中偶談載松江湖壽楣久客金陵辦過青溪喚渡舟子不譍自倚石欄嘔吐遥見對岸有二女子小舟並坐其衣淺綠者吟云草綠苔青傍枕生月明乘興御風行凄涼何處橫吹笛恰似當

年舊帕盟少頃衣白首復吟云於今醒却舊痴迷紅豆拋殘莫更提蕩子心情同蛺蝶好花多處抱香棲壽楣留心切記聽耳遊街鼓業近四更殘月微明出他道回寓次日仍過其處徧問舟人並不聞二女吟詩壽楣悚然不復敢深夜遊行

庚辰春莫偶過因是庵適值牡丹開盛邀集胡蓮漪張寶林作花前竟日之遊兩人居處與地辰邀已至各攜摺疊扇一柄均畫折枝牡丹一書姚鐵舟舊題看牡丹二律一書初譚集賞牡丹一則實非有心預賦何巧合乃爾因併錄之

鐵舟名翔貴池人其七律云扶筇同過朱王家綠雨紅罌烟若霞止道禪門爲善果誰知淨上有名花生來富貴嬌無力吟到清平點不加誰識甚深微妙諦空中香色總繁華芬芳魏紫與姚黃西洞樓臺護曉妝鹿苑昔深雙屐少鼠姑苞拆一僧忙筵前莫惜中人產檻外能留幾日香拚向花間頭白盡摩挲老眼看春光

初潭集載王簡卿赴張功甫牡丹會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即捲簾異香自內出蘂郁滿座羣姬以酒有絲竹次第而至別有

名姬十輩皆衣白首飾衣襯皆牡丹一姬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月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則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淺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歌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若遊仙

余在姑蘇及聞王學耕誦卞時校書寄某詩云不恨離多恨夢疏夢中攜手說相思一聲鐘動鴉啼樹又是柔腸欲斷時追至秣陵逢人致詢有能知

其舊居迫市而伊人秋水渺不知其所之矣

江歸鶴訪紫雲校書云誰家水閣近黃昏滿耳笙歌笑語溷悄立桐陰風露冷曲終纔扣一聲門

李嘯村上巳集飲秦淮七律云板橋雨過水拖藍約踐今朝恰盍簪馬齒座叨人第一蛾眉窗對月初三歌傳桃葉春猶淺笑索梅花酒正酣恨是綠肥紅瘦日却從江北憶江南

南滁馮銹少霞東題李笛樓秦淮煙月錄云買得秦淮作比隣不知古畫幾多春小紅度曲花含笑太白題詩筆有神得意文章關福命會心春酒總

經綸板橋他日搜遺翰定讓先生第一人又陪哈
蔭亭孫虎溪曹義池周月溪周丁緣板橋踏月五
律二首云夜氣壓亘樓青溪結伴遊人烟隨岸遠
燈火逐波流長笛三更月輕寒六代秋誰家小兒
女猶自唱伊州往事記名流秦淮第幾樓吟詩留
古意打槳放扁舟客舍難爲夜羅衣不奈秋閒心
消未得貰酒看吳鈎又憶秦淮七律云六朝陳迹
隔秋煙最憶江南八月天勝國樓臺斜照裏故侯
門第晚風前箏山謝傅雲雙屐吹笛桓伊月一船
何日得隨南向雁重來江上掛吟箋

金陵瑣事。載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于一時。學畫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意清潤。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因畫柳枝于扇。題二十八字以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羽士朱嶽雲。福田江寧人。著有嶽雲詩鈔。咏秦淮舟子七絕云。一年生計在煙波。金粉秦淮過眼多。那更捕魚江上去。可憐夢裏亦笙歌。

周櫟園與友人話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

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幾翠幙歌聲紈扇低明月
欲隨流水去洞簫猶在板橋西曲曲銀河蕩晚霞
蘭叢玉色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朝開隔
岸花蔭苔無心臨翠蕊芙蓉有薏映窗紗雲鬟月
底分明畫妬殺垂楊一半遮誰識合歡夜不開吹
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
來曲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柳綣深杯一生明月
秦淮好到眼雲烟第幾回拂水殘鴉弱自持輕寒
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歌聲月有絲
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爐閑愛綠陰支鍾山松老雲

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又馮鈞少憶江南詞云江南憶蓮漏怕重聽十里畫船歌管接五更殘燭夢魂醒記得雨初晴春過處何事煖如雲鸚武恰當來客語鴛鴦生爲讓船分天色正黃昏

陳佛奴既往揚州於秋杪寄湘亭二札併寄香物數事湘亭題後七絕云冰麝芳煤遠寄將幽窗焚處斷人腸分明曩日人初到一陣衣香早滿堂

或誦秦淮某校書絕句云雨急風狂勢欲顛呼僮急取傍簷燈奔來簷溜如溪響隔着窗兒喚不譍又云此王翹雲詩也

旌陽汪潤齋佩暄工繪事。畫五色菊於箑頭寄馬紫珍校書。並題二斷句云。曾過三徑話從容。描出幽姿氣味同。耐得秋光禁得冷。回頭莫怨負東風。擬將瘦骨比寒芳。膩粉調朱鎮日忙。不信色香都絶俗。寄人籬落避秋霜。

李嘯村上巳憶白下詩云。清明恰是握蘭辰。遙卜秦淮眼一新。楊柳晚風深巷酒。桃花春水隔簾人。橋邊車過香生路。樓外船歸月滿津。憔悴不堪求舊館。相憐誰爲洗沙塵。

廣西桂林許健庵其源同蔣心餘先生話青溪舊

遊斷句云、十年萍梗寄江湄。何處春來繫客思。記得青溪舊遊處。桃花深護小姑祠。

如皋馮玉林、原與王桂娘同居。桂娘去後遂歸馮氏、改名福姿。其始至白門、卧病數月、霜菊雪梅、未免憔悴。隔年餘再遇於鈔庫街、則桃花春水、顧影堪憐。聞與邗江湯某綢繆。臨別留贈七律云、一掛輕帆便各天、相思有夢亦徒然。蘗甘終竟茶同苦、藕斷何堪絲又牽。歡會從今思昨日、光陰容易過中年。懸知兩地離愁苦、怕看當頭月再圓。

喜齡、胡七養女、居淮清橋水巷。十五歲時、色藝俱

住不屑隨伍春日放美人風箏洪勺泉題詩云霧鬟烟鬟白練裙御風行處傍斜曛應酬久[illegible]思離俗位置空高太不羣幾見嫦娥曾入月由來神女慣爲雲因緣一線非難斷莫把飛昇早認眞

馮銹少茉莉詩云甆盆軟土絕塵埃清白丰姿婉媚才插入鬟雲連葉少穩將纖指待花開夢回珊枕香猶膩妝罷朱樓賣又來一蕊一珠攢萬朶秦淮風景足低徊又玉簪花結句云只恐鬟雲簪不住小鬟生怕倚欄干又梧桐一聯云遊戲功名憐介弟風塵賞識讓中郎俱摹寫有神典切入妙

戀柳橋絕夢詩。寄白門某校書云。鶯離燕別太忽忙。猶喜宵來入夢鄉。爲道風波難跋涉。更憐濤減細端詳。縈絃催唱新翻曲。小袖仍藏舊日香。珍重夜寒休再到。板橋殘月有輕霜。聞柳橋與馬月香有終老之盟。此殆寄月香也。余曾晤月香於張鳳林席間。身軀短小。雅淡宜人。殊足繫人懷思。鍾沁香李雨亭劇賞胡双喜張寶林馮秀卿曲藝之佳。因同二公乘與踏月。適双喜抱恙失音不勝怏悒。沁香於席間占云。樽前唧唧似蟲鳴。病裏歌喉怕倚声。名曲要聽偏少福。舊絃重理亦多情

樊川薄倖人都老王粲思歸賦未成（時將歸豫章）銀燭華堂今夜酒青衿紅粉問三生

汪元琛金陵雜詩云青溪一曲鴨頭波相約湔裙踏淺莎双槳月明桃葉渡但聞人語不聞歌

白下秋闈士子雲集秦淮諸姬家詩詞楹帖觸目紛披但萬斛沙中寸金難得偶於楊韻香校書水閣見呂卓園輓錄舊句一律云柳絮吹殘柳浪搖春淮日日長春潮水高船影平欄過風急歌声隔岸飄檢點妙香焚寶鴨編排小令配瓊簫桃花門巷深如許記得天台路一條

予與趙敬夫同過東水關余飲香校書敬夫急急欲行飲香戲曰冬去春來疏濶許久況已過淸明春光易老何不追歡竟日殊覺負此良辰予愛其吐屬絶似汪蛟門好女兒一闋云隔樹鶯声喚起春情九十韶光今已半看梅萼凋殘桃花歷亂楊柳輕盈怪煞檀郎不定覓後約負前盟若道是别離猶未久已倏忽花朝無端上巳又早淸明

王功甫敏代卞小鳳送某回中州七律云幾年聚首共蹉跎執手踟躕柰别何夜雨淒凉傷舊雨淸歌冷落怕驪歌熏爐那及郎情熱蠟燭眞同妾淚

多短擫長亭人獨去滿帆風雪渡黃河

偶過嘉興友人相菊溪屢前秦淮女子竹香近況若何予雖久居白門曾不知竹香爲誰轉問菊溪乃菊溪亦只聞其詩而並不知其姓氏居址因誦其春夜懷人一律云簷鐸声声夜漏遲丁東入耳最淒其剛愁酒醒誰相伴恰喜燈明影不離芳草隄邊留舊恨垂楊屋角掛新絲此情難向人前訴只有菱花鏡裏知

長沙嚴仲簡年才弱冠僑寓秣陵閒宿院中情殊急遽常側聽夜漏黎明馳去其友黃星堂調以詩

云鴛枕偏憐一夜愁濃香淺夢數更籌笑君恰比春霜薄紅日高時影不留

雲林逸叟浪遊吳越間二十餘載癸未冬六十初度忽整歸鞭陸調航校書邀集張畹蘭蔣秀英胡雙喜四喜輩共設餞于因是庵留別諸姬二律云

白頭分袂最淒涼無柰桃花戀夕陽綺席難辭今日醉旗亭猶憶昔年狂佳人滿座都傾國游子還家恰故鄉恨別傷離徒懊惱燈殘酒醒莫思量生憎薄倖到而今誰識樊川一片心玩月怕圓愁月缺看花不折惜花深休傷遥夜空吹笛自有知音

莫碎琴紅豆拋殘白門道垂垂翠荚易成陰

聞周介軒洮壬午秋閨楊研齋龍霖亭仝友人扶乩于秦淮水榭默祝後乩忽自動得斷句四首云何處鐘聲日暮時鷲峯寺外夕陽遲笙歌歇處遊人散自剔苔蘚讀斷碑秦淮誰說舊盟寒兒女酸辛淚不乾底事相逢白門道帶圍難禁一時寬蘭橈燈火夜深紅數遍欄干第幾重記得當時歡喜地玉河亭在板橋東名士名姬笑語譜依稀風景似當年不堪幽恨重提起春雨梨花落墓田楊問作者名姓乩復動曰兒乃秦淮舊人張喜林裳公

等見招無可迴避俱兒粗識之無不通文藝於靈峯寺前逢舊好張質夫强與俱來詩則質夫口占也楊又問諸人誰可獲雋乩曰祿籍掌自文昌我輩何能分曉再書絕句云棘闈深鎖萬燈明食葉春蠶夜有聲老將重經酣戰處秋風淚灑石頭城予憶質夫殆亦老諸生而客遊秦淮者

春日同李雨亭閑遊秦淮偶過某姬家適一僧先在予爲誦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姬力白無他云是舊隣偶爾過訪越日以其事聞于楊香輪香輪述一趣語云昔有夫外出經年始歸謂其妻

曰獨處無聊亦與戚里往來乎妻云自君之出足不踰閾卽寂寞難遣以小詩自娛其夫欣然索詩稿閱之開卷第一題卽是月夜招隣僧閒話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正于馮猶龍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矣家人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尚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詞曲俱佳尚少一齣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今尤膾炙人口事載堅瓠集按西樓舊

址在秦淮河武定橋下自許公香巖修葺後又經易主若非法菊流傳亦安有過而問者

溧陽彭賁園光斗秦淮絕句云雙雙蘭槳畫橋西上巳風光入望微一派綠楊遮不住歌聲輕度夏侯衣誰製新詞教小紅蓬艙低按玉玲瓏楊枝已去徐娘老莫向尊前唱惱公

汪來峯寄寓秦淮習靜辟囂托病不出有旅病一律云年來踪迹苦勞形借病偷閒戶半扃藥倩美人量水煑詩煩老嫗輟炊聽秋聲到樹驚殘夢月影移花上短屏枕畔每聞隣舍曲三更歌管不會

停又賣園再過鈎魚臺有賣花聲詞云檻外綠楊遮影透窗紗凭欄處處玉無瑕記得旗亭曾畫壁是那人家深巷酒旗斜路好疑差陰陰庭院隔籬笆綠掩紅藏昬似夢風送琵琶

余將有揚州之役鄭玉齋江曉亭共觴於厲四娘家適其女玉林校書購芍藥數十本曉亭賦芍藥一律即送于之那上云花神莫厭酒徒狂絲竹筵前徹夜忙簾內影搖千片錦簷頭風送一城香莫呼小字愁分袂（芍藥一名將離）但惜餘春勸舉觴明日廣陵騎鶴去虹園嬌艷費平章

秦淮沈翹翹者亡二十餘年矣友人誦某生弔翹翹絕句二首云舞衫如蝶鬢如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春夢知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畫屏崔娘卷裏太零丁柴蘿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後閱耳食錄知為河南蔣生弔都下沈翹翹之詩愛其淒惋有致並錄之

王建宮詞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按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則王建所云入月即月事也近人諸春生欲寄宿院中尹新官以月事婉辭故堂為

賦絶句云鴛鴦此名費安排雙宿雙飛事一諧爲報嫦娥今入月與卿同學太常齋

日扎載美人粧面旣傅粉復以胭脂匀掌中施之兩頰其暈濃者爲酒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梁簡文詩有分粧開淺靨繞臉傅紅斜之句近日秦淮曲中競尚飛霞粧華亭王秋塍絶句云水晶簾下看多時淺淡飛霞鏡裏知莫更樽前添酒暈輕敲歌板喚紅兒

馬湘蘭舊宅今改爲佛庵賈園七絶云拍拍寒塘野鶩飛數株衰柳畱禪扉壞墻風過幡影猶認

樓頭舊舞衣

宣西庵江干曉發寄王寶珠校書云催人腸斷五更鐘不管離愁幾萬重江上蘆花舟上客一齊侵曉趁西風

長安客話金陵陳大聲鐸嘲北地巷曲云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綿裙綿襖綿褲子膀脹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舉杯定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髮

髻高二尺鬟娘那裏有霧鬟雲鬢宮樣粧行雲行
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
兩箏頭歸便忘那裏有嫁得劉也勝阮郎近日秦
淮曲中人人競秀戶戶爭華陳設做商彝漢鼎綺
窗嵌雲母玻璃曲檻長廊望徹湘簾繡幙燒風發
月聲傳鳳笛鸞笙奇服艷粧雀裘珠繡瑤釵寶珥
火齊猫睛味厭山珍海錯人思火棗冰梨淺斟低
唱飛瓊恰霄漢飛來檀板金樽玉娟比瑤池玉潔
遥想大聲見聞習慣故鄉風景故一遇趙女燕姬
直是人間天上

黃陶菴先生不肯和河東君詩。葢賦性莊嚴。其詩却極有風趣。如竹枝歌云。東湖西湖蓮花開。一日摇船採一回。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條不繫玉蹄騧。拘作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粧樓飛盡別時花。近有詩本不佳。而自矜身分者。柳塘以沈餘霞校書小照。求題于某生。某意不屑置之。餘霞爲予曰。某不題照。拜賜多矣。聽其言詞鄙俚。必無佳句。倘一落墨。行將柰何。後見某莫愁湖句云。詩人何事無高見。不咏功臣咏莫愁。回憶餘霞之言。誠爲不謬。未幾。湘潭王瑞軒來云。

余訪餘霞不獲今始知其移居鷲峯寺後地頗清幽曾出梅花小照囑題得七絕一首云一重門掩一層花人夜寒芳透碧紗不是色香清絕處美人何事肯移家予笑曰君爲某公捉刀餘霞雖不知詩而實能知人因述前事共相慨歎

謝小娟年十四明眸皓齒顧盼嫣然鍾沁香贈七律云脈脈泉聲愛細流兒家小築徑通幽等閒公子留紅葉多少才人願白頭對鏡修容疑入月攀簾識面抵封侯禪心笑我沾泥絮也逐東風上玉樓

揚州汪蛟門贈柳敬亭賀新郎詞云何物吳陵叟儘平生詼諧遊戲英雄屠狗寒夜蕭條聞擊筑歌葉滿庭飛走令四座欷歔良久說到後庭商女曲悵白門寂匕鳥啼柳天付與懸河口可憐飄泊穿南後記強侯捘天檣櫓橫江才斗亡国豈知逢叔寶世事儘銷醇酒滿目爛羊僚友心識懷光原未反但恩仇將相誰知否少平勃黃金壽

鍾泌香贈言露香校書云橫看側視總銷魂疑是前生淨六根粉蕚輕勻花有致丰姿皎潔玉無痕纖簾風細游絲軟寶鼎香清篆影溫知否最難南

臺處一鈎新月近黃昏又贈蓉裳校書云燦爛衣裳五色絲章臺誰信有瓊枝知名久列羣芳譜繡像新增百美詞袖影風飄春笋嫩眉彎黛淺遠峯低留人細語鶯聲軟猶憶盈々十五時蓉裳本吳人愛着繡裳見者目炫彈絲品竹藝冠一時雖稍長猶自矜持常與雛姬小鬟角勝云

雲林逸叟重遊白下喜晤苕玉校書贈詩云離云別後見時難春去秋來雁一般夢裏悲歡傷聚散燈前驚喜話溫寒重逢解語名花好直當卿心舊雨看靈鵲畫檐應有信綠楊深處卸征鞍

情性嬌痴劇可憐風寒窗冷夜將眠乜時記得清閒[illegible]鴛鴦重溫護水仙余見此詩於馮雙喜壁間未名氏詢之云購自夜市中錄之以俟知者

杭州宋笠田樹穀山塘閒步云疏狂猶記少年時幾處歌場鬭雪詩此日舊遊零落盡酒痕只有故衫知似此風光絕可憐相攜朋好踏春煙怪他楊柳舒青眼止向長街看少年近人劉螢田珏再遊秦淮云衰柳斜陽客再遊舊人無復唱涼州劉郎老去風情淡自撚吟髭賦感秋秦淮畫舫劇玲瓏短檻疏簾四面通忽聽隣舟歌子夜借人絃管醉

西風二公詩傷時感逝中年以外人殊難多讀顧與治秦淮感舊七古云淮流雨足波光膩詞客停船午相遲文園多病阻清歡坐起彷思溯洄意此時落日酒初酣望裏悠悠總詩思何人對此最深情風前獨下鍾山淚遊予皆言風景殊居人倍感河山異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催笙歌次一夜畫舫價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傾城來只貴天然薄珠翠不知薌澤自誰边樓上舟中互流眄采能門罷喧未已蜿蜒燈光夜波沸偶將一葉到中流

半夜移舟無槳施常時只道長如斯四十年中戍
遷易渡頭猶是六朝煙畫閣珠簾久顛頹鷁首全
隨戈甲人馬斷亂入王侯地郎今月好幾船開惟
有空明照酣醉繁華既往莫重陳暮燕搖搖定猶
未但願遊人去復來再見太平全盛事卷中多錄
國初人詩詞亦見明季末造士夫罷自傷懷有不
能自已者我輩生當 盛世江山秀發花柳榮敷
窮達均有餘樂詎非覆載生成之獨厚乎
江夢亭題沈素琴水閣云數椽斜枕舊青溪窗外
軒紅杏一枝花映淸流人倚檻雙照昭影水都痴

張子台雨中同小雲司馬二波騎尉題吳姬寇香擢月圖三絶句詩云玉簫金管蕩橫波何似吳姬細馬馱爭怪双鬟忘不得當年曾與唱黃河九曲秦淮話六朝不堪同聽雨瀟瀟櫓牀小響分明記青粉垣西舊板橋未到黃昏掩側門初三下九易消魂東風二月梢頭恨都在江南紅豆邨

武進黃仲則景仁中秋夜游秦淮歸城南作云城南好酒如春泉醉塌酒家樓下眠醒來露重葛衣冷正見船月當中天呼僮起步六街去香塵寶轂青溪邊玉簫子夜声未歇雛姬十五歌可憐此時

撩擻我亦樂顧影不覺猶少年惜哉花月只空度春江回首愁如烟去年此夜人初別今歲今宵已成憶懷人中酒自年年此時愁煞天涯客桃葉渡莫愁湖昔日佳麗今有無殘金剩粉弔不盡徘徊漏下啼城烏城烏啞啞天將曉走馬御出長干道到此惟餘萬古愁荒荒月落高城小

自門馬子周秦淮雜咏云丁字簾朗月上時簾中低唱竹枝詞雛鶯出谷啼猶軟乳燕臨風態不支我對青衫懷白傳誰鈔藍本贈紅兒憐卿親捧銀箋紙補索前宵感遇詩

江寧秦燿曾字遠亭澗泉殿撰之孫芝軒尚書哲嗣以孝廉官武部員外工詩少學明七子近師山谷放翁著有鳳梨書屋詩鈔其和清溪舟泛圖八首云紅蠏能塡碧玉簫青油初泛木蘭橈聽歌已過横塘口流水潺潺洽竹橋短籬缺處補移楊野蔓無人自有香七十二航歌板寂更從此地闘濤凉黄蘆苦竹儼荒汀水樹傾頹閉曲欞疎雨一畦人不到豆棚蛛網挂蜻蜓祇林双社鎖山扉樹杪危巢白露飛忽見青帘飄一角隔林犬吠酒人歸翠洗層巒淨曉鬟鴨頭波醮兩三灣怪他眉譜翻

新樣寫作双蝦對博山欲問臺城十里隄麻梢橋剌蹈還迷石橋君山南朝寺草翦裙腰蛺蝶低消夏寧須折簡呼一舸穩載阮稀徒吟懷漸減風懷湌不藉詩娛藉酒娛簾鉤窗網待重新翠羽明璫愁未真欲采蘋花慰幽怨小姑祠下唱迎神滇南嚴廷中字秋槎匡山方伯哲嗣官萊陽少尹七攝縣事山左稱循吏焉著紅蕉吟館詩集過真曉曆其秦淮曲云荳蔻含苞團香雨芙蓉根抱相思士斷雲殘月不分明化作秦淮烟一縷秦淮十里九停橈金粉依稀認六朝一道盈盈衣帶水紅

樓分岸住妖嬈銀屏珠箔紛無數雕欄畫棟參差露玳瑁梁高燕穩棲流蘇帳煖春難去洞房曲折繡簾遮簾內深藏解語花侍兒宛轉知賓客鸚鵡聰明會喚茶綠酒紅燈開夜宴釵声鬢影圍佳豔纖手親揩白玉盤冰梨雪藕隨時薦鬆〻髻子學蘇州珠翠㝷常不上頭茉莉半開工媚夜芝蘭斜插鬢宜秋輕盈體態天生就冰綃束緊腰肢瘦衣染鵞黃柳色嬌鬟拖湘水春痕緲歌喉一串大玲瓏鶯韻悠揚燕讓清紅豆迴環新記譜綠陰別院夜吹笙十五吳娃初省事眼波已解隨人試花信

專工纏綣枝爐烟也彔鴛鴦字更有年華廿二三可人中婦倚嬌憨温柔儘讓秋娘慣風月九推阿姊諳秦淮十里春無縫銷金不止銷魂重杜牧尝留溥倖名高唐未醒迷離夢我背泛舟过自門紅紅翠翠解温存双飛綵鳳曾留影十索新歌總斷魂江山無恙繁華歇人間天上仙凡別莫問當年舊板橋斜陽衰柳蟬声咽

虞初續志卷十二終